

新式標點

香祖筆記

澹廬居士陳震題



房山葉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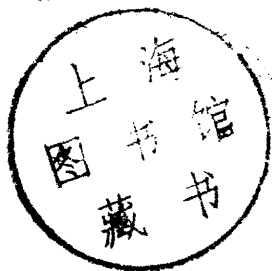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1 0287B

說部叢書，昉於漢魏，盛於唐宋以來，夫識大識小，皆載文武之道，雖聖人猶學之。士君子著書立說，豈苟然哉？大抵人品高，師法古，與會佳，兼是三者，其立言必雅馴，足以信今而傳後，他若稗史野乘，撫拾浮誕不經之言，用以誇示三家村農，及五都市兒已耳；大雅捧腹，吾無取焉。阮亭王先生，今世之古人也，與余交，素心莫逆，垂四十年；自其同官長安日，公退之暇，輒見其著書自娛，殆無虛日；聲詩古文而外，間隨筆爲筭記，要必貫串經史，表章文獻；卽一名一物，異日可垂典故，備法戒者，乃錄之；否則略而弗書。比年有池北偶談居易錄皇華紀聞諸書，次第行世。近又輯癸未迄甲申兩年筆記，屬校訂爲序，余受而卒業，或辨駁議論得失，或闡發名物源流，或直書時事，或旁及怪異，率皆精簡而不浮，如噉蜜者中邊皆甜，致有餘味。又如捉松枝塵，作魏晉清言，吐納風流，雖起王何諸子於今日，無以相難也，洵可謂閱覽博物君子矣！往余閱益都孫文定公顏山雜記，服其簡核，次則德州田少司寇黔記亦有思致，二公與阮亭皆齊產，然平心品題，終當讓此尤勝，筆記十二卷，香祖，乃其軒名，義取室有叢蘭也；空谷不言，無人自芳，政可想見其人品耳。若夫師法古，與會佳，直阮亭之緒餘也夫。唐熙乙酉春日，西陂同學宋瑩撰。

香祖筆記自序

愚舊有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刻于閩，居易錄三十四卷，刻于粵，皆有成書，壬午後，盡急還京師，偶有見聞，筆之簡策，適所居邸西軒有蘭數本，花時香甚幽淡，昔人謂蘭曰香祖，因以名之，凡十二卷，漁洋山人王士禛



# 香祖筆記

新城王士禛貽上

## 卷一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三月初五日，文華殿經筵臣士禛，以經筵講官刑部尙書侍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尙書熊賜履，禮部侍郎羅察，進講四書「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一節，禮部尙書韓爌，工部侍郎舒輅，進講易經繫辭「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四句，講畢，賜宴太和門。

初八日，東宮會講持敬殿臣士禛，以尙書侍班講官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兼詹事府詹事來道，右春坊右諭德兼修撰沈涵，進講四書「親親而仁民」二句，少詹事賽音布，翰林院修撰胡任輿，進講書經「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二句，講畢，賜茶文華殿門。

江南道監察御史張璠題爲「逆惡之罪，既已正典于前朝，私豎之碑，豈宜傳流于後世，亟請乾綱勅毀，以儆奸邪，以垂鑒戒事。恭聞我皇上前歲翠華南幸，命修岳飛之墓，賜題于謙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壯山河，故特表而揚之，以風示天下。夫善在必彰者，則惡在所必殫。臣奉命巡視西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至香山碧雲寺，寺後峻宇繚牆

，覆壓數里，鬱蔥綿亘，金碧輝煌，疑是前代王侯寢宮；詢之土人，乃知爲故明罪惡滔天，磔尸身後，逆璫魏忠賢之墓。墓上有穹碑二，屹然並立，合書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尙膳監印務，司禮監秉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忠賢之墓。臣觀覽之下，不禁髮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啓時，竊操國柄，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羣小，皆出其門，德碑生祠，幾徧天下，神人共憤，道路以目。至崇禎初年，罪狀發露，押往祖陵，潛行自盡，磔尸河間，迄今公論在人，尙恨戮尸不足以蔽厥辜；乃畿輔近地，尙留此穢惡之蹟，僭越之制；何以儆巨慝昭大法哉？况當奉旨纂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立傳表揚，以彰公道；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餘黨，膽大潑天，目無三尺；仰祈天威乾斷，勅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剗平其墓；俾天下後世，知凶惡之徒，不能違憲典于身前，並不能保墳墓于身後；其于聖明瘴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嚴如斧鉞矣」云云，奉旨，「魏忠賢碑墓，著交與該城官員，仆毀剗平，該部知道，」瓊賦詩紀事云：「彰瘴表天道，誅賞昭王綱，伊誰實職之，蘭臺凜秋霜，道惟鉏姦宄，庶以全善良。攬轡出都門，陟眺西山岡，廬舍匝阡陌，各各營農桑，厥俗一以樸，民氣尤悅康，

榛莽化蘭蕙，無復嗥豺狼。尋繇古佛刹，紺碧何輝煌，背負諸墓碣，封樹皆貂璫，逆闔塚  
踰制，陵園相頡頏，穹碑矗霄漢，長松繞垣牆。以彼稔凶惡，萬死奚足償，搏噬縱鷹犬，  
湯鑊烹鸞鳳，天地盡暝晦，白日無晶光，古多寺人禍，茲禍踰漢唐，國步倏艱危，社稷旋淪  
亡。彼身已寸磔，墓胡留山陽，我見髮上指，衝冠心激昂，及此不鐘薙，無乃忤蒼蒼。拜  
疏請明旨，聖德奮乾綱，碑仆墓亦毀，狐兔將安藏。堯舜除凶凶，海宇稱平章，誅惡及勝  
國，來者心自滅，岩壑湍穢濁，草木回芬芳，聊以佐史筆，憲紀于焉張。」璦字 遼若 祁門  
人，予辛未科南宮所取會元也。以編修改御史，一時賦詩紀事者甚衆，按工部郎中萬公燦  
疏云：「臣於三月詣陵開工，過香山碧雲寺，見魏忠賢所營墳墓，碑石嵒嶮，隧道深闊，  
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虎按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髣髴陵寢」云云，則闕擅國柄時，自  
營生壙已久，特既誅之後，未有建議毀之者，故倖存至今耳。

羽紗羽緞，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一二疋，今閩廣多有之。蓋緝百鳥毳毛  
織成，予按異物彙苑唐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爲裙，正視旁視，各爲一色，日中影  
中，各爲一色，而百鳥之形狀皆見。然則古亦有之矣。又南史齊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爲裘，

華貴無比，武后有集翠裘以賜倖臣，皆其類也。又蕭刺加哈烈出鎖袱一名梭服，烏毳爲之。紋如紈綺，今閩中最多，價不甚高，非羽紗羽緞比。

浙江巡撫某疏，明紹興府知府湯紹恩，於三江海口，築塘建閘，旱澇無害；逮我朝定鼎，洩水驅沙，靈異尤著，禦灾捍患，利益弘多，伏祈勅賜褒封祀典云云，下禮部議允行。

京師粥花者，以豐臺芍藥爲最；南中所產，惟梅桂建蘭茉莉梔子之屬；近日亦有佛桑榕樹，榕在閩廣，其大有蔭一畝者；今乃小株，僅供盆盎之玩；佛桑重臺者，永昌名花上花，見菽林伐山。

鄞處士萬斯同字季野，與其兄斯大字充宗，同游黃太冲之門，充宗研精經學，而季野貫穿史事，于明代三百年典故，如指諸掌；史館總裁諸公，聘入京師，一切皆取衷焉。初先伯祖太師公（韓象乾）列傳汪編修（琬）倪檢討（燾）各有撰述，季野從實錄搜采十許事補入，視二君爲詳；其所撰宋季忠義錄十二卷，一卷載恭帝端宗末帝本紀陳仲微二王始末，二卷迄末，自江萬里文天祥而下，逮劉辰翁，凡四百六人，皆向來紀載所未備也。所著又有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補歷代史表六十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廟制圖



考四卷，河渠考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儒林宗派八卷，羣書疑辯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四卷，可謂通儒。壬午四月歿于京邸，甚可惜也。

自己卯順天鄉闈，乾清門覆試舉人後，直省考試官，自侍郎以下，概行開列，恭候欽點。壬午鄉試，以副都御史張睿主考陝西，御史吳甫生副之，吏部文選郎中陳汝弼主考江南，工科給事中黃鼎楫副之，御史劉子章主考江西，御史傅作楫主考浙江，翰林滿洲阿爾賽副之，湖廣巴海，（大理評事，予門人，）山東滿保，河南傅森，皆翰林滿洲人，山西孫致彌，戊辰庶吉士，副都御史庶吉士典鄉試，自是科始。

二十年來，京師士大夫，不復用金扇。初則尚金陵仰氏伊氏素紙扇，繼又尚青陽扇，武林各色夾紗扇，未幾廢而不行，獨尚曹氏靴扇，溧陽歌扇，一時風會，雖小物亦然，殆不可曉也。

壬午七月，浙江巡撫趙申喬疏言：「浙省每科試卷一萬二千有奇，舊例，同考官僅十三人，不能徧閱，請增三員。」禮部覆允，併通行各直省，如有試卷數多，房考不足者，題明量行增加，得俞旨，是科浙闈解額，視江南之數，并著爲例。

丙子，予奉命祭西嶽西鎮，登鳳翔靈山靈鷲寺，見如來泥洹像，諸弟子有悲泣者，竊以爲疑；適觀世說顧敷七歲，言「當由忘情故不泣，未能忘情故泣」，尋味二語，大有解會。康熙庚辰夏六月二十八日，蒙恩賜御書「帶經堂」扁額，謹紀述于居易錄末卷，今年壬午四月六日，再蒙恩賜御書「信古齋」扁額，回憶戊午夏初，蒙恩賜「存誠格物」二扁，已二十五年矣。二十五年中，三蒙御筆題賜堂額，榮寵踰涯，宋學士蘇易簡獲賜飛白「玉堂之署」四字，一時輒侈爲盛事，臣之蒙恩，何啻什倍，恭爲摹刻，懸于蓬華之居，而什襲御墨于寶積，謹紀頒賜年月，以示世世子孫，勿忘報稱云。

壬午六月初九日，召集內閣九卿，及翰詹卿寺科道，各部郎中，四品以上官于保和殿。傳上諭云：「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餘年，惟日兢兢，未嘗少釋，萬幾自警，有始無終之誚，念茲在茲也，政事之暇，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賜卿等觀之，臣士禛得絹素大字一幅，共二十七字云：「惟正是視，玄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型是則，慎爾所覲，無愆斯德，臨米芾，」首尾凡小隸三，曰淵鑒齋，（長寸餘闊八分，白文，）康熙宸翰，（方一寸三分，白文）勅幾清晏，（方一寸四分，朱文，）是年七

月二十三日恭紀。

浙江鄉試廣額，既奉特旨允行，順天府府尹錢晉錫上疏，以京畿國學首善之地，請照浙江例，增廣解額，禮部覆准，順天等府廣額十人，國學八人，奉天府一人，宣化府一人，八旗滿洲蒙古三人，漢軍一人，共廣額二十人。湖廣總督郭琇，亦以湖南北地大人衆，援例疏請，部覆准照浙江例，廣十三人。可謂一時石文盛事，然止順天國學浙湖三直省，而他省督撫，未及疏請，部議遂未之及，未免向隅矣。至予鄉爲孔子闕里所在，解額六十名，而至聖裔，四氏學二人，卽在解額之內，則視他省尤爲未均，惜無言之者。梵言薜荔，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字函。

盤山拙菴（智朴）和尚，自江南還山，以滄浪高唱畫冊來索題，蓋師訪宋牧仲開府于吳門，適朱竹垞（彝尊）太史自禾中來，會于滄浪亭，共賦詩見懷，而畫史高簡圖之者也。宋詩云：「青溝闕就老烟霞，瓢笠相過道路賒，攜得一瓶豆苗菜，（菜名出盤山）來看三月牡丹花，因緣大事公能了，潦倒纔官我自嗟，好向滄浪亭子上，梅檀香裏奉袈裟，」「經行斜日且觀魚，黃鳥緝蠻入耳初，接席金風舊亭長，（竹垞）懷人蠶尾老尙書，（阮亭）

春深玉版容參悟，歲晚花宮待掃除，拂子一揮仍小住，空林明月暮鍾餘。」

提督山西學政翰林院侍讀汪灝，以大同府人文勝前，疏請撤去門字號，照福浙總督侍郎郭世隆三十六年題請臺灣一府撤去至字號，與通省一體勻中之例。部覆得旨允行。

阿南巡撫侍郎徐潮疏言：「二程子後裔五經博士程佳璠病廢，請以其子程舉承襲，」

明弘治中，京口人錢寶者，善醫，嘗遊齊魯間，遇一老僧，能臥大雪中，雪爲不積，問其年數百歲矣。後至金陵居大界寺，撫摩能療諸疾，後尹蓬頭客于錢氏，錢偶言僧狀，尹曰：「吾師祖也，別來久尚亡恙耶？」已而尹去，老僧復至京口，錢爲述尹語，僧曰：「是吾孫也，」徐出度牒示錢，則唐大中四年所給，已八百年矣。僧秦人，不知名字。（見外史，）

唐時升叔選三易集，有南翔八老人詩，序云：南翔里有八老人，爲社，徐爵九十六，趙陸九十四，陸滌八十五，徐勳張樂俱八十四，董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不一二里；而耄耋相望，日杯酒談笑相娛樂，誠太平盛事也。詩云：「白鶴村頭春日曉，香霧濛濛百花好，蒼顏素髮八老人，花前置酒相傾倒，笑說鄰翁學語時，追談邑子知名早

，不知主客更勸酬，爭引曾玄互提抱，今年孟春甲子晴，占云麻麥俱豐成，坐中祭酒九十  
六，敬酌社翁旨且清，其間迭起拜更祝，但願脚健雙眸明，桂林從事八十一，只聞喚弟無  
呼兄，南村翳翳桑榆日，出且持杯歸散帙，但課兒孫種黍苗，何知道士餐芝朮，香山居士  
有遺篇，九十不衰真地仙，公等康健逢聖世，能無旦莫歌皇天，願炊香飯釀秫酒，日奉杖  
履長周旋，正嘉遺事多訛謬，欲問鑿輿南幸年，魏學禮長林片葉集有九峯青厓先生年一  
百二十一歲詩，尤奇。

樂府「碧玉破瓜時」而談苑載呂洞賓謁張洎贈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洎後以六十四卒  
，破瓜者，二八也。老少男女，皆可稱破瓜，亦奇。

山海經云：「北號之山有木，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瘡，」  
此卽吾鄉之虛中棗也，出青城縣，漢上林苑有楊棗，見西京雜記，又東坡有與蒲傳正覓柿  
霜無核棗帖，元遺山有跋，見玉堂嘉話。

異物暈苑曰旦杏，出哈烈國，今北方皆有之，京師者實大而甘，山東者實小肉薄少津液，  
土人賤之不食，獨其仁甘，可以佐菹。

漢上林令所記桃十種，有櫻桃。含桃。含桃。卽櫻桃，且非桃類。

金剛鑽，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石，產西域諸國，在鷲鳥海東青所遺糞中，以之鑄鏤，無堅不破，右齊東野語所記。或云扶南國剛金能切玉，扣以殺角則判，張洪使緬錄云：緬蠻地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漬水暴牛馬令渴極而飲之，食其肉必死，此又草木之毒者而名同。

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有一定儀注，不可那移，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印君，員外以下稱長官，科稱掌科，道稱道長是也。自康熙丙子祭告回京，見聞頓異，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也。

考工記韠人（音運）爲臯陶，鄭司農注：：臯陶，古木也。

徐渭路史一條云：「唐時高麗貢松烟墨，和麋鹿膠造墨，名險麋，」此說杜撰陋甚，按險麋，漢縣名地，出石墨，卽今隴州之汧陽，見于漢官儀，其來舊矣，非始于唐，且與高麗無涉。

青藤山人路史云：中山酒，中山兔毫，並是應天府之溧水縣，非古中山也，不知何據，亦

出杜撰。

高季迪明三百年詩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岩夢裏賢，」此三家村學究語，所謂下劣詩魔，不知季迪何以墮落如此，而盲者反以爲警策。其後有彭三吾者，又云：「畫師休盡殺，夢弼要人圖，」轉入魔道矣。又胡虛白詠綠珠云：「枉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鴻，」郎瑛稱之，皆所云「癡人前不得說夢」也。若永叔「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所謂詩論，亦自近腐。

以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徐秉義，（前吏部右侍郎，）原任翰林院侍講徐元夢（滿洲人）爲順天考試官，二君皆癸丑科進士。

郎瑛七修類纂舉東坡跋林和靖詩：「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骨，」以西臺爲南唐李建中謬甚。南唐太弟太傅李建勳，非建中也；建中，宋初人，爲西京御史，故稱西臺，其書與楊風子先後齊名，蘇黃常稱之，郎未知耶？

剛卯，或曰嚴卯，見王莽傳，或曰絞肢，（音開以，）見說文玉篇以正月卯日，作而佩之，服虔云：「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晉灼曰：「長一寸，廣五分，或用玉，或用金，」

予于慈仁寺市中，曾見一枚，乃以象牙爲之，八分書，六十六字。又按後漢輿服志，「長寸二分，方六分，諸侯王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墨犀，三百石以下象牙。」

類纂載武林女子金麗卿詩：「家住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郎瑛謂其不能守禮，出則擁蔽其面，時方食，不覺噴飯滿案。又謂謝無逸以胡蝶詩得名，號「謝胡蝶」後李商隱襲其語云云，則是以唐人蹈襲宋人矣。更可一笑。

己卯十一月，熊壽嶽太宰拜相時，宛平胥庭王公爲首揆，沁州吳公銅川次之，而孝感乃故相再入內閣，或疑其位次，王公云：「若能公徑以文學士召還，自當爲首揆，今以禮書召遷吏書而始大拜，是由尙書大拜，非以大學士召還也，不當讓，」熊遂次吳，而桐城張公敦復又次熊，及王公引疾，則丹徒張公素存爲首揆，銅城請告歸矣。（熊乃王教習門生也，）

御史劉子章條奏外官禁止多帶家口，下吏部議，督撫止許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縣十五人，違例者革職。下九卿詹事科道集議，予謂自督撫已下皆遞減十人，胡爲州縣之于道府，頓減其半也，衆隨之，乃定爲二十人，而女口不與此數，違例者止于降級



，再奉旨以旗員差多，許倍之。

辛巳冬杪，得倪林雲喬柯竹石小幅，澹逸絕塵，題字尤古勁，真蹟也。詩云：「隱士江陰許士雍，鈿山湖裏泊烟篷，秋來鱸膾專羹美，亦欲東乘萬里風，」後署甲辰八月倪瓚（雲林故居在厚山，地名厚陽，）

庚辰三月，朝陽門外東嶽廟火，殿廡皆燼，獨左右道院無恙，特發內帑，并令在京在外大小官員捐助，仍以裕親王監視之，閱歲始畢工，親臨幸焉。廟中仁聖帝，炳靈公，司命君，四丞相像；皆元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劉元所塑。元最善搏換之法，天下無與比，至是皆燬于火。

羅泌路史云：「巢父友許繇樊豎，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遁之，父適聞之，洗耳于潁，豎方飲其牛，乃歐而還，」子萃注：「豎字仲父」然則洗耳者巢父，飲牛者則樊豎又別自一人。妄說紛紛，諸子識緯之書，杜撰大抵如此，可發一笑。

蟲牢地名，見春秋，其地在今河南之封丘縣。然路史雜國名，又有蟲氏，牢氏，蟲氏條下曰：「邾地，後有蟲氏，牢下曰：「古牢子國後有牢氏，」

武會試，舊無廷對臚傳之例，有之自明末崇禎辛未科始，從考試官方逢年之請也。

王孟端仿雲林古木叢篁，自跋云：「幽篁古樹玉森森，白石仙人翠作襟，夜月幾驚龍虎立，秋風時聽鳳凰吟，畫圖入思曾飛筆，山水留情獨撫琴，不景遠尋高士宅，何能慚我出塵心，」又季迪和東山逸叟和青箬谿道人四言一首。

壬午順天鄉試，五經監生二人，一莊令輿，江南武進人，一俞長策，浙江桐鄉人，初以違例貼出，仍具題請旨，奉旨俱著授爲舉人，准會試，嗣後願做五經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九卿等詳議具奏，

九月初六日辰刻，文華殿經筵講官禮部尚書韓菼，吏部左侍郎傅繼祖，進講四書「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一節，臣刑部尚書王士禛，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法良，進講易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講畢賜宴太和門。

初九日，東宮會講持敬殿，臣士禛以尚書侍班，詹事府詹事來道，右庶子沈涵進講四書「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二句，右諭德覺和託，修撰胡任輿進講書經「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句，講畢賜茶文華殿門。

翰林掌院，舊皆以學士兼禮部侍郎，滿官漢官皆然，自崑山徐相國以大學士兼掌，桐城張相國以禮部尚書兼掌，與往例不同；然凡啓奏講書等事，仍滿前漢後，不論所居之本官也，今長洲韓宗伯兼掌院事亦然。

唐國史補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乃右丞竊取李嘉祐語，論者或爲王諱。以爲增漠漠四字，便是點鐵成金手段，此亦囁語；然此事往往有之，予門人太倉崔舉人華字不雕，貧而工詩，嘗有句云：「溪水碧于前渡口，桃花紅似去年時」予在廣陵作論詩絕句四十首，舉此二句云：「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後汪鈍翁在京師亦有句云：「溪水碧于前渡口，桃花紅似去年人」，謂非取崔前語乎？汪于崔亦前輩也。

譚輅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持撫利病，徐陵爲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昔予與故友汪鈍翁在京師，鈍翁好詆訶人，前輩自錢公牧翁而下，無得免者。後進以詩文請質，亦無恕詞，予每勸之，故友計甫草東嘗序予門人汪蛟門（懋麟）集云：「鈍翁性情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責育不能揜其口也，其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焉，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然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少寬假，「此數語，頗

得予二人梗概，顧施愚山又嘗謂予「公好獎引人物，自是盛德；然後進之士，學未有成，得公一言，便自詡名士，不復虛懷請益，非公誤之耶？」予思其言，亦極有理。

門人李少京兆子來（先復），言曩過漢中，聞南鄭縣之東，有民家老嫗年百二十歲矣，尙強健無恙，李自往訪之云：「晨出往田間栽種，」未及見。

廣州府佛山有諸生黃章者，年一百二歲，康熙己卯，尙入省闈，自言「吾今科且未中，來科百五歲亦未中，至百八歲始當獲雋，尙有許多事業，出爲國家効力耳。」聞近歲已死，其言無驗。

九月二十五日，車駕南巡視河工。

十月初九日夜再雪，竟夜積素滿庭，晚菊尙敷腴可玩，晨起，忍寒坐信古堂，對雪看菊，忽梁溪琴僧岳蓮見過，彈平沙落雁漢宮秋二曲，古音蕭寥，忘其身身在長安，官是秋曹之長也，作二詩紀事。

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于漳，南鄰于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則東連日本，南鄰琉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其沿革莫得而詳也。明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作亂

，都督俞大猷勸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灣，大猷不敢逼，留偏師駐澎湖島，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敵，道乾遁往占城，道乾既去，澎湖駐師亦罷。天啓改元，有顏思齊者，爲日本國甲螺，（猶頭目也，）引倭會歸一王屯臺灣，閩人鄭芝龍附之，始建平安鎮城。既而荷蘭國人舟，遭颶風至此，愛其地，借居之；遂與倭約，盡有臺灣之地，而歲輸鹿皮三萬，荷蘭國人善火器，其居臺灣也，以夾板船爲犄角，雖兵不滿千，南北土酋咸畏之，又建赤嵌城以居。順治庚寅，日本甲螺郭懷一，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被殺于歐汪，（在今鳳山縣界，）辛丑，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日蹙，頓軍廈門，適日本甲螺何斌，與荷蘭會長隙，潛誘成功進取臺灣鹿耳門，詰屈回旋，沙浮水淺，猝難飛渡；成功舟至，水忽漲，十餘丈巨艦，縱橫畢濟，遂克臺灣。荷蘭國人與成功戰不利，退保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力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人勢窮，以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蘭人遁歸其國。成功既有臺灣，以赤嵌城爲承天府，改臺灣土城爲安平鎮，總名曰東都。未幾成功死，其子經居鷺江，（卽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據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來歸，經僭立，改東都曰東甯，改縣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

、辛酉，經死，子克壘嗣，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福建總督姚啓聖用間謀，陰結傅爲霖爲內應，事洩，爲霖遇害，明年癸亥，靖海將軍施琅奉命率舟師進討，六月，自銅山抵澎湖，入臺灣連克虎井桶盤諸嶼，誓師戒嚴，鄭克壘奉表降，詔赴京帥隸旗，于其地設臺灣府，統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福建布政使司云。

十月二十七日，車駕回宮，御賜內直吏部尙書陳廷敬副都御史勵社納右諭德查昇各松花江石小研一方，色淡綠如洮石，腹有御書研銘八字云：「以靜爲用是以永年」繼又賜大學士張玉書吳瑛熊賜履工部尙書王鴻緒各一方，鴻緒所得有倭漆研匣，匣中有御用墨四笏，時十一月，偶召張及王入南書房，編次御書得賜，因及吳熊二公云。

駕在德州，賜致仕在籍戶部左侍郎田雯寒綠堂扁額，原任翰林侍讀蕭惟豫編修田需亦蒙賜御書各一幅。

召戶部郎中陳奕禧入南書房，命書大小字各三幅，賜御書御製塞上詩一幅，詩云：「半嶺黃雲合，風悲鼓角聞，野獮沙草外，落日自成羣，」

御製「宋高宗父母之仇終身不報論」命大學士熊賜履，禮部尙書韓奕內直吏部尙書陳廷敬

右諭德查昇同作，又命浙江舉人查慎行，（源名嗣璉）江南舉人錢名世等同作進呈，  
詔錫甘肅等處地方，四十一年四十二年錢糧，江南上江下江四十二年錢糧，

十二月，諸王內閣九卿翰詹卿寺科道，請上尊號，奉旨「朕即位四十餘年，未嘗少刻，不以民生休戚爲念，遠邇安靜爲本，雖或慶雲景星嘉禾瑞草天書麟鳳之，奇總無關於黔黎，亦無關於朕心，反爲史書之譏；朕以實心爲民，天視天聽，故有其道，難免後人公論；若耀功德取一時之虛名，朕之不悅甚矣，毋煩數陳。」

上召海甯舉人查慎行，武進舉人錢名世，長洲監生何焯，休甯監生汪灝于南書房，屢試詩及制舉文，特賜焯灝舉人，明年一體會試，

考試新差提督各省學政翰林侍讀學士張廷樞等郎中翁嵩年等十一人于南書房，稱旨，又賜御書一幅，（八股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一節，詩題，恭和御製考試嘆，）

壬午冬，駕歸自德州，考試內直諸詞林官，至二十二日封印後一日始畢，定一等十人，侍讀學士陳元龍等二等若干人，其三等五人，調知縣用，諭德王化鶴中允吳晟修撰戴有祺（辛未狀元）檢討趙爾孫吳文炎，

命吏部右侍郎吳涵兼掌翰林院事，

山行慮迷，握嚮蟲一枚于手中則不迷，見物類相感志虞山先生作嚮言取此，

明文士如桑悅祝允明，皆肆口橫議，略無忌憚，悅對三文莊言：舉天下文章惟悅，其次祝允明，世但嗤其妄人耳。允明作罪知錄，屢詆韓歐蘇曾六家之文，深文周内，不遺餘力，謂韓傷易而近儂，形癡而情霸，其氣輕，其口誇，其發踈躁，歐陽如人畢生特喪，終身不披袞繡，東坡更作儂浮的爲利口，譁穢之氣，肆溢舌表；使人奔迸狂顛而不息，曾王旣脫衣裳，并除爪髮，譬之獸齧腊骨，至于老泉頴濱秦黃晁張則謂不足盡及，惟柳如冕裳珮玉，猶先王之法服，乃其大旨，則在主六代之比偶故實，吁，亦鄙而倍矣。論唐詩人，則尊太白爲冠，而力斥子美，謂其以村野爲蒼古，椎魯爲典雅，粗穢爲豪雄，而總評之曰外道。李則鳳皇臺一篇，亦推絕唱，狂諄至于如此，醉人罵坐，令人掩耳不欲聞，論詩餘，則專祖太白飛卿稍許歐晏周柳以爲綴旒，謂東坡木強疎脫，少游魯直特市廛小家之子，略舉大端如右，所謂無忌憚者，不足置辨也。

西園雜記記明大臣壽考者，自王端毅公魏文靖公而下十三人，而不及雒陽劉文靖公晦菴，



文靖壽九十餘近百歲，又弘正名相也，何獨遺之。

釋氏言「羚羊挂角，無跡可求，」古言云：「羚羊無些子氣味，虎豹再尋他不著，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獨喻脚，亦可爲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

大竹破山和尚，天童密弟子也，蜀亂後，居萬峯賊李鶴子者，殘忍嗜殺，延師供養請肉食，師曰，「公不殺人，我便食肉」李笑而從之，全活無算，師塞姓，忠定公之裔孫也。

鄭端簡云：「十哲，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至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于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于禮樂，有爲邦之才，不遠優于宰我冉求乎？求我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矣，其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于廡中，」右與子官祭酒時具疏大意略同，惜爲友人中阻，疏不果上，卽當時禮部未必果行，要當存此一段公論于天下後世耳，予至今悔之。

皮日休本字逸少後字襲美，見北夢瑣言，

康熙乙丑夏，予使粵東還，便道遊廬山，宿開先寺，觀陽明先生石壁大書紀功碑，末云：嘉靖我邦國，」若前知世宗入繼大統者。按碧里雜存，陽明既平田州之亂，先是州有巨石

，側臥江澚，舊有童謠云：「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甯。」岑猛惡之，夜遣人平之，明復如故。先生定亂後，其石卽平。先生自往觀之，洗剔苔蘚，有古刻「新建伯」三字異之，遂續加九字，併刻于石云：「嘉靖歲戊子新建伯王守仁記」又先生習靜陽明洞，預知門人朱白浦祭我齋入山事，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陽明其庶幾乎？

樂郊私語云：「海鹽少年多善歌，蓋出于澈川楊氏，其先人康惠公梓，與貫雲石交善，得其樂府之傳，今雜劇中「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家僅千指，皆善南北歌調，海鹽遂以善歌名浙西，」今世俗所謂海鹽腔者，實發于貫酸齋，源流遠矣。

## 卷二

異物類苑云：「山都人面黑長身有尾踵，見人則笑，笑則上唇掩目，」按諸書言人都鳥都，豬都，皆不爾。此乃誤以狒狒爲山都耳。

僅字有少餘二義，唐人多作餘義用，如元微之云：「封章諫草，繁委箱笥，僅逾百軸，」白樂天哭唐衢詩：「著文僅千首，六義無差忒，」小說崔煒傳：「大食國有陽燧珠，趙佗令人航海盜歸番禺，僅千載矣，」甘澤謠陶觀傳：「浪跡怡情僅三十載，」撫言「曲江之

宴長安僅于半空」玉壺清話南唐先主傳：「吳越災，遣使唁之，賚幣幣糧錢僅百餘緡」之類，至宋人始率從少義，迄今沿用之。

令狐子先，安陸高士，予嘗著之古懽錄矣，王彥輔塵史，載其著書甚多，有萬卷錄易說精義青年統緯世懽樂要注默書讒隨琴譜兵途要轄等若干卷，又云：令狐先生卒，阮逸天隱表之，林逸書，孟逸篆額，號三逸碑。

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每食生韭熟韭韭菹，時人爲之語曰：「孰謂庾郎貧，每食二十七種，」後魏陳留侯李崇爲尙書令，性儉嗔，食止韭菹，其客李元佑戲語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問其故？答曰：「二九一十八」二事極相似。

梅村詩話云：嘗與陳臥子共宿，問其七言律詩，何句最爲得意，臥子自舉「禁苑起山名萬歲，複宮新戲號千秋」一聯，然予觀其七言，殊不止此，如「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左徒舊宅猶闌圃，中散荒園尙竹林，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石顯上賓居柳市，竇嬰別業在藍田，七月星河人出塞，一城砧杵客登樓，四塞山河歸漢闕，二陵風雨送秦師，」諸聯，沉雄瑰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

耳。

彈棋之戲，始見西京雜記，後漢梁冀傳注稍詳之，似近投壺，而其製不傳。今人詩多以奕棋當之，可發一笑。王建宮詞云：「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鬥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讀之亦不能通曉也。

揮塵新談記費鵝湖初第，謁彭文憲，文憲曰：「殿上金堦滑，須慢慢行，」吾鄉高念東侍郎珩有句云：「金堦路滑且徐行」本此。

唐蕭傲，咸通四年，知禮部貢舉，責授蘄州刺史，有與浙東鄭大夫書云：「韓縉即文公之孫，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沉，」皆傲是年所舉士也。

千里馬人皆知之，王兆雲湖海搜奇載「陝西民家有千里驢，腰有腎六，」又張翁言：「有友人省親山東，親家以一驢至，曰此千里驢也，乘之倏忽抵家，」

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默然達磨得髓，同一關捩，觀王裴輞川集及祖詠終南殘雪詩，雖鈍根初機，亦能頓悟。程石隴有絕句云：「朝過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予每嘆絕，以爲天然不可湊泊，予少時在揚州亦有

數作，如一微雨過青山，漠漠寒烟織，不見秣陵城，坐愛秋江色，（青山）「蕭條秋雨夕，蒼茫楚江晦，時見一舟行，濛濛水雲外」（江上）「雨後明月來，望見下山路，人語隔溪烟，借問停舟處，」（惠山下鄒流綺過訪，）「山堂振法鼓，江月掛寒樹，遙送江南人，雞鳴峭帆去，」（焦山曉起，送崑崙還京口，）又在京師有詩云：「凌晨出西郭，招提過微雨，日出不逢人，滿院風鈴語，」（早至天甯寺，）皆一時伉興之言，知味外味者，當自得之！

南昌陳士業（弘緒）言：「嘗登泰山日觀峯，四更起候日出，見霞彩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涌出，晃漾不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爲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復爲今日之日也，新吳宋長庚亦有此論，此說甚奇，山海經云：「羲和二國名，每日出，二國人爲御，推升太虛，」語尤荒誕可笑。

七言律聯句，神韻天然，古人亦不多見；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楊用修「江山平遠難爲畫，雲物高寒易得秋，」曹能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近人「節過白露猶餘熱，秋到黃州始解涼，」「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

，「釋讀微」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皆神到不可湊泊。

錢武肅王目不知書，然其寄夫人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不過數言，而姿致無限；雖復文人操筆，無以過之。東坡演之爲陌上花三絕句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五代時列國以文雅稱者，無如南唐西蜀，非吳越所及，賴此一條，足以解嘲。

韓蘇七言詩，學急就篇句法，如鴉鷗鷹鷂雉鵠臨，騅駟駟駟驪驪驪等句，予旣載之池北偶談，近又得五言數語，韓詩，「蚌螺魚蟹蟲」盧仝「鰻鱧鮎鯉鱸，鸕鶿鴿鷓鳩，」蔡襄「弓刀甲盾弩，筋皮毛骨羽，」然此種句法，間作七言可耳，五言卽非所宜，解人當自知之。武林女子王倩玉，貌甚美而工詩詞，已字人矣；悅其中表沈生適聲而越禮焉。母家訟于官，杭守弋斑斕離，鸞子駐防旗下，沈百方贖歸，復爲沈生一女而死。傳其寄沈長相思一闋云：「見時羞，別時愁，百轉千回不自由，教奴怎能休，懶梳頭，怯凝眸，明月光中上小樓，思君楓葉秋，」雖淫奔失行，其才慧亦尤物也。

癸未正月十六日，大駕南巡視河工，上諭官民人等，及革職降級官員，贖罪人犯，願赴山

東被災地方泰安州沂州新泰蒙陰郟城等縣，賑濟饑民者，列名以聞，事畢議敘。

會試總裁官，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熊賜履，吏部尙書陳廷敬，吏部右侍郎兼掌翰林院事吳涵，禮部右侍郎許汝霖，本朝惟高陽李文勤公三典會試，今孝感熊公，以癸丑甲戌丁丑庚辰癸未五典會試，澤州陳公以壬戌辛未癸未亦三典會試，可謂盛事。按明二百七十年，惟金谿王公英永樂戊戌，宣德庚戌，正統壬戌，三典會試耳。

臺灣風信，與他海殊異。風大而烈者爲颶，又甚者爲颶。颶，倏發倏止，颶，常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月七八月發者爲颶，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爲九降，過洋，以四七十月爲穩，以四月少颶，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颶，九月多九降最忌，颶颶俱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凡颶將至，則天邊有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鬣尾者，曰屈鬣，土番識風草，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颶，一節則颶一次，多節則多次。颶之名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初九日曰玉皇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念九日曰烏狗颶；二月二日曰白鬚颶，三月三日曰上帝颶，十五日曰真人颶，念三日曰馬祖颶，（真人多風，馬祖多雨，）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此其大

者。四月八日曰佛子颺，五月五日曰屈原颺，十三日曰關帝颺，六月十二日曰彭祖颺，十八日曰彭婆颺，念四日曰洗炊籠颺，七月十五日曰鬼颺，八月一日曰竈君颺，十五日曰魁星颺，九月十六日張良颺，十九日曰觀音颺，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颺，念六日曰翁爹颺，十一月念七日曰普菴颺，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颺，念九日曰火盆颺，念四日已後皆曰送年風。

（按升菴先生云，颺當作颺，音貝，）

鳳山縣有蓋名三寶蓋，相傳明初三寶太監所植，可療百病，

諸羅縣番首名大眉者，每歲東作時，諸番請其出射，射所及之地，稼輒大熟，號靈籥。

正月二十七日，前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熙卒，公禮部尚書文貞公崇簡長子也。順治丁亥進士，父子同官禁林，又同爲學士，康熙壬戌，以兵部尚書大拜，居政府者二十年，辛巳以病予告，至是卒，年七十六，賜諡文靖，王文貞公六子，長熙，保和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次樞，桃源縣知縣，次然，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次照，浙江金華道參議，次燕，貴州巡撫都察院副御史，次獸刑部郎中，閱閱之盛，時無其比。

二月二十九日放榜，會元王式丹（江南寶應人，）



康熙中，以尙書拜相者，或進部銜，如宛平王胥庭熙相國，以司馬大拜，而進兼禮部尙書。京江張素存（玉吾）相國，以宗伯大拜，而進兼戶部尙書是也。其後吳沁州銅川璵以刑部尙書大拜，止兼本部。

浙江巡撫張秦交，以士民公籲請前巡撫陞浙閩總督諡忠貞范承謨春秋特祀，允行。

湯調鼎淮之清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議論多發人神智，偶筆其記人參二則于此，隋高祖時，上黨民宅後聞人呼聲，求之得人參一本，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占者謂晉王陰謀奪宗，故妖草生，予曰：非妖也，人參如人形者，食之得仙，根至五尺而具人狀，蓋歲久神靈之物，而上黨又人參之所出；惜時無張華其人，故其物不著；而以爲陰謀奪宗之應，文帝以丞相僭帝位，何嘗不以陰謀得哉？又元覽云；「人參千歲爲小兒，枸杞千載爲犬子，」按參以人名，伏土歲久，而具體人狀，物類神靈之感，無足怪者。枸杞字不從犬，何以歲久爲犬，廣韻云：「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秋名却老根，冬名地骨皮。」是枸杞特四名之一，考山海經建木上有九橛下有九枸，枸根盤錯也，舉犬義絕不相涉，使枸杞而爲犬，天精却老地骨皮又何化乎？（人參譜，）

呂與叔記二程子語云：今日釋氏未消理會大患者，在介甫之學，譬之廬從史在潞，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節度使，朝議欲討之，而李文饒之意，必欲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學者，

程子云：詩小序云；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緣知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要之皆得大意，朱子學宗二程，于詩序獨不然，何也？

伯淳道君實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愚謂熙甯之病已甚矣，溫公一出而立起膏肓，天下咸如更生，天不祚宋，遂使公年不永，豈云非所及哉。三月十五日，上南巡視河回宮，內閣九卿迎駕于南海子西紅門，

四川巡撫貝和諾請復設蜀省五十七學學官，下禮部議復，得俞旨允行。

謝在杭肇瀾小草齋詩話殊多憤憤，啓發人意處絕少。如云：「詩境貴虛，故仙語勝釋，釋語勝儒。」夫仙語如步虛辭等，最易厭，釋語入詩最近雅，今乃反之，豈非強作解事者；惟所云王右丞律選，歌行絕句，種種臻妙，圖繪音律，獨步一時；尤精禪理，晚居輞川，窮極山水園林之樂，唐三百年詩人，僅見此耳，如云「明詩遠過于宋，」又云：「本朝僅

數名家，力追上古，然刻畫摹擬，已不勝其費力矣！其他作者，雖復如林，上乘雋語，人不數篇，要其究竟，尙不及宋，宋人有實學，而本朝多剽竊故也。」右二條，自相矛盾，當以後論爲允。又云，「國初詩林鴻高啓尙矣，鴻一意盛唐，而啓雜出元白長吉，」夫鴻之爲盛唐，賈鼎耳，安得與啓並稱；而且語有軒輊，此真齊人之知有管晏而已。又云「李西涯樂府，野狐外道，一夫西涯樂府雖變體，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弇州晚年，尙爾服膺，遽斥之爲野狐外道，可乎？約略駁正數端，以例其餘，至外篇雜篇以下，多載晚唐五代宋元詩，無可采者，正與劉後村詩話同耳。

三月十八日萬壽節，大赦天下，

十九日赴暢春苑，啓奏刑部釋放囚犯八百餘人，是日請旨，御批又減等二十一人，

二十六日巳刻，文華殿經筵滿禮部尙書席爾達，漢禮部尙書韓棻，進講「知者樂仁者壽」二句，滿吏部左侍郎傅繼祖漢詹事府詹事徐秉義進講易經「其德剛健而文明」三句，講畢，賜宴太和門。

上南巡畿輔，在籍諸臣迎駕，詔復原任禮部右侍郎田種玉，國子監司業劉芳詰，御史戈英

原官。至江南，詔起用原任河南巡撫侍郎顧汧，翰林編修楊瑄，加檢討尤侗，侍講復學內閣士盧琦，諭德秦松齡，檢討潘來徐鈞馮揚；御史吳震方等原官。

二十八日午刻，東宮會講，工部右侍郎兼詹事來道，洗馬張豫章，進講「興於詩」三句，庶子常壽，修撰胡任輿，進講說命「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二句，講畢賜茶文華殿門。

特賜江南舉人汪灝何焯蔣廷錫三人，與癸未科會試中式舉人王式丹等一體殿試。

宋中丞牧仲，得王介甫唐百家詩選殘本，自第五卷王昌齡李頎起，至第八卷錢起盧綸司空曙止，又自十三卷王建起，（建詩二卷逸上卷，）至十六卷許渾止，中間第六卷，沈千運已下，全取元次山篋中集，而益以李嘉祐等七人，通三十八家，蓋亦詳于中晚，而略于初盛。宋人選唐詩，大概如此。意初唐盛唐諸人之集，更五代亂離，傳者較少故也。牧仲謂今所傳十卷，是章安楊蟠所改竄，非介甫元本，此雖闕本，而真面目尚在，山陽閣百詩（若虞）云：曾見閩賈持翻刻本正二十卷，惜無從覓之，近牧仲有書至，云已購得全本，方刻之吳門云。

三月二十五日，特命皇長子，臨故少傅大學士王熙之喪，拜奠舉哀，特恩異數，都人驚傳

以爲未嘗有也。上諭以世祖皇帝舊臣，故加殊禮，內閣部院諸臣公疏謝恩，報聞。

四月初四日，殿試，初七日傳臚，狀元王式丹（會元）江南寶應人，榜眼趙晉福建閩縣人，探花錢名世江南武進人，是科以違式黜者三人，（吳時寬，沈淇，雷會，）

十五日，引見癸未科進士，選汪灝等四十九人爲庶吉士，與鼎甲三人，同入館讀書。

十二日，在暢春苑御試庚辰科鼎甲汪繹等及庶吉士，十七日命下，留館授職者十三人，顯圖河（甲戌一甲第二）汪繹季愈皆鼎甲，餘庶吉士，滿漢共十人，（戊辰庶吉士梁佩蘭張尙瑗辛未庶吉士狄億皆外用，外用者共三十一人，

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熊賜履以老病請告，允之，仍令居京師備顧問。

以吏部尙書陳廷敬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

以副都御史勵杜訥爲刑部右侍郎，刑部侍郎金璽，以前任湖廣巡撫紅苗事調用。

以直隸巡撫兵部侍郎李光地爲吏部尙書，仍管巡撫事。

鄞縣同年史及超少宗伯，前身爲僧大成，予旣書之池北偶談第二十六卷，癸未二月，與同年屠少司馬芝岩（粹忠）會于僧舍，屠亦鄞人也，因訊及史事，屠言其邑人戎通參上德，

前身亦僧也，嘗以鐵鍊鎖項，募緣市中，通參之父戎翁者，嘗施齋供，與之善，後僧化去，而通參以是日生，亦夢僧入其室。按宋相史彌遠乃覺長老後身，卽宗伯之先也。

唐武后遊石淙，倡和詩，首御製，自皇太子相王以下，和者十六人，相王之後，次梁王武三思，次內史狄仁傑，次奉宸令張易之，麟臺監中山縣開國男張昌宗，又次鸞臺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奉宸大夫汾陰縣開國男薛曜，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崖，諸詩惟李嶠沈佺期二篇差成章，餘皆拙拘，可資笑柄耳，黃岡葉并叔（封）知登封縣，撰嵩陽石刻集記，始著錄之，而刪去九首，不爲無見，而朱竹垞太史，憾其闕略，以得睹全碑爲喜，則亦好奇之過也。當牝朝淫昏之世，二張每侍行幸，預倡和，已令千古齒冷；而列銜于李嶠蘇味道輩之前，諸人亦俯首甘之，當時君臣上下，豈復知有羞惡之心哉？

文海披沙記筆之異者，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歐陽蘭臺用狸毛爲心，蕭祭酒用胎毛爲柱，張茂先用鹿毛，陶隱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百紙，狸毛可書八百紙，又有豐狐蚺蛤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雖奇品，而醜正得宜，不及中山兔毫；若淇源之鴨

毛，雀雉毛，但取五色相間，爲觀美耳。今吳興兔毫，佳者直百錢，羊毫僅二十分之一，貧士多用之；然柔而無鋒，臧懋循欲取貂鼠毛爲之，輔以兔毫，謂鍾王所用鼠鬣，必此也；然稍肥，舉落運用，不如人意，已上謝在杭所記備矣。近日湖州專用羊毛，殊柔軟無骨，形貌亦醜，貂鼠珍貴，專爲貴人裘帽之用，筆工當何從購之。

李滄溟食饅頭，欲有葱味而不見葱，唯蔡姬者所造乃食；其法先用葱不切入餡，而留饅頭上一竅，候其熟，卽拔去葱，而以麵塞其竅，此謝在杭文海披沙所載，卽所謂「蔡姬典盡舊羅裙」者也。

揚州銀杏樹內，有觀音大士像。甯波洛迦山石。有大士竹林鸚鵡像。予皆載之池北偶談。閱文海披沙一則云：永州蘇山多石淋，以水踞破，中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等像，西方聖人，神道設教，理或然也。

吾鄉風雅，盛于明弘正嘉隆之世，前有邊尙書華泉後有李觀察滄溟，滄溟集盛傳于世，華泉集一刻于胡中丞可泉，再刻于魏推官允孚，又逸稿六卷，刻于王方伯桃溪，又有李中麓太常選本，山西臺察趙侯齊刻于太原，予所及見者前三本，而中麓選本，獨未之見，諸本

亦漸就漸滅矣。康熙己卯。予乃選刻于京師凡四卷，予兒啓涑，以予私淑先生切也；移書宗姪萃，訪其後裔，久之萃乃詳其家世，報涑曰，先生二子，長子翼以廕官光祿寺丞，其後無聞，次子習，歷城諸生，字仲學號南洲，有詩名，習子治禮，治禮子節，節子庶，皆以諸生奉祀事，庶子材，材子紹祖，自先生至紹祖，凡七世，其家尚有先生畫像云。先生祀郡邑鄉賢，其奉祀至材始失之，材今年老，爲人佃田，紹祖始十餘歲，亦失學，傭工，辛巳予假歸，涑乃爲予述之；而濟南諸生某某，以書導材攜紹祖及先生畫像，謁于里第，比予過郡，因與巡撫王中丞東旻，提學徐僉事章仲，備言先生名德，而後裔僅有存者，遂以紹祖奉先生祀焉。（先生墓在萊莊亦萃云，）

黃子鴻名儀，常熟人，隱居博學。工書法，予刻漁洋續集，將仿宋槧，苦無解書者，門人崑山盛誠齋侍御（符升）聞子鴻多見宋刻，獨工此體，因禮致之。子鴻欣然而來，都無厭倦，今續集自首迄尾，皆其手書也。尤工小詞，有句云：「井桐休放月痕來，玉堦剛臥金鈴犬」人多稱之。

安丘劉憲石相國（正宗）好爲詩，嘗賦從軍行云：「匣裏雙雄劍，腰間兩石弓，蓬蒿真浪



死，何必往遼東，」後竟以事隸旗下，人以爲詩識。

江南蘇松糧儲道參議馬逸，姿疏言，臣父璿原任永嘉縣知縣，康熙十三年，值逆藩耿精忠之變，與溫處道臣陳丹赤恪守臣節，同時殉難；荷蒙皇恩矜恤，屢下溫綸，從優議敘；贈臣父浙江布政使司參政，蔭一子入監，併賜葬祭，康熙三十六年，撫臣疏請于溫州府建雙忠祠，復荷俞允。先是三十五年，丹赤蒙特悉賜諡，三十八年，皇上南巡幸浙，丹赤子湖州府知府一夔，恭迎聖駕，復荷軫念，御書扁額，懸之忠祠，榮被萬世，臣父璿殉難，與丹赤同時，賜祠又復同祀，仰懇皇上破格，一體賜諡賜額，昭垂萬世云云，禮部議覆，奉旨馬璿著與諡，旋賜諡忠勤。

牴牾二獸名，秉心忠直，今承天門內華表頂上者是。又衛輝府前石亦是。按此亦蒲牢屬，蚩吻匪眦之屬，而龍生九子，不載其名。

世傳羿妻奔月，謂之嫦娥，亦曰蟾蜍。又酉陽雜俎月中有一人斫桂樹，名吳剛。又云，月中仙人名宋無忌。何月中人物之紛紛耶？又鬱華一名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見

七聖記

鈕玉樵（琇）云，有王秋山者工爲學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皆于紙上，用指甲及細針學出，設色濃淡，布境淺深，一法古名畫。按學當作玃，音築，字書以手學物也。近聞中有織畫，乃破紙爲條織成之，山水人物花鳥，布置設色種種臻妙，與刺繡無異。亦奇技也。南海友人陳元孝（恭尹）作猓賦，其文甚工。予按陸佃云：猓尾作金色，俗謂金線猓，一名揉，猓，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甚愛其尾，毛柔長可藉，宋制，官二品猓坐，不言食猴。又按石獬，獸名，食猴，則元孝之賦，當作石獬爲是。獬，音菊，異物類苑云，獬如師子，蒼黑色，瞑目聳耳，出武當山。又黃山志盧狄，似穿山甲而無鱗，嗜猿及蜂，每呼羣猿至，羅跪于下，擇肥者以木葉覆其頂而食之。

山海經何羅魚出譙明山譙水中，聲如吠犬，食之已瘡，今登萊海上，三月何羅魚始至，味甚美，卽甯波之鯨也。

谷音三卷，皆宋末人詩，上卷王澹以下凡十人，率任俠節義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陽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淡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臯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于

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遙爲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刻最工，亡友施愚山備兵湖西，又嘗刻之清江，蓋杜清碧，其郡人也，適見黃少司馬雪洲集記此書，初得之臨淮顧德光氏，後又見江西刻本，多帝虎陶陰之憾，間託南都博洽之士是正，稍復其真，虞部主事吳時冕：見而愛之，遂刻諸眞洲分署以傳之，弘正以來，此書蓋不一刻矣。集中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沒者，有宜神物在在護持之也。黃名瓚字公獻，揚之儀真人。

五月十五日朝退，御乾清門，賜滿漢大學士尙書侍郎御書扇各一，士禛侍御製虎丘五言律詩一首。（前有暢春小印，後有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二印，）

袁海叟詩集若干卷，康熙壬午，雲間門人周庶常（彝）策銘所寄鈔本，用羅紋箋寫之甚工，有大復空同二序，陸儼山序，又董宜陽題編首，謂海叟手定，國初刻于張氏者久燬，儼山編次爲別本，而陸序云：海叟集，舊有刻，又別有選行在野集者，暇日與獻吉共讀之，又刪次爲今集云。按明初詩人，共推高季迪爲冠，而大復獨以海叟爲冠，空同許爲知言。今讀其詩，古詩學魏晉，近體學杜，皆具體而微耳！邊躋之青丘生之列，未免失倫。故予

謂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山谷語必已出，不屑稗販杜語，後山簡齋之屬，都未夢見，況其下如海叟者乎？

詩小序，必不可廢，古今通儒論皆如此；然如郝楚望之每一詩，必駁朱注，亦自不可。常熟顧大韶仲恭欲判定一書，用毛傳爲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嚴粲詩緝，作于朱注之後，獨優于諸家大全之作敷衍朱注，全無發明，用覆醬餚可也，此論最公。（見牧齋顧仲子傳，）益都孫文定公沚亭（廷銓）嘗撰顏山雜記四卷，極稱簡核；然于建置設官緣起猶未詳。按黃瓚雪洲集議礦盜一疏，是瓚巡撫山東時所奏，略云：「臣會同鎮守太監黎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相徐冠議照禦盜之法，本非一端，要在術以防之，令以禁之，嚴逐捕以銷之，足衣食以安之而已。前項礦賊，勢雖頗衆，其初實倡于一二不逞之徒；而市井無賴，與凡窮困無聊者，遂相率而從之，臣等查得青州府益都縣去郡二百餘里，地名顏神鎮，土多煤礦，利兼鑿冶，四方商販，羣聚於此，其中時有不逞之徒，此巡海道副使潘珍先有開立縣治之議，今有時設通判之請，固欲得其要害而治之，誠有見也。但鄰近州縣，復多徒黨，亦

未得專事乎此而遽遺於彼也，合無准照副使潘珍，及左布政使姚鏡，右布政使盛應期，按察使王泰，署都指揮僉事馬愷分守左參政許淳分巡僉事魯鐸所議於益都縣顏神鎮地方，聽△壘石爲堡，建立府館一所，添設捕盜通判一員，許其兼制前項鄰近州縣，舊有礦洞，不時巡察，新編總甲，嚴爲約束，操練弓兵民快人等，遇有盜賊，小則密謀發卒，以收掩捕之效；大則移文糾衆，以成合擊之功，務在斷絕奸萌，毋令復相重聚，示已往于不究，開方來以自新，則賊黨自此可消矣」云云，紀略以爲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黃某奏請，兵部覆准，蓋未詳也。但黃疏有聽壘石堡之語，而顏城實嘉靖三十六年王弇州世貞兵備青州時建，則正德中止設官而未建城耳。

黃雪洲同畢嘉會送馮憲副還浙一首，「廣陵淹畢誠，越山老馮唐，兩賢師友間，力障波瀾狂，翩翩遊子衣，獨與朔雁翔，汲古尙董井，銷魂更雷塘，胡然歌式微，綵服戀故鄉，驚心濟南叟，挑李空門牆，江蘼未堪折，遠思憑誰將，」嘉會吾邑大司空畢公亨也。公官兩淮運使，爲茶陵李相所重，卒爲名臣，止從釣臺集得其一詩，餘不概見，偶閱黃集錄之，備公故事云。

余自少年與先長兄考功，同上公車，每停驂輟輓，輒相倡和，書之旗亭驛壁，率不留稿；諸同人見之者，後在京師，往往爲余誦之，恍如昨夢，近見吳江鈕玉樵（琇）觚牘亦載余逸句，因憶丙午自里中北上，戲題德州南曲律店壁一絕云：「曲律店子黃河厓，（亦地名，）朝來一雨清風蠶，青松短壑不能住，騎驢又踏長安街，」語雖詼嘲不足存，亦小有風趣，聊記于此。

今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唇駝峯，未足爲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鹿尾賦云：「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于此堂，爲君雕俎之羞，廟君金盤之實」云云，若六朝已來，則以鹿尾爲談柄耳，未聞充盤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蹄作對。

韓宗伯葵所居在宣武門外，與胡待講任輿爲鄰，韓逝未浹月，胡亦病卒，胡甲戌狀元也。乙丑狀元陸侍講肯堂先卒于此宅，陸是科會元，胡甲子江南解元，皆兩掄元，樊川詩云：「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株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信空門意味長，」諒哉。

括異志述吳地記云：「昔有金牛糞金，村民臯伯通逐之，牛入山穴，山頽，兄弟皆死，」

妄語無稽，豈又一金牛耶？又一臯伯通耶？吳地志又云：漢議郎臯伯通字奉卿，卒葬胥門，號伯通墩，則伯通非村民，又不死于山矣。

古今論世者，以尹吉甫爲名臣，徒以伐獫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耳；吾獨疑吉甫惑後妻之言，至使其子伯奇衣荑帶藻，作履霜之操，此與晉獻驪姬之事何異；夫不能齊家，而妄稱之曰「萬邦爲憲」，吾不信也，其猶後世詞人之諛韓侂胄、賈似道者，動以伊周擬之，其又足信乎？

姚士麟叔詳，言曾見趙松雪自書家用簿，運筆精妙，凡養蠶種桑等事。與今不殊；惟用麵作食，及烏豆之類，動至百斤百石耳。

姚叔祥又言海鹽有優兒金鳳，以色幸于嚴東樓，非金則寢食弗甘，金既衰老，而所謂「鳴鳳」盛傳于時，于是金復塗粉墨扮東樓焉。此一事較侯方域、馬伶傳更奇。

見只編云：蘭谿魏某嘗客華州王槐野祭酒家，見架上有夏國書，凡閱三句始遍；則此書較契丹志、金志，卷裘尤多矣。右二志，予皆有鈔本，夏國志則世罕知之。

明代自南部入閣者甚少，惟萬歷丁未，葉文忠向高，以南京吏部侍郎，徑授禮部尚書東閣

大學士，文忠是時年四十九。

鄭端簡古言云：永叔毀繁辭，君實詆孟子，安石非春秋，二程子改古大學，晦菴不用子夏詩序，皆不可解。

### 卷三

陳子昂文集十卷，詩賦二卷，雜文八卷，與陳氏列傳及經籍志合。子昂五言詩，力變齊梁，不須言，其表序碑記等作，恣襲頽波，無可觀者。第七卷上大周受命頌表一篇，大周受命頌四章，曰神鳳，曰赤雀，慶雲，毗頌，其辭諂誕不經；至云「乃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綱，建大周之統曆，革舊唐之遺號，在宥天下，咸與維新，賜皇帝姓曰武氏，臣聞王者受命，必有錫氏，軒轅二十五子，班爲十二姓，高陽才子二八，名爲十六族，故聖人起則命曆昌，必有錫氏之規」云云，集中又有請追太原王帝號表，太原王者，士護也。此與揚雄劇秦美新無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恥事矣，子昂真無忌憚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之矣。子昂後死貪令段簡之手，殆高祖太宗靈，假手殛之耳。

特加在籍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尙書銜，任聊城人，順治丁亥己丑進士，尋卒，



予奉使廣州，屢見紅鸚鵡，又有五色者尤珍麗。姚旅云：「滇中多紅斑鳩」又云：「灑宮中有黃鸚鵡，」屠長卿詩云：「一入雕籠奪翠裳，羽毛新得染鵝黃，」此與漢赤雁朱鷺，隋宦官劉繼詮獻芙蓉鷗，皆異物也。

熊掌最難熟，故楚靈王請食熊蹯而死，明秦府王孫不羈云：「用草繩匝掌煮之，則易熟，」  
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烟草者；田家種之連畝，頗獲厚利。考之本草爾雅皆不載，姚旅露書云：「呂宋國有草，名淡巴菰，一名曰金絲醺，烟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搗汁可毒頭蝨，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于呂宋，今處處有之，不獨閩矣。」

山水豹，遍身作山水紋故名，萬曆乙卯上高縣人得一虎，身文皆作飛鳥走獸之狀。

峨嵋瓦屋山出貔貅，常誦佛號，予隴蜀餘聞載之，雅州傳良選進士云：其鄉蔡山多貔貅，狀如黃牛犢，性食虎豹而馴于人，常至僧舍索食。

獨，獸名，似猿而大，能食猿。猿性羣，獨性特，猿鳴三，獨鳴一，見五侯鯖

宣和畫譜所載，最古者吳曹弗與耳，畜獸首晉史道碩。按西京雜記漢元帝時有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下杜陽望樊育，尤善布色，皆與毛延壽同誅。然則畜獸花鳥之類，漢已多有，不獨文翁石室畫古聖賢像而已；若山水則後起者也。

石蛙音切，南越志云，形如龜甲，（或云脚）遇春雨則生花，右丞詩「來經石蛙春」春字非趁韻也。古人字無虛設如此。

自同州四十里至肅州，東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其中產人參白附子，與高句驪接界，見許亢宗行程錄云。

議政大臣管侍衛內大臣一等公費揚古，

諡襄壯，

康熙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多羅平郡王訥爾福

諡悼，

康熙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鑲白旗漢軍都統雷繼尊

諡敏愨，

康熙四十年十月十一日。

和碩簡親王雅布

諡修，

康熙四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和碩顯親王丹臻

諡密，

康熙四十一年六月廿三日。

都統管九門步軍巡捕三營統領凱音布

諡肅敏，

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十七日。

福建陸路提督總兵官左都督贈太子少保王萬祥 諡敏壯，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十七日。

浙江永嘉縣知縣殉難，贈布政使司參政馬環 諡忠勤，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廿六日。

太子少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致仕加少傅王熙 諡文靖，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致仕伊桑阿 諡文端，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廿一日。

廣西富川知縣殉難，贈太僕寺少卿劉欽鄰 諡忠節，康熙四十三年 月 日。

以副都御史陳論爲刑部右侍郎，（海寧人，辛丑甲辰進士，）

王彥輔 塵史云：予在開封時，長子淦遊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一冊六卷，權文公

爲之序，其略曰：「詩賦之外，誌記書序等，合爲一百二十篇，」彥輔又云：「所得書肆

鏤本，纔六十六篇，已亡其半矣，」予續文粹登之文以至金石所傳，哀而錄之，以廣前集

，惜彥輔之書亦無傳。

古剔犀器，以滑地紫屏爲貴，底如仰瓦，光澤而堅薄，色如膠棗，曰棗兒犀，元時禾郡西

塘楊匯所作。

漢僧徒著赤布，僧迦梨秣陵僧衣色仿西竺字文周忌聞黑衣之識，易以黃色，衣褐亦起于字

文。

鄭康成尚書中候注云：比目魚，一名東鯨，見紺珠集

內鄉李子田撰宋藝圃集二十二卷，凡二百八十人，時在隆慶初元，海內尊尚李王之派，諱言宋詩；而子田獨闡幽抉異，撰爲此書；其學識有過人者。然于宋初載廖融江爲沈彬孟賓于之流，皆五代人也。又取馬定國周昂李純甫趙溫龐鑄史肅劉昂霽諸人，皆中州集所載金源之產，定國又劉豫僞翰林學士也，而與平園誠齋石湖放翁等并列，淄澠混淆，所宜刊正。

華州郭宛委宗昌嘗從遼左，得倭帥豐立書一紙，書間行草，古雅蒼勁，有晉唐風，是朝鮮破後求其典籍之書也，鱗介之族，乃能好古如此，王弘撰山史云。

東嘉道士禎字晉吉，能詩工書，明文華殿中書，一日出內府藏硯，悉刻前代年號，命士禎改製，刻萬曆字內有一硯，乃唐文皇賜虞世南者，士禎奏云：太宗賢主，世南名臣，乞留此硯，以彰代君臣相與之美，從之。

漱石閣談云：「成都有耕者，得薛濤墓，棺懸石室中，四圍環以彩牋，無慮數萬，顏色鮮

好，觸風散若塵霧，「夫濤死而以牋殉，牋在地下，歷千年不壞，皆理之不可信者，殆好事者爲之耳。

兩廣雲貴多有蟲毒，飲食後，咀嚼當歸卽解。

葉蒲州南岩傳治刀瘡藥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爲餅，用敷瘡處，血卽止，骨破亦可合，奇效。

劉脊虛盛唐詩人之傑，李華作三賢論，論脊虛與元德秀蕭穎士曰：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沈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劉在京下，常寢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謂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詣與談，終日忘返，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尙恨言理少對未見劉面，常想見其人，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氣，是皆重劉者也。又云，元罷魯山，終于陸渾，劉避地逝于安東，蕭歸先葬先人，歿于汝南，無復下壽云。脊虛學行，蓋不僅詩人之冠冕，惜不概見于後世；而所傳五言，亦止十四篇，新舊唐書儒學文苑，皆不爲脊虛立傳，與韋蘇州同一憾事。（脊虛字挺卿，今亦無知者。）

唐劉蛻文冢銘，自評其文，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此喻最妙。文冢在今瀘川州，予康熙壬子曾過之，爲賦一詩，唐末古文，並稱樵蛻，蛻文泉子，予所手錄。然不逮樵遠甚，樵之文，在大中時，惟杜牧可稱勅敵。

吾鄉章丘縣有朮氏，乃金南渡，奸相朮虎高琪之後。

歸潛志載劉勳少宣濟南詩云，「舟行著色屏風裏，人在回文錦字中，」勳初名訥字辯老雲中人。

金翰林學士趙秉文嘗述黨承旨懷英論詩云：律詩最難工，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便如一屠沽兒廁其間也。按此五代人劉昭禹語，黨逃之耳。」

大唐傳載闕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隴者，年一百二十八歲，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矣，詣闕引見，自言臣神堯皇帝之臣也。上賜紫袍牙笏，優卹有加。

唐時知貢舉皆預定，親知樞要，皆得薦其私人，乃至榜帖，亦屬他人爲之。如撫言所載鄭顯託崔雍爲榜，延至榜除日，待榜不至，但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早陳賀，日暮壽兒寄宿院中，夜已艾，壽兒以蠟丸進顯，卽榜也。主司在院，而榜自外來；且使命出入，更無關

防，已可笑；尤可異者，杜黃門第一榜，第三場庭參之際，謂諸生曰，未有榜帖，尹樞年七十餘，獨趨進，公欣然延之，從容授以紙筆，樞每筭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列庭聞之，皆咨嘆嗟其公道，唯空其元，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爲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卽命筆親自筭之。狀頭出于舉子自定，殆近兒戲矣。又鄭損舍人爲主司，以陸辰爲狀元，帖皆請辰自定。

范傳正作李翰林墓碑云：與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周南之名，杜酒中八仙歌無之，唐書白本傳所載酒八仙人，亦與杜詩同。

唐文宗太和中，詔以李白歌詩，張旭草書，裴旻劍舞爲三絕，命翰林學士爲之贊，僖宗廣明元年，車駕幸蜀，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閱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許之風，列在青史，以章有唐中興之德。唐代留意風雅如此，談之芬人齒頰。

風俗通漢有太守顧先并音膽有井春，今誤作井春，近在部見爰書，有妙姓，島姓，盤姓，民姓，纏姓，杵姓，剗姓，律姓，茶姓，煙姓，穰姓，首姓，卑姓，威姓，冰姓，坎姓，

榻姓，攬姓，慈姓。

章八元賦慈恩塔詩，元白見之云：「不意嚴維出此弟子。」其詩鄙惡俚俗，予于居易錄已言之，姚園客乃以爲盧照鄰作，又似無目人語矣。

李格非文叔，易安之父也，嘗著洛陽名園記，不見其詩，露書載其臨淄懷古絕句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頗可誦。

京山李東白者能詩，隱于衣工，有登黃鶴樓七律最佳，其中二云：「興饒老子胡牀上，秋在仙人鐵笛中，鄂渚霜花沿岸白，漢陽楓樹隔江紅，」明詩諸選，多錄歐大任青衣李英詩，而不及東白，因著之。李宗伯本甯，常識其人，後舟過雲夢，吟詩拍手，一笑躍入水死。

蜀青城山有牡丹二株，皆高三十丈，號大將軍，小將軍，見元人題跋，朱圖南謂在羊亘見峭壁上，秋海棠高丈餘，吐花如錦，連錦十里，尤奇。又玉堂嘉話云，海州東嶼島生海棠，作矮樹，花深紅大如茶盃，香韻殊絕，每歲進御，以金牌記之。

治雜產方，用杏仁一枚，去皮，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一用蜂蜜黏住，外用熬



蜜爲丸，滾白水或酒吞下，此方乃異僧所傳。（露書）

中州才士，近有襄城李來章禮山，劉青藜太乙。劉歌詩，李古文，皆有可傳；劉庚辰公車至京師，杯酒間，爲余言郟縣全軌車同，詩文皆擅絕，壬午，全寄余長句，劉灘頓挫，與劉勳敵也。因語巡撫少司馬徐公青來（潮），門人張侍御蘧若（瑗），聘主大梁書院。予昔使秦中，偶遊慈恩寺，見塔上康乃心題詩，亟爲延譽，康遂以此知名當世，皆今士人之才而貧者也。康亦字太乙，其詩曰：「園廟衣冠此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得贏佳兒畢六王。」

杜子美黑白二鷹詩，「千人何事網羅求」南唐元宗謂馮延巳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舊唐書明皇爲楚王叱金吾將軍武懿宗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此語在前，見本紀。

五月二十五日，駕幸古北口外避暑，

兪州后言載滄溟在關中，過許中丞宗魯伯誠，許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滄溟曰唯王元美，次則宗臣子相，許請子相詩觀之，滄溟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面赤而已，余嘗嗤之

，夫子相詩，未必能過伯誠，卽索觀，亦屬恆事，何至怫然如此。又蔡子木入覲，酒間，自歌其夔州諸作，吳明卿輒鼾睡，鼾聲與歌聲相低昂，歌罷，鼾亦止。今觀明卿詩品，亦未能過子木也；文士護前，往往夜郎王自大，適足爲識者軒渠耳。厥後蔡巡撫中州，吳謫歸德府推官，與徐子與張肖甫，皆爲屬官，蔡身爲行酒曰：「吾安敢有其一，以傲三君子哉，」子木固盛德，不知爾時明卿當復置身何地。特著二事，以爲文士相輕之戒云。

胡應麟作丹鉛新錄藝林學山，以駁升菴，自負博辯，然舛譌復不自覺。如引三國志關某傳注謂「羽欲娶布妻，啓曹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按此乃秦宜祿妻，與布何涉，元瑞豈未一檢陳書耶？又唐人長安女兒踏秦陽一絕，見沈亞之集異夢錄，胡止據博異志，似未親沈集者，田汝成西湖志餘，又傳會以爲宋人西湖事，謂爲水仙與鳳俱沈湖中，則劉襲司馬才仲遇蘇小事而爲之，尤可笑。

嘉陵江岸，有刀鑲山，康熙丙子，余再使蜀，舟過之，口占絕句云：「晨過赤銅水，望見刀鑲山，閨中應計日，不見橐砧還，（赤銅，亦利州水用，）蓋用古樂府「橐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一語也。此詩偶逸之，未編入雍益集，聊記此。

范德機得十字云：「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既復曰：「語太幽，殆類鬼作，」吳正傳師道禮部集一條云，聞之危太樸，昔與先生秋夜不寐，微步山中，得此二句，喜甚，且曰云云，當以他語映帶之，因足成此章云，右二語果佳，余少時有句云：「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故友葉文敏訥菴（方藹）極喜之，取入獨賞集。

胡氏經籍會通云：「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外，拱辰門西，花朝後三日，則移于燈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則徙于城隍廟中，燈市歲三日，廟市三月五日，」今京師書肆，皆在正陽門外西河沿，餘惟琉璃審廠，間有之而不多見，燈市初在靈佑宮，稍列書攤，自回祿後，移于正陽門大街之南，則無書矣。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貨集慈仁寺，書攤止五六，往間有祕本，二十年來，絕無之。余庚申冬過之，有兩漢紀初印本最精，又三體經傳通解亦舊刻，議價未就，旬日市期，早過之二書已爲人購去，懊恨累日，至廢寢食。壬午夏，見舊板雍錄，雕刻極工，重過之已爲人購去矣，癸未夏，得陳子昂文集十卷，猶是故物，然如優鉢羅花，偶一見耳。

康熙壬午年，吾鄉有少年十餘人，自登萊往齊南，肩舁數籠，以有虎一熊一，又一羊六足

，一犬三足，欲觀者，先以錢投之，攫資無算。

文殊普賢厮打，本釋家語，宋參政錢象祖與史彌遠合謀殛殺韓胄侂，請和于金，時人爲之語曰：「文殊普賢自鬪，象祖打殺師王，」蓋侂胄以太師封平原郡王，佞者皆稱「師王」故也，可謂善謔。

杭州靈隱寺飛來峯，有楊璉真伽石像，嘉靖二十二年，福清陳仕賢知杭州，命斬之，田汝成記其事，比於申屠迪毀曹操之廟。頃張御史瑗請平西山碧雲寺魏忠賢墓，仆其碑碎之，有關名教，可並傳也。

嘗見一書，言今江浙祀五通邪神，乃明太祖伐陳友諒陣亡士卒，詔令五人一隊，得受香火云云；而武林聞見錄，又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獄吏云：「泰和樓五通神虛位，某欲充之，求一差檄，言差充某神位，得此爲據可矣，」如其言經數月，東庫人聞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闐，如爭競狀，吏乃泄前事，爲增塑一神像，遂寂然，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不自明初始。至于決囚鑽營僞牒，得補神位，則其爲邪魅昭然矣。吳越之人，信而畏之，理不可解；宜湯潛菴（賦）碎其土偶，投畀湖中也。

唐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長一尺五寸，香聞數百步。南宋有李大卿者，其子娶韓平原之女，奩具有香玉師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後歸福邸。

支硎山有泉，自石罅流出，雖大旱不竭，相傳支道林遺跡也。有賈胡過之，坐臥其側，凡半月，取一玉蟹而去。

五侯鯖載薛瓊至孝，家貧采薪，遇老父，以一物遺之，曰：「此銀質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當得銀，」如言種之，旬日生苗，再旬開花，花有銀色如鈿螺，及結實皆銀也。銀亦可種，與雍伯種玉，皆奇聞。

米紫來（漢雯）宛平人，明太僕友石（萬鍾）之孫也，父壽都字吉士，亦知名，紫來，以順治十八年辛丑登第，多技藝，工書畫，書仿南宮，尤工金石篆刻，以長葛知縣行取，適有博學宏詞之舉，改翰林編修，以典試罣誤，久之召入，供奉內庭，遷侍講，賜宅西華門，尋病卒。太僕有勺園，在京城西海淀，與武清侯清華園相望，亦曰風烟里，今暢春苑，卽兩園故址也。紫來少喜交游，所交游皆海內名士，與予最相善，頗有倡和，其詩惜爲書畫所掩，亦散佚無傳矣。（紫來曾以其滇中詩，屬予論次。）

藥花入詩多新異，如陳白沙「恰到溪窮處，山山積穀花」之類，予居易錄載之矣，偶讀南宋姜堯章集一絕云，「憐君歸囊路迢迢，到得苒齋轉寂寥，應嘆藥闌經雨爛，土肥抽盡縮砂苗，」亦佳，然以藥闌爲藥物之藥，則誤耳。

唐人柳枝詞，專詠柳、竹枝詞，則泛言風土，如楊廉夫西湖竹枝之類，前人亦有一二專詠竹者，殊無意致，宋葉水心又剽爲橘枝詞，亡友汪鈍翁（琬）編修，亦擬作二首，其一云：「郎行時節橘花零，南風吹來香滿庭，今年橘實大如斗，勸郎莫羨楚江萍，」

姜白石詩說，有數則可取，錄之。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詞者也。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始于意格，成于句字。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詞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詞盡意不盡，若夫意盡詞不盡，剡溪歸棹是也，詞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一家之言，自有一家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

是歸宿處，撫仿者語雖似之，韻則亡矣。右論詩未到嚴滄浪，頗亦足參微言，（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見莊子田子方篇，）

陳忠國字升揆，公安人，諸生，曾中四川鄉試副榜，以冒籍黜，壬午來京師，其鬚長過于膝，行則自兩肩搭于背上，每行過，市人競隨觀之。趙統詩話杭人陸濤言其鄉有役爲老人者，鬚長委地，行則辮而繞之頸。又白醉璣言云，攸縣有徐寨主者，鬚十餘莖，以囊盛之，舒之則其修二丈。

元鮮子伯機記杭醫宋會之者，善治水蠱，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色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候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清水爲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宋言巴豆逐水，絲瓜象人脈絡，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

宋時武林馬塍藏花之法，紙糊密室，鑿地作坎，覆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然後置沸湯于坎中，候湯氣薰蒸，則扇之，經宿則花放，今京師園丁亦然。予嘗以冬月寄諸盆花，約明年花樹不敗，則酬其直，惟桂花不能如舊。西湖志餘謂桂必清涼而後放，法當置

石洞岩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颺乃開，令與桃梅牡丹之屬，同置煖室地窖，宜其不殖也，此亦格物者所當知。

從伯文玉諱與孜號能詩，嘗有詠宋高宗一絕云：「千金空買玉孩兒」不得其解，讀西湖志餘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舊物，昔往四明誤墜于水者，問俊所從得，對曰，臣從清河坊鋪家買得之，詢鋪家，云得之提籃人，復詢之，乃從後潮門外陳宅廚娘處得之，詢之廚娘，云破黃花魚腹中所得也。上大悅，鋪家提籃人補校尉，廚娘封孺人。

中牟縣城南，有湖數十畝，中有亭，額以蒲蘆，爲邑名士張林宗（民表）觴詠之地。予丙子以奉使祭告西嶽過之，惜其命名非典，因爲易名墊巾，以存林宗之舊，使後來知名流故蹟，按毛詩小宛疏云，螟蛉，桑蟲也，果蠃，蒲蘆也，細腰土蜂，謂之蒲蘆，郭璞爾雅注細腰蜂，俗呼蠶蠃，若水中之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多綠木，故亦或謂之果蠃，是細腰水蒲，得以互稱，于命名之義，無一可者，不知當時義何居也。

予甲子冬，奉使祭告南海之神，歲杪，次桐城，大雪中，陳默公（焯）初未相見，卽過子



客署，二從者背負巨囊，揖罷，卽呼具案，顧從者取囊書數十大冊，羅列案上，指示予曰，此吾二十年來所輯宋元詩會若干卷，聞公奉使當過此，喜甚，將待公決擇之，然後出問世耳，已過其滌岑，雪中遠眺龍眠諸山，縱觀是書，竟日賓主談諧，無一言及世事，此亦冠蓋交游中所少。默公順治壬辰進士，二甲臚傳第一，以耳聾不仕終。

予以乙丑二月抵南海，始與陳元孝（恭尹）定交，揖甫罷，卽出一端石小研相示，曰，吾得此水坑石，甚寶惜之，將以梁子藥亭公車之便，屬寄公于京師，旣聞奉使，當至粵，故留以俟，視其側有銘八字云：「獨漉之貽漁洋寶之，」元孝工漢隸，此其手書也。予甚珍之，獨漉，元孝別字，亦自稱羅浮布衣，子勵，後中己卯舉人。

陳衍奇石記云，米仲詔嗜石，有五石最奇：一靈壁石，高四寸餘，延袤陂陀，勢如大山，四面皆畫篆皴法，近山脚特起一臺，臺上平下削，平處刻伯原二字小篆絕佳，伯原元清碧先生杜本字也。又一靈壁石，非方非圓，週遭如屏郭，有脈兩道，作殷紅色，自凹處垂下。如瀑布之射朝日，高八寸許，圍徑尺，純黑，凝潤如膏。一英德石，高四寸，長七寸，如雙虬盤臥，玲瓏透漏，千蹊萬徑，穿穴鈎連。一竟州石，大如拳，堅緻有聲，得之嶧山

。一仇池石，亦如拳，峯巒洞壑，奇巧殊絕，刻其側曰：「小武夷，」

明大內英華殿，供西番佛像，殿前菩提樹二，孝定皇太后手植也。光祿寺志云，英華殿，

四月八日，供大不落夾二百對，小不落夾三百對，叔祖季木考功詩云：「茲甯宮裏佛龕崇，瑤水珠燈照碧空，四月虔供不落夾，內官催辦小油紅，」蓋紀此事也，慈甯宮，當作英華殿爲確。

荊州南門有息壤，其來舊矣，上有石記云，「犯之頗致雷雨，」康熙元年，荊州大旱，州人請掘息壤，出南門外提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者，再下尺許，啓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非土非木，亦非金石，有文如古篆，土人云，卽息壤也，急掩之，其夜大雨，歷四十餘日，江水泛溢，決萬城堤，幾壞城。

海甯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

曰，聞市井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也，」「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醅，坐而

對飲，查已茗芋，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

跣行，詢其衣，曰：「入春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

讀書識字，何至爲丐耶？」查奇其言，爲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進，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爲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朝陽，祖明世爲觀察，以構蒲故，遂爲窶人，既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曰：「請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筭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孝廉家居，久不復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蘭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雜沓，擬于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敘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爲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鉅萬，將歸，復以三千金爲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訾計。查既歸數年，值吳興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爲之營救，查遂獲免于難。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

有英石一峯，高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載致吳中矣，今石尙存查氏之家。六奇後卒官，贈少師兼太子太師，諡順恪。

武昌小西門獻花寺老僧自究者，病噎食，臨終謂其徒曰，我不幸罹疾，胸臆間必有物爲祟，歿後剖視，乃可入殮，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形，取置經案，久之，有兵帥借寓，一日從者殺鵝，其喉未斷，偶見此骨，取以挑刺，鵝血濺骨，骨立消，後其徒亦病噎，因前事，悟鵝血可療，數飲之，遂愈。因廣其傳，以方授人，無弗愈者。

唐初修隋史不爲文中子立傳，千古疑之；且其時總裁者魏徵，秉筆者陳叔達，皆及門也。而房杜諸人，又皆佐命，力豈不能爲其師立一史傳；而必待三百年後，宋景文修唐書始爲之表章于王績勃賈諸傳耶？頃閱仇俊卿通史它石論此甚快，可破千古之疑，其說本于宋史，非舛也。宋史謂通爲長孫無忌所惡，當時畏無忌故遺通；而無忌之惡王氏，則由于王凝次子勳劾貶侯君集，君集與無忌善，因而惡及其祖耳。初叔達撰隋紀，王績欲借觀，且曰吾芮城兄，亦有隋書若干卷，欲續成以終其志，殆諷之也。予謂隋書不爲王通立傳，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二公未嘗以一傳有無爲輕重，獨可爲當時操史筆者惜耳。（韓通不立傳

，亦別有說，○通次子福時，福時子凝，凝子勳勳勃。

## 卷四

康熙四十年，駕臨塞外，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鷄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于行在，問之，對曰：「鷄能擒虎，蝶能捕鳥，」又哈密獻麟草一方，云：「草生鳴鹿山，必俟千月乃成，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

高陵令朱某，有白玉籠，高廣二寸有奇，四面皆作連瑣格子，上下卅字文，外一童子俯首而窺，中有一猿，坐而仰視，意態如生，鈕玉樵秀官秦中，嘗見之。

黃周星字九煙，崇禎庚辰進士，性簡傲，嘗遊嘉善，遇一人負薪過市口，作吟哦聲，揖入，詢其名氏，曰崔姓，名金友，出其詩，五言云：「花落無人徑，雲飛到處山，」七言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沉笑白鷗」又云：「吟思白墮傾家釀，坐對青山讀異書，」白號樵隱，黃驚異，因與定交。

某大臣籍沒時，有一書案，乃琥珀琢成，而嵌水精，方廣二尺，下承一替，亦水精爲之，亭可三寸，貯水畜朱魚，紅鱗碧藻，煦沫游泳，恍若麗空。按元時，燕帖木兒於私第作水

精亭子，四壁皆水精鏤空，貯水養五色魚，其中剪綵爲白蘋朱荷諸花草，壁中置珊瑚闌干，光采玲瓏，右李材解醒語載之，古今事相類有如此。

宜興任弘嘉字葵尊，康熙丙辰進士，以行人改授御史，上疏請定服色，於是三品已上，始許衣貂及舍利猴，一日五鼓入朝，遇梅桐厓銷少廷尉，時隆冬，梅有寒色，予口占絕句戲贈之云：「京堂詹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猴，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吏部侍郎趙公玉峯（士麟）曰：「公詩大佳，尤難其押韻天然耳。」梅今爲御史中丞，巡撫福建，鈕玉樵秀舫臚記此，訛爲京師謠語，蓋不知爲予戲作也。」元時，張進中者，字子正，都城耆老，善製筆，管用堅竹，毫用鼯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尙方時有所需，非進中製不用也。每自持筆以入，必蒙賜酒，今京師未有以善筆名者矣！

昌平紅崖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美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爲動，忽言腹痛，就盆產一兒，詰旦抱去，道人惡盆污，覆諸澗中，誤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澗際，沙石亦皆金色矣。

大小勞山在萊膠州卽墨之境，延安府甘泉縣北二十里，亦有大小勞山狄武襄與夏人相拒，士卒疲困憇此，因名。

烈婦王氏名富英，儒家女也，其母夢吞牡丹花而生，故以爲名。康熙癸丑，歸孫文恪公之孫槐，會土寇亂，婦被掠，賊帥慕其色，將犯之，堅不從；繼以兵刃榜掠，亦不從；夜闌伺守者倦而寐，遂以帛自縊死，貌如生，賊帥驚嘆其貞烈，已而自悔曰：「如此烈婦，而我偪之，以至于死，吾不知死所矣，」乃謝其儕伍，披緇入山，不知所終。

明末靖海衛向化，其父指揮某，投海死，化年十六，沿海岸哀號三日，亦投于海。次日天方晴霽，忽西南有聲如天鼓，雷雨大作，化尸以頭戴父尸，浮至海岸，觀者如堵，莫不驚異泣下。其家乃耐葬焉。

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者，未有室，同輩醮金，謀爲娶婦，一日于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髣髴白，居然嫗也。遜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日，嫗感其忠厚，曰：「醮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爲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紉衣中，當易金爲君娶婦以報德，」越數日，于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

，則嫗之女也。蓋母子俱爲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卽爲之合卺成禮，嫗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尙存，珠數顆，可鬻之爲歸計，乃攜堵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三分其產，同居終其身，人以爲遜忠厚之報云。

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于政事堂。王元長賞柳文暢「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書之齋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以爲極則。又若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爲文外獨絕。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羣公咸閣筆，不復爲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回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玩此數條，可悟五言三昧。

漢侯霸子孫稱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祖曰家祖，蔡邕書文稱姑女曰家姑家姊，班固書集曰：家孫，顏氏家訓「姑姊妹已嫁，則以天氏稱之，在室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此說與班蔡之稱不同矣。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病，郡二千石賜告不歸家，自馮野王始也。



琵琶錄云：羽調綠腰，注云：卽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以爲名，誤爲綠腰也。白樂天詩注，又譌爲六么，乃其曲又有高平仙呂，非羽調吳楚材疆識略云然。

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謬也。本朝設詹事府，沿明代之舊而稍不同，明詹事率以禮部尙書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尙書或侍郎，皆與枚卜；今則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罷，不設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後罷不設，今泐之。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俱罷不設，司經局洗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乘輿先馬，」注：「導馬也，」國語曰：「勾踐爲夫差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晉太子詹事官屬，有洗馬八人，掌太子經書圖籍，其後止一人，今泐之，漢蘭臺東觀，有校書郎，北齊有正字，明司經局之屬，有校書，有正字。今校書罷不設正字，則以內閣中書舍人改充之。

世或疑文中子以爲房杜李諸公，未必皆出其門者，陋儒也。予讀司空圖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梁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

濟貞觀治平之盛，圖，唐人也，又文中子鄉人也，其言如此，可信耶？不可信耶？吾故特筆之，以結此輩之舌。若門人薛收等議論文中子則詳唐書文苑王勃傳，文中子名之，則附見王績傳。

禮，生曰名，死曰諱，今世俗不辨，以諱混施之生者，極可笑。然漢人有之，吳楚材疆識略，言漢西嶽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尚在也，然則俚俗相沿，亦有所本。

堂谿公曰：「玉卮無當」當、底也，謂人主漏洩羣臣之語也；譬玉卮美矣而無底，則水迸散，不若瓦器有當，適用也。（如所謂君不密則失臣也，）

海船曰艤，江船曰艦，艦作蠡音，

明洪武初，立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令，晉王，燕王，爲宗正，周王，楚王爲左右宗人，皆正一品。其後不然，本朝無宗令宗正等名；率以和碩親王，多羅郡王掌之。亦有多羅貝勒協理府事者，惟宗人府丞，則以漢人爲之，位次副都御史，與通政使大理卿同列，曰：「宗通大」

古稱宗室藩王之賢者，曰：「間平」謂漢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也。又古稱「原嘗」謂趙平原

君，齊孟嘗君，皆舉第二字言之。

今戶部有總督倉場，滿漢侍郎二人，（滿左漢右）總轄京通各倉，倉監督則以各部員外郎主事差遣，卽漢之太倉令丞也。唐明皇以御史充太倉出納使，五代改曰如京使，取詩「如坻如京」之義，宋沿之，故柳開，稱柳如京，舉其官也。

兵部有督捕滿漢侍郎二人，（滿左漢右）左右理事官四人，（滿官二人漢官二人）專司緝捕八旗逋逃之事。其屬漢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郎六人，司務一人，今歸之刑部，曰督捕司，止說漢郎中主事各一人，管子所謂僕區是也。昔耶律文正公楚材。對元世祖曰：「今天下一統，逃將安之，」此言最得大臣之體。予先曾官督捕侍郎，今十四五年，官刑部尙書，復兼領是事，惟以文正之意，仰承朝廷寬大之恩，宣布四方而已；故終歲不劾一失察之官，不治一窩隱之罪，非敢縱也，亦古人所云無擾獄市之意而已。

戶部之屬，古有民部度支金部倉部，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布政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民支金倉四科。刑部之屬，古有憲部比部司門都官，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按察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存古制也。本朝因之，但明代以南北兩

直隸之事，分隸十三司，本朝則增江南一司耳，刑部又增督捕一司，爲十五司。

工部四清吏司外，今增製造庫，滿洲司官外，惟設漢郎中一人，卽宋之文思院也。（考工之官，以文思命名甚奇，）

六月初七日，和碩恭親王病薨，諡曰口（諱長甯）（世祖皇帝第三子，）

六月二十六日，和碩裕親王病薨，諡曰憲，（諱福全）（世祖皇帝長子，）

和碩裕親王世子保泰，襲封親王，

偶觀明秦人趙統伯一驪山集崔雞一篇，略之如左，以補物類相感志所未及。「客有籠鳥者

，謂爲『崖雞，』丹喙朱趾，佳尾鳩臆，火倍鴿，蓋雉屬也。因指其喙，此雛時殊黑，成

翮而飛，始蛻其喙，褪黑出丹，鸚鵡之褪易其色，崖雞之褪，并脫軀殼；方褪時，喙吭腫

蘇，如蛇蛻然。因言蛇蛻如蟬蛻殼，枯虛裂頂而出，如更生然。座客或言鹿蛻眼，常求亡

羊，得鹿窮谷草中，故時閉而新睜未啓。又有言獺蛻肝者，曰獺肝凡十二析，月腐一析，

則他一析更新，循環歲更，故諺曰：「人心象膽，世事獺肝。」又有言獺蛻角者，獺，野羊

也，大者重千斤，方蛻時，自投絕崖，冀震撼以自解；而獺亦自決死矣，已甦而自逸，但

不能脫其蛻期，若麋鹿之冬夏云。有趙生者，因言其地多麝，曰：前人言麝噬虺食柏而香結，退臍而藏，覆以自珍，吾邑會甯無柏，麝將何食，麝春和，其臍自張，獵諸花卉，得其香而括之，蠅蠃集其臍，臆然亦括之，凡諸花香蟲肉，皆香材也。遇蛇回旋數周，撐足張臍以當之，蛇自起而納諸臍，獵人得其臍，或收蛇不既者，或收而未化，化而不盡者，大抵蛇爲其香之主也。言既，客有談龍者，龍之蛻以首，昔見晁氏蓄藥，嘗得全首，置牖下高可二尺許，或得之地中，或得之石中，然不得其蛻之詳，「文矯異甚可喜。」

趙又辨鳩逐婦一則云：鳩逐婦，乃感天地之雨暘而動，其雄雌之情，求好逑也，非逐而去之之謂，歐陽永叔云：「天將陰，鳴鳩逐婦啼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非也。

趙又云：韻書五噫，噫本平聲，楊眉菴莫解梁鴻五噫歌，趙大洲梁君五噫今安否，皆作去聲誤，按字書噫，音依，恨聲，又音隘，飽食氣滿而有聲也，則依音爲是。

楊用修言：何仲默謂宋人尙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如且從毛鄭。

胡釘鉸事，或言列禦寇，或言柳文暢，王性之默記，又載諸先生遇慈上座事云，他日見胡釘鉸者，知吾所在，後諸爲章惇引薦，特置第五中，勉往置冠帶，而作帶者極有士人風範。

，問之，卽胡釘鉸也，驚問慈上座何在，曰：「上座於人，一舉意卽知之，且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也。此胡釘鉸又異人矣，一耶二耶？」

寶應孝廉陶成字雲湖，朱升之大參妻父也，以畫名家，偶閱王兆雲揮麈新談載其行事，怪僻甚，殆郭忠恕之流。成小時從師，見其妻卽圖之，次見其女，又圖之，皆逼真。師怒逐之，寫花鳥人物最工，芙蓉尤入神品；然與物多忤，性不可測識。有富人欲求之而不敢言：乃於其遊歷之所，遍栽芙蓉，秋日花盛開，成過之喜甚，主人已預具絹素張于庭，立成二十幅，索酒痛飲而去。嘗同升之赴會試，距試期僅三日，忽語升之曰：「聞張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從我遊乎？」升之不可，成買小車，徑造其家，痛飲花下，五日乃去，遂誤試期。嘗以挾伎事露，御史知其名，欲全之，觀其贈伎詩，曰：「此殆非子作，」成爭曰：「天下歌詩，豈有出陶成之右者，而謂他人作乎？」竟坐除名，晚遇一伎甚美，而不肯與接，成自織錦裙持見之，精類鬼工，伎乃大喜，既遂挾伎以遁，坐謫戍邊。

陳寒山（函輝）云：王立穀字伯無，少入雞足山，忽逢伽葉，引入石壁中，語之曰：「汝墮火宅中，行慈忍戒，他日勇退急流，橋下前身猶在，」既出，壁合如故，王遂持戒殺終

身。」

高念東侍郎，遊山陰道上有句云：「筇杖古松流水外，蒲團修竹繚風間，予愛之，命畫師禹鴻臚（之鼎）寫爲二圖。

大唐傳載云：顏魯公刻姓名于石，或置高山之上，或沉大洲之中，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此因杜元凱事而傳會之耳，魯公碑版照曜天下，安用區區爲爾，亦陋甚矣。

李龜年有弟彭年鶴年，開元中皆有盛名，鶴年善歌，製渭州，彭年舞善，龜年善打羯鼓，見大唐傳載，

康熙辛亥，宋荔裳琬在京師，一日，招龔芝麓大宗伯，梁蒼巖大司馬，及予兄弟，飲梁家園子，予首倡，偶用纈字，明日梁問予纈字之義，對不能悉。按潘氏記聞云：唐明星柳婕妤，滴趙氏，性巧慧，鏤版雜花，打爲夾纈，代宗賞之，命宮中依樣製造，又西河記西河婦女無蠶桑，皆著碧纈，韻書但言文繪耳。

上巳卯南巡視河，賜江蘇巡撫臣宋榮「仁惠誠民」四大字，又賜「懷抱清明」四字，癸未，以河工底績，再南巡，渡江，駐蹕江天寺，（卽金山寺。御賜今名，）榮時扈從，奏云

：「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御書「西陂」二大字賜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  
玉音云，「此二字頗不易書，」榮再奏云：「二字臣求善書者，多不能工，刑部尙書王士  
積少與臣爲同學，嘗云，二字倘得御書，乃爲不朽盛事，」上笑而書之，卽以頒賜，頃之  
，駕回行宮，又命侍衛取入，重書賜焉。再賜清德堂大字，榮西陂有緯蕭草堂釣家菱梁諸  
勝，常邀予輩同人賦詩，今果獲御書張之，不世之遇也。古名臣別業最著，無如午橋平泉  
，皆地以人重，願未聞有此；矧輞川盤洲以下乎？榮有扈從紀恩詩紀其事，中一首云：「  
御筆傳來訝再三，西陂寶墨祕龍函，一時盛事流傳速，已入漁洋續偶談，」

李庶常麗生，（暄亭）蔚州人，示予雲中節義錄，所錄闖寇之難，大同殉節者五人，宗室  
二人，永慶郡王某管理襄垣王府事，鎮國中尉俊宰巡撫衛景瑗韓城人，監司朱家仕河州人  
，其一則諸生李若葵也。衛公本末，載諸他書甚著，餘得略而書之，永慶郡王，失其名，  
居大同甲申正月，李賊將出雁門，掠雲中，諸王府謀迎降，王獨大言曰：「堂堂親藩，奈  
何降賊，持何面目見太祖列宗于地下乎？」賊至，王介冑，率左右鼓譟出，將赴敵死，顧  
左右曰：今日乃孤畢命時也，卿輩甯死同時勿辱賊手，方抵城門，會總兵官姜瓖叛，出迎



賊，與王衛士戰，射王中肩，王死之，官屬殲焉，瓌遂以城降。鎮國中尉俊宰被服儒雅，善八分書，慷慨好談節義，賊逼城，聚弟姪謀曰：「所不遣汝曹先去者，欲同急難耳；然同死無益，汝不聞微子之去，伍員之覆楚乎？我死，使人知宗室有殉國之臣，若輩各從其志，惟不可降賊以辱國，」乃闔戶大書于壁曰：「襄垣管理，殉國盡忠，」旁注「九二慧泉」四字，遂自剄，九二行也，慧泉其字，數日家人歸，殮之，顏色如生，朱家仕中崇禎戊辰進士，巡撫衛景瑗雅重之，聞寇警，衛公召集文武衆僚屬，歃血漢壽亭侯祠下，衛既歃，總兵官姜瓖有異志，逡巡不進，家仕獨義形于色，誓不與賊俱生，城陷前一日，赴井死，諸生李若葵率妻子同縊，題壁曰：「一門俱死，大節已完，」七日始殮舉家顏色如生。

（代王明太祖第十二子，國大同諡曰簡，）

七月初一日，上聞裕親王薨，自行在冒雨回京師，至東直門，望城而哭，未入宮，先駕臨王府，率皇太子哭奠，既舂輦，哭不絕聲，入大內，避正殿，居延禧宮，諸王貝勒內閣部院九卿八旗都統等文武諸臣，慰問起居，請節哀，仍赴蒼震門，請駕還宮，不許，王慈惠謙和，動必以禮，上素篤手足之愛，朝論以爲不愧漢之間平云。

是日，又命皇太子，詣恭親王靈幄奠酒，

予前記雲間有木工蕭姓者，能詩，未詳名字，近讀觚賸乃知蕭名詩。字中素，別字芷厓，博學能文，尤長于詩，嘗有五言云：「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七言云，「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皆佳句也。

初五日，裕親王殯于齊化門外郊園，皇太后皇上東宮，皆臨王府親送，滿漢內閣九卿，皆送至園，奠畢歸，入朝上傳尙書臣士禎，大理寺卿李斯義，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呂琨同內閣戶部赴乾清門，問山東今年水災情形？并問前遣官照口外養蒙古例往賑，實有益于百姓否？臣士禎奏「皇上軫念民艱，特遣人員，照口外養蒙古之例，賑濟地方，大小官員，仰體聖意，實心料理，不敢文具視之，自實有裨益于百姓；但今年之災，非比去年；去年被水，不過十餘州縣，今年則六郡無不被水，加以丹災視去年不啻數倍，今舊穀已盡，新穀絕望，民間所苦，在于無米，」上諭戶部尙書凱音布速發通州倉米往賑。

初六日，駕幸口外，

袁氏自江左已來，淑粲察昂，歷著高節。及唐初，文皇將選東宮官屬，謂岑文本曰：「梁

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對曰：「隋師入陳，百司奔散，唯袁憲侍側不去，王充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獨不署名，父子皆稱忠烈。又袁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族，雖瑯琊王氏，繼世台鼎，而累朝首爲佐命，恥與爲伍，朗孫誼，虞世南外孫也，爲蘇州刺史，謂司馬張沛曰：「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顧矚，始可稱舉，老夫是也，」宜其高自位置如此。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五字，初唐所少，信明吾鄉益都人也，以五月五日午時生，有異雀數頭，五色畢備，鳴于庭樹。初仕隋，爲堯城令，竇建德欲引用之。族弟敬素爲建德鴻臚卿，勸以立事，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漁者，尙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僞朝，」遂隱太行山，貞觀中應詔，舉爲秦川令，卒，信明不獨才名冠一時；而大節毅然，尤爲可書，其自負詩過李百藥，非蹇傲也，鄭世翼何許人，乃敢肆其輕薄耶？

全州謝良琦，字石臞，能爲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判常州，恃才傲睨，意不可一世，常以謁巡按御史，與予解后公廨，初未相識，彼此不交一言罷去，旣而知其予也，乃遣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勸，後貽其刻集中有爲予漁洋詩序，予笑語人，謝君何前倨而後恭耶？

會同年江陵胡默齋（在恪）官江南提學，聞謝名，過毘陵，因召見之，謝時有母之喪，要經而往，甫登舟，胡亦卞急人也，望見之，怒甚，急使麾去，謝傲然不屑。予按唐李林甫欲致蕭穎士，時穎士居喪廣陵，聞召詣京師，縑麻謁林甫于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卽令斥去，穎士忿，乃作伐櫻桃賦以刺之，與良琦事正相類。

舊唐書爲李巨川作佳傳，列于文苑，始終無貶詞。新唐書則置之叛臣傳，特書其導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李筠之罪，使非宋景文，則巨川首惡，網漏吞舟矣，春秋之義謂何？然新書既以僕固懷恩李懷光李錡等爲叛臣，又列李正己師古師道吳少誠元濟等于藩鎮一進一退，其義何居？每開卷至此，輒爲憤懣移日。

致仕前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伊桑阿卒，公，漢洲人，順治乙未科進士，康熙戊辰，以禮部尚書大拜，在相位十五年，壬午，以病予告，至是卒，年六十六，謚文端，黃山湯泉皆朱砂，天啓中，或浴于泉，見一鼠躍出，純赤色，長尺餘，曰朱砂鼠。

古今文人，有名不大著，而其詩實卓然名家者，世人多耳食，抑何從知之。如歸田錄所載謝伯初景山送永叔謫夷陵詩，中聯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才華蜀錦張，下國難留金

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明欽天監博士馬軾字敬瞻，送岳季方閣老云：「玉嶺瘴高烟蔽日，兩孤雲濕雨鳴秋，」結句，「祭罷鱗魚歸去飽，刺桐花外月如鉤，」右二詩，即使當世專門名家，操觚染翰，未必能到：論者不可狗名而失實，故特表而出之。

常愛杜詩，「兩邊山不合，終日子規啼，」又明初人詩，「數家茅屋臨江水，一路松風響杜鵑」寫蜀江風景，宛然在目，予曾擬作一聯，送同年張仲誠沐知資縣云，「子規聲斷處，山木兩來時，」又「嘉陵驛路千餘里，處處春山叫畫眉，」皆眼前實景也。

歐陽公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蘇公云：「歲云莫矣，風雪凄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熒，時于此間，得少佳趣，」此等寂寥風味，富貴人所不耐，而予最喜之；政苦一年中如此境，不多得耳，二公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歐公有刑部海棠·及刑部看竹詩，今刑部詎復有此游觀之勝耶？

予嘗謂詩文書畫，皆以人重。蘇黃遺墨，流傳至今者，一字兼金，章惇京卞豈不工書，後人糞土視之，一錢不直，所謂三代之直道也。永叔有言，古之人率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使顏魯公書雖不工，後世見者，必寶之，非獨書也，詩文之屬莫不皆然。

歸田錄記陶穀召對便殿，徬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穀乃趨入，予嘗笑之，穀欲效汲長孺而其奉使南唐吳越，狼狽乃爾，疑出兩人之所爲，又何歟？

御史言事，不先白臺長，自宋劉子儀爲中丞始。

李方伯紫瀾濤自桂林歸，求爲母夫人作傳，貽予楊孟載手錄眉菴詩集五大冊，雖書法未爲當家；然先哲故物，可寶惜也，每幅有子京墨林項叔子琴書清暇等印，蓋禾中項氏藏本也。卷首自識，行未有「業字號」三字，云：余自離吳門，未嘗作詩，間有所述，不復存稿，邇來西江，意或得追理舊業；而案牘山積，雖罷極鴛鴦，猶不及十之二；矧從容筆硯間哉？固知有愧于穆之也。冬十一月宜春俟上猶臨江（冬字至侯字一勾，下一圈，勾疑有誤），余奉省檄，執雁諷軍門修聘禮，自己未至丙寅，往返者八月，凡目所睹，身所歷，念慮所思，得短章五七言古律絕句四十首，如春山早鶯，初出深谷，舌強語澀，殊不成音，欲棄置水中，復念予友方君以常，每以不得見舊稿爲憾，姑存此以貽方君，君長于詩，尤工唐人五言，與余友張羽來儀爲倡和，友云：吳人楊基謔後書五言一篇云：「今夕復何夕，

夢我生平友，握手無所言，但道別離久，覺來聞秋蟲，空堂竟何有，不知千里道，君魂果來否，當年亦如夢，聚散一回首，起坐誰與親，鐘鳴月穿牖，「其詩分體不分卷，凡若干首，不止序所云奉使四十首也。按孟載始以薦爲江西行省幕官，此蓋江西時所自書，首卷起寓懷十二首，與今本同，但今本作感懷耳。按眉菴集中，有秋日懷方員外詩，張靜居集亦有元日雪懷方員外以常送方員外歸吳興詩，所云「晴春入舊臘，積雪含清暉」是也，方蓋吳興人。

王徵士集四卷，都少卿元敬所定，有元敬及浦杲序，徵士名彜，字常宗，又號媯雌子，洪武初，與高季迪同修元史，後亦同死，魏觀之難，元敬稱其古文明暢英發，又或以爲吳中四傑之一，以常宗代張來儀者，今觀其詩歌行，擬李賀溫庭筠，殊墮惡道，餘體亦不能佳，詎能與高楊顏頰上下乎？固知高湯徐王之說，誕而無徵矣。此本嘉定門人陸廷燦扶照所刻。王元之五代史闕文僅一卷，而辨證精嚴，足正史官之謬。如辨司空圖清直大節一段，尤萬古公論所係，非眇小也。如敍莊宗二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爲武皇父子寫生，歐陽五代史伶官傳全用之，遂成絕調。惟以張全義爲亂世賊臣，深合春秋之義，而歐陽不取

，于全義傳，略無貶詞，蓋卽舊史以成文耳，終當以元之爲定論也。元之吾鄉鉅野人，其小畜集三十卷，黃俞邵虞稷千頃堂有傳本惜未及借錄。

元吳師道禮部集二十卷，詩九卷，雜文十一卷，師道金華蘭谿人，與許白雲講明金仁山之學，而與黃晉卿潛，柳道傳貫爲友，故其學問文章，遠有統緒，時稱其爲文清勁，善持論，友人朱簡討竹垞常稱之，此本乃崑山徐少宰果亭（秉義）寫以見貽者，吳至治辛酉進士，仕止國子博士，致仕加禮部郎中，故集稱禮部云。

吳師道仙山秋月圖詩，自注，宮扇馬遠畫，宋寧宗后楊氏題詩，自稱楊妹子，詩中感慨濟王之事，以楊妹子爲楊后誤。

陸廣微吳地記所載，如語兒亭等，最爲可笑。又多可疑者。如馮驩宅，謂在吳縣東北二里五十步，有彈缺巷，又謂海鹽縣東十五里，有公孫挺陳開疆顧治子三墓尤謬。按齊乘云三十家在臨淄南一里，一基三家，晏子春秋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齊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于公，餽之二桃云云，是事真妄，固不足辯，然三子齊臣，死不葬近郊，而遠葬吳地，此復何理？至于馮驩宅之譌謬，又不煩筆筭者也，與張竊有墓在平原，班超有墓在長清，同



一傳謫，齊乘已辯其非矣。

世言瓊花，天下惟揚州著釐觀一株，故宋人作無雙亭于其側，然元遺山續夷堅志云，鄂縣南十里炭谷，入谷五里，有瓊花樹，大四人始合抱，逢閏卽花，以初伏開末伏乃盡，花白如玉，中有玉胡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著地，乘空而起。按此則不止廣陵有之矣。

## 卷五

康熙己巳庚午間，在京師，每從朱錫鬯黃俞邵借書，得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爲冠，因鈔其所安遺稿一卷，以周弼伯弼汝陽藁臨江鄧林性之皇琴曲金華杜旂仲高癖齋小集附之，數子者，名不其著；而其詩實足名家。按吳正傳跋杜端父墨蹟云，杜汝霖仁翁學于胡安定，爲李公擇所稱，其孤陵，陵五子：旂伯高，旂仲高，旂叔高，旂季高，旂幼高，伯高登呂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求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中，兩以制科薦，有橋齋稿，仲高占湖漕舉首，與吳獵楊長孺善，著杜詩發微癖齋稿，叔高嘗問道考亭，與辛幼安諸公游，端平中，以布衣召入祕閣校讎，季幼文亦相上下，幼有粹裘集葉正則爲序，人稱「金華五高」伯高爲最，旂子去輕，此帖乃去輕手筆，蓋先大父碧溪翁

之友，宋末士競舉子習，而杜氏一門，子孫獨尙古文章，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下至字畫亦異，此紙深得山谷老人筆意，要非不習而能也。

白樂天論詩，多不可解，如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句，最爲下劣，而樂天乃極賞嘆，以爲此等語，在在當有神物護持，悖謬甚矣。元白二集，瑕瑜錯陳，持擇須慎，初學人尤不可觀之。白古詩晚歲重複，什而七八，絕句作眼前景語，却往往入妙，如「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可憐八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類，似出率易；而風趣復非雕琢可及。（敷水在華州東，水出羅敷谷，酈注，敷水又北逕集靈宮西，予過其地，憶白詩亦爲之流連而不發也，）明天啓時，內官多購異花，種于臨幸之處，有紅水仙蛺蝶菊番蘭柿之屬，陳懔天啓宮詞云：「春風香豔知多少，一樹番蘭分外紅，」又云卽美人蕉。

南唐名臣，如韓熙載，孫忌，王仲連，皆山東人，而著述之多，無如朱遵度，遵度青州人，好藏書，高尙其事，閑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書若干卷，見鄭文寶江表志，然陸馬二南唐書皆不爲遵度立傳。

予昔輯論法考，頗以一字二字爲疑，讀獨孤及毘陵集呂諲論議，初擬論肅，而度支郎中嚴郢駁之，謂「國家故事，宰宦之諡，皆有二字，以旌德章善，語諡忠肅」及復駁之云：「文王周公晉文，武功極盛，而皆諡文，冀缺甯俞隨會文德豈不優，而皆諡武，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諡，非古也。唐興杜如晦諡成，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岑文本諡憲，唐休璟諡忠，魏知古諡忠，此皆當時赫赫以功名居相位者，不過一字。由此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在字數，則是文武成康，不如威烈王慎觀王也，齊桓晉文，不如魏安釐，秦莊襄，趙武靈，楚考烈也，「其言甚辯，卒用及議，是在唐時，已不知一字二字之例謂何矣。（諲爲宰相，而史入良吏傳，亦所未喻，）唐獨孤及至之毘陵集二十卷，補闕安定梁肅所編，肅後序稱門下生，蓋其門人也。集首有虔州刺史李舟序，未有吳郡祝允明跋：云是吳文定所鈔東閣本。予按皇甫湜論業一篇，歷評唐人文章，稱獨孤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谿壑。今讀其文，殊不盡然；大抵序記猶沿唐習，碑版敘事，稍見情實，仙掌函谷二銘，琅邪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陣圖記，是其傑作，文粹略已載之，權德輿議及論曰：立言遣辭，有古風格

，濬波瀾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善而秉方冊，及之爲文可徵矣，卒諡曰憲，（及位止牧守，而得諡，亦非常格，）

唐歐陽詹四門集，八卷之中，棧道銘，弔九江驛碑材文最佳，其自明誠論，有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安得此離經畔道狂諱謬悠之論耶？韓文公與之同時同年，獨作原道原性諸篇，不愧稱大儒矣！

蔡卞，壬人也，然其作毛詩雜解，頗有可取者。如木瓜詩云，「齊桓信義及于諸侯，率懷其德，不專畏其力，故問遺得以稱其重輕以爲禮，」孔子所以嘆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

天啓中，小人造東林朋黨錄，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東林籍貫，盜柄東林夥夥，壞封疆錄諸書，以媚逆璫，殺諸君子，與蔡京黨人之碑，韓侂胄僞學之禁無異。然其中亦有以小人竄入者，如李清臣章惇曾布張商英之屬，與溫潞諸公同列，是又不可解也。如朋黨錄中之願秉謙，周延儒，魏應嘉，馬三元，點將錄中之許其孝，魏應嘉，郭鞏，陳保泰，楊春茂，同志錄中之張我續，東林籍貫之郭鞏，張文熙，薛貞，盜柄東林夥夥安某等是也。

宋龐翁詩集一卷，長樂敖陶孫器之所著，器之非江西詩派中人，而詩深得江西之體，其評詩最精，嘗自云，「此評手書兩紙，一貽莆陽劉潛夫，一貽同舍朱仁叔，」其自貴重如此。韓平原當國時，題詩臨安酒家壁，弔趙忠定公云：「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幾罹于禍，亦奇男子也。

句曲外史雜詩一卷，元張雨伯雨著，詩多拗體，予最喜其絕句，如「凌波仙子塵生機，空谷佳人玉鍊容，不奈天寒風露早，日高猶傍錦熏籠，」（三香圖）「弁山南下幽人宅，萬箇長松水一瓢，月到三層樓上夢，鯉魚風起駕春潮，」（萬壑松濤）「雞犬茅茨接暝烟，自平林如薺遠連天，急披奇句無人賞，已近飛鴻滅沒邊，」（黃子久畫）頗有坡谷遺風，自題云：乙酉歲，自春徂夏，霖雨時多，日處幽篁中，未有裹飯過子桑者，閑弄筆研，寫詩盈冊，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子英過之持去，勿示不知我者，雨告，

章丘李中麓太常（開先）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文進吳偉陶成社董爲第一等，倪瓚莊麟爲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王弇州與之善，嘗言過中麓草堂，盡觀所藏畫，無一佳者；而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

未足爲定論也。畫品略云，戴文進如玉斗，精理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人戰鉅鹿下，猛氣橫發，加于一時，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雲白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羅浮早梅，巫山朝雲，仙姿靚潔，不同凡品，莊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沐，倪雲林如几上石菖蒲，其物雖微，以玉盤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賈浪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譏焉，

宋予祠之制，予昔與亡友葉訥菴侍郎辯之，載池北偶談，然語焉弗詳也。考趙昇朝野類要云：舊制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閑之祿，神宗置宮觀之職以代之，取漢祠官祝釐之義，雖曰提舉主管某宮觀，實不往供職也。故奏請者，多以家貧指衆爲詞，降旨則曰「依乞差某處宮觀，任便居住，惟京師宮觀，不許外居，」此雖優士大夫之典，而儕衣冠于道流，亦自非理。

答簪之簪，有平上二讀，元次山「能帶答簪全獨而保生」蘇子美松江觀漁詩，「擬來隨爾帶答簪，」謝幼槃嚴陵詩，「身前萬事一答簪」皆在青韻，今小本詩韻，止收答字誤。宋二謝無逸幼槃適，皆江西詩派中人，潘邠老亦派中人也，幼槃竹友集云，邠老嘗作詩云

，「滿城風雨近重陽」邠老亡後，無逸兄用此句，足成四篇，今去重陽只數日，風雨不止，淒然有懷，作二絕句，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涕覆面，詩云：「地下修文兩玉人，清詩傳世墨猶新，却因風雨重陽近，獨立蒼茫淚一巾，」「阿兄溫潤玉介導，我友澹薄朱絲絃，只疑蟬蛻遊八世，醉插茱萸若箇邊，」邠老詩句，至今蕤苑流傳，爲重陽口實，而二謝同時有詩，迄無知者，因識之，續成一則詩話，亦使邠老不寂寞也。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文雅潔，楚楚有法度，不減其詩。

陸放翁晚節，以韓侂胄南園記爲世口實，葉紹翁三朝聞見錄云：有鄭棫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礪石以獻，韓以陸記爲重，仆鄭石瘞之地，韓敗，棫竟得免，人固有幸不幸哉。

宋張孝祥于湖集僅四卷，門人謝堯仁弟華文閣直學士孝伯序之，于湖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爲謫仙人，天性倜儻，勇于爲義，真西山目于湖生平雖跌宕，至于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每作爲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而堯仁謂其水車詩，活脫是東坡，然較蘇氏畫佛入滅，次韻水官韓幹畫馬等數篇，尙有一二分劣。又謂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吞

東坡有餘矣！觀集中詩，亦是學步江西，尙未到後山境界，遽欲上擬坡公安矣，在南渡之初，亦下放翁遠甚。

唐衡州刺史呂溫集十卷，詩二卷，雜文八卷，溫于詩非所長，贊頌等，時有奇逸之氣，如史所稱凌烟閣功臣贊，張始與畫像贊，及集中三受降城，古東周城，望思臺，成臯諸碑銘，皆有可傳者；惟武侯廟記，持論頗謬，同時劉禹錫柳宗元亟稱之，溫亦伾文之黨，八司馬之貶，以使吐蕃，獨免于禍，與竇羣羊士諤共傾李吉甫而其父渭亦附裴延齡皆非長者，蓋其門風如此。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于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游于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黃太史，正以不深染江西派爲佳。」

唐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昔人謂其工爲情語，善窺窕之思，觀集中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詞歌者葉記等信矣。然頗類傳奇小說，姚鉉概不之錄，毋亦以其誕謾不經耶？至以滄寇李同捷之誅，朝廷與柏耆牽連同貶，實以兩河諸將之譖，姑譎罰以悅其心耳；而晁公武遽以爲



亞之狂躁，輔者爲惡，愚矣哉。吾讀下賢與鄭使君書而悲之。

李白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此獨謂三百篇耳；若從來韋孟等作，有何與寄，但如嚼蠟耳。風雅中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等句，後千萬世縱有能言，更從何處著筆耶？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徐鉉寶臣著，宋都官員外郎胡克順所撰，天禧中表進，批答甚優，五代時，中原喪亂，文獻放闕，惟南唐文物，甲于諸邦，而鉉鐙兄弟，興韓熙載爲之冠冕，常侍詩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風，入宋，與湯悅（卽殷崇義）奉詔撰江南錄至金陵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爲言，誅後主文，尤極悱惻，讀者悲之，老學叢談記常侍入汴，市一宅居，後見宅主貧甚，曰：「得非市宅虧價而至是耶？吾近撰碑文，獲潤筆二百千，可以相濟，其人堅辭，亟命左右輦致之，其厚德如此，集外又有稽神錄若干卷，予家亦有寫本。

虎爲西方猛獸，毛族皆畏之；然觀傳記所載，能制虎者，不一而足。如獅子銅頭鐵色，能

食虎豹。駮如馬，一角，食虎豹。茲白出義渠國，食虎豹。曾耳似虎，遇虎則殺之。駒犬能飛，食虎豹。黃腰形似鼠狼，取虎豹心肝而食。竹牛能伏虎，生子竹中，虎行過，卽懼伏。又蝟能制虎，諾臯記拂胃食虎，猾無骨，入虎腹，自內齧虎。漢武帝時西域貢獸如狸，以付上林，虎見之閉目不敢視，或曰猛獠也，五色師子，食虎于巨木之軸，近見南海子象與虎鬪，往往殺虎，則虎之威，亦僅僅耳。

康熙十五年，餘姚有客山行，夜宿山神祠，夜半有虎，跪拜祠下，作人言乞食，神以郭樵夫許之，明晨伺于祠外，果見一樵過之，逆謂曰：「子鄧姓乎？」曰：「然，」因告以夜所聞見，戒勿往。鄧曰：「吾有母，仰食于樵，一日不樵，母且饑，死生命也，吾何畏哉，」遂去不顧，客隨而覘之，樵甫采薪，虎突出叢箐間，樵手搏數合，持虎尾盤辟，久之，虎不勝憤，乃震哮，一躍拔尾，負痛遁去，樵逐而殺之。客逆勞之，樵曰：「感君高義，盍導我至廟下，」既至，大詬，以死虎示神曰：「今竟何如遂碎其土偶，樵一笑躍上神座，瞑目而逝，鄉人重爲建祠，額曰鄧公廟。

上諭戶部蠲免山東康熙四十三年地丁錢糧，刑部尙書臣士禎，大理寺卿臣李斯義等公疏，

謝恩？

十月十一日，駕幸西安府閱駐防滿洲兵馬，

上諭獨免山西所欠谷草，大學士臣吳璵，臣陳廷敬等公疏謝恩，

獨免陝西四十二年以前，積欠錢糧，右春坊贊善臣范光宗等疏謝，

山西平定州知州劉學嘉，上疏爲其父劉欽鄰請諡，略云：「臣父某，係順治辛丑科進士，原任平樂府富川縣知縣，康熙十三年值孫逆（延齡）叛亂，罵賊殉節，仰蒙聖慈，溫綸洊錫，優贈太僕寺少卿，廕子入監讀書，特賜祭葬，以小臣疊邀異數，臣捐糜頂踵，難報高厚于萬一，但查蘇松糧道臣馬逸委伊父馬璠原任永嘉縣知縣，與溫處道臣陳丹亦同時殉節，屢被聖恩優卹，四十二年，皇上南巡，逸委爲父請諡，仰蒙俞允，臣父欽鄰死節，與璠正同，幸逢聖駕西巡，誠千載一時之會，用敢披瀝下誠，援例上請，懇照馬璠之例，一體予諡，「奉旨下部議，賜諡忠節。」

特起前贛南道副使劉蔭樞，爲雲南按察使，蔭樞，韓城人，官給事中，有剛直聲，外轉註誤，革職家居；至是由廢籍擢用人皆誦知人之明云。

十月，蒙恩賜內閣九卿西域蒲桃人二株，臣以尙書與焉，

十二月，恭頌萬壽節覃恩誥命三軸，祖父皆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尙書，祖母母皆夫人，己階資政大夫、妻贈夫人，

特擢提督山西學政翰林院侍讀汪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兼督陝西學政，

禮部右侍郎王頊齡，轉左侍郎，以內閣學王九齡，爲禮部右侍郎，同胞兄弟也。其胞弟鴻緒，時爲工部尙書，兄弟三人，同時八座。

特諭蔚州壬戌進士魏學誠，改官翰林，故刑部尙書象樞子也。以其父居官清正，故有是命。

學士初無大稱，唐中宗欲以寵大臣，始有大學士之名。五代有文明殿大學士，爲宰相兼職；明設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凡五，正五品，後又添設謹身殿大學士而爲六，加尙書乃爲正二品。

王西寧仲威鉞暑臆臆說說山繭一條甚悉，可補孫文定（廷銓）山蠶說所未及，輒錄于此。

藥溪談記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櫛絲」爾雅曰：「櫛山桑」師古曰：「山桑之絲，其朝中琴

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以之爲絳，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紬，」爾雅又曰：「蠨桑繭，繡由，樗繭，」今萊陽之山繭紬，蓋樗繭也。按山繭，卽禹貢之檇絲，今之山繭樗繭又別一種，乃今之樗紬也。樗，不才木也，土人嫌其名，故借名樗，取莊子大椿之義，然則爾雅所云蠨桑繭，卽今山桑檇絲是也，繡由樗繭，今樗絲借名樗繭是也。（山東謂樗爲臭椿，）

又記燕窩一條云，燕窩名金絲，海商云：「海際沙洲生蠶螺，臂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吐出，結爲小窩，啣飛渡海，倦則棲其上，海人依時拾之以貨，」又云：「紫色者尤佳，」湖海搜奇又云：出廣東湯江縣，乃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陳晉州士業（引緒）云：極喜古琴銘四句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嶠曉，」能理會此段，便是羲皇以上人。王山史（引撰）嘗取俞益期牋云：「步其林則寥朗，庇其廕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

士業又云：陸務觀梅宛陵別集序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坡公又有和梅之作，今集中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矣。

宋閨秀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吾郡人，詞家大宗，其集名漱玉，而詩不概見，兄西樵昔撰然脂集，采摭最博，止得其詩二句云：「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此外了不可得，陳士業寒夜錄，乃載其和張文潛浯溪碑歌詩二篇，未言出于何書，予撰浯溪考，因錄入之，詩云：「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鬪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爲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支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功銘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爲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又「驚人興廢傳天寶，中舉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奸雄，但說功成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號秦韓國皆天才，苑中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峯，峯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尙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胡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祇能道春齊長安作斤賣，右二詩未爲佳作，然出婦人手亦不易，矧易安之逸篇乎？故著之。

馮吉少卿五代相道之子，世但知其無賴，不知其頗有文學。釋文瑩玉壺清話云：「吉凡賓僚飲讌，常爲不速之客，酒酣，輒彈琵琶，彈罷起舞，舞罷賦詩，自謂馮三絕，嘗撰昭憲太后諡，舉朝嗟服，予謂此子欲學晉人作達，當不減謝鎮西，勝長樂老多矣，可謂幹父之蠱者也。」

宋戚密學綸，初知太和縣，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祖先，櫛沐蟻蝨，」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後者，此與唐太宗縱囚何異。近見吳江鈕玉樵琇所記亞穰（音來）事尤奇。亞穰者，廣東增城縣獄卒也，爲人樸愿，萬歷戊午，歲逼除，獄囚五十餘人，相聚而泣。亞穰問之，對曰：「歲朝將屆，邑之人父母妻子，皆得聚首；吾曹獨陷縲紲，相見無由，是以悲耳，」亞穰俛首良久，曰：「無難也，」但汝曹勿負我，」衆環叩其故，曰：「與爾輩約，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畢赴獄，我縱爾罪當死，爾不來我當死，爾來而一或不至，我當死，卽不釋爾吾算盡，亦無所逃死，等死耳，何如爲此一事，快然而死也，」言已，悉縱，明年新正二日，囚悉至如期集者，按籍呼之，不逸一人。亞穰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趺坐而化，衆哭拜，浴其體而加漆焉。事聞于縣，縣上巡按御史，聞于

朝，以爲縣之獄神，廟祀至今，疾病疫癘，禱之其應如響，陸文定公餘雜志云：「蘄州刺史呂元膺，當錄囚，囚白有父母在，元且不得歸省，呂釋械放歸，如期而至。又臨淄令曹據囚陷大辟，新歲問知其有父母，放令歸家，至期歸獄。正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以必能者也；然而太宗賢君也，戚呂曹士大夫也，亞穉一獄卒耳；而能爲賢君名臣之所爲，不尤異乎？」

宋牧仲中丞行賑邳徐間，于村舍壁上，見二絕句，不題名氏，真北宋人佳作也。「橫笛何人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

歷下孫氏，有別墅在濟南郡城西北十里而近，其地四面皆稻塍，與嵒華兩山相望，園中有泉，相傳趙松雪洗硯泉也。一日園丁治蔬畦，得石刻于土中，洗剔視之，乃松雪篆書二詩。「抱膝獨對華不注，孤吟四面天風來，泉聲振響暗林壑，山色滴翠落莓苔，散髮不冠弄柔翰，舉杯白月臨空階，有時扶筇步深谷，長嘯袖染烟霞回，」「竹林深處小亭開，白鶴徐行啄紫苔，羽扇不搖紗帽側，晚涼青鳥忽飛來，」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趙孟頰題，松雪



篆不多見，此石刊缺處，惜爲石工以意修補，寔失古意，今其地名硯溪在灤口之北，康熙丙子，余以祭告使秦蜀，過劍州之南門外，有小廟一區，方改作，問之曰：「鄧艾廟也。」余謂不祀姜伯約，反祀鄧艾，于義悖矣；乃從來有司，無昌言毀之者何也？欲賦詩正之未果，後見唐人唐彥謙一詩云：「昭烈遺黎死尙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已先我而言之矣，以此見三代之直不泯。

「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皆柳文暢詩也，六朝名句，灼然在人耳目者；而某詩話謂吳興趙孟頫有句云云，置之齊梁，矯矯有氣，可謂眯目人道白黑；而詩話類編取之，亦不注作者名氏，閱之不覺捧腹。當是松雪嘗書二詩，渠遂謂是趙作耳。又如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是坡公古詩首四句，而朱隲撰明詩平論乃以爲陳繼儒絕句，蓋亦以陳嘗書此四句而誤也。又姚佺撰詩源載一詩云：「白口騎羊三洞遠，青天捫蝨萬峯高，」乃宋末人詩，見謝翽天地間集而不之知。然如麗江木青太素軒詩「不是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卽宋人賀家湖上天花寺詩，牧齋亦載之列朝詩，何也？

謝元暉「洞庭張樂地」李太白黃鶴西樓月二詩，同是絕唱。唐人劉綺莊詩，「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回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妙處不減謝李。徐昌穀「洞庭葉未下」一篇，尤爲清警，右四詩皆奇作也。

頃有太學生某來謁，言近日旗下子弟，競尙一書，書肆價直爲之頓貴，因叩何書，某俛首久之，對曰：「似是文選昭明」余匿笑而罷，

明詩至楊升菴，另闢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學者。其詩如詠柳「垂楊垂柳綰芳年」一篇，世共知之。又古意「凌波洛浦遇陳王」鷓鴣詞「秦時明月玉弓縣」關山月「迢迢賤妾隔湘川」出關擬唐人「狼弧芒角正鸞環」塞下曲「長榆塞上接龜沙」諸篇，工妙天成，不減前作。又青蛤行寄內絕句亦絕妙，大抵皆自古樂府出。益都王遵坦太平論，明詩獨推新都爲性之者，亦自有見

王端簡公弘祚，字玉銘，滇之永昌人，爲戶部尙書時，嘗屬余選張含禺山集，余尤喜集中穎川侯祠一篇，足稱詩史；至結句云：「陰風古樹無窮恨，長爲英雄吊九泉」可以泣鬼神矣

！

丹鉛錄云：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夢得柳枝詞云云，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余按此乃白樂天詩，詩本六句，非絕句，題乃板橋，非柳枝，蓋唐樂部所歌，多剪截四句歌之。如高逵夫「開篋淚沾臆」本古詩，止取前四句，李巨山「山川滿目淚沾衣」，本汾陰行，止取末四句是也。白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爲此路今重過，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板橋，在今汴梁城西三十里，中牟之東，唐人小說載板橋三娘子事卽此；與謝元暉之新林浦板橋，異地而同名也。升菴博極羣書，豈未睹長慶集者，而亦有此誤耶？

南海鄺露湛若嶠雅有詩云：「峻嶺極金潏，摩天見九真，」初見鈔本作金鄰，出吳都賦，後讀升菴集云：「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潏，」金潏，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潏清渚是也，潏與鄰通，今刻本作麟非，

詩話類編又一條，最可笑者，并書之，以發一噱，云：「唐高適官兩折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題詩云：「絕頂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山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至台事竣，復登僧房，欲改爲半江，僧言月前有一官過此，稱詩佳矣；但一字不如

半字，適驚問何人，僧曰：「義烏駱賓王也。」勿論二人之世，遠不相及；此詩乃晚唐任翽巾子山寺詩，亦非達夫作，達夫又未嘗爲兩浙觀察使，乃駱旣代宋之問吟「樓觀滄海日」矣；又爲達夫改此半江，何其不憚煩耶？遇宋時已稱老僧，何時鍊形住世，又還俗爲官人，而爲此僧熟識耶？

具區志止載麴信陵投江禱雨文，余讀洪文敏萬首絕句載信陵詩三首，一過眞律師舊院，一酬談上人海石榴，一出自賊中，調怕上人，詩皆不工，而信陵篇什，賴此尙存後世，按信陵，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以六年爲望江令，白樂天秦中吟云：「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則信陵卒于官，未嘗遷秩審矣，不知其何時陷賊，豈未第以前事耶

余康熙乙巳春，將去廣陵，偶以公事至如臯，冒辟疆襄約余修禊水繪園別業，時通州八十老人邵潛潛夫，及宜興陳維崧其年，縣人許嗣隆山濤，及冒氏諸子咸在坐，分體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坐湘中閣，立成十章，黃岡杜濬于皇後至，他日或問之。曰：「阮亭詩如何？」杜曰：「酒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如何？」曰：「但覺高歌

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

山西興縣，去城十里許有一洞，洞中有二小人，長尺許，衣似樹葉，時出洞門坐立，冬即罕出，見漱石閑談，此與月山叢談所記相類，

徐東癡夜高士，隱居系水之東，蓬門晝掩，惟余兄弟時過之，先兄西樵贈詩云：「美人自牧能貽我，名士如蠅總附君，」余時尙少，亦有句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諷之輒想見其人。

吳地記云：「琴高宅，在交讓橋法海寺西五十步，又有乘魚橋，那人丁海與琴高友善，共營東臯之田，行田畔，忽見大鯉魚長丈餘，法海試上魚背，凝然不動，琴高登之即飛騰冲天而去，」按列仙傳，琴高趙人，乘鯉入涿水又有仙蹟，在涇縣之琴溪，溪出小魚如丙穴，名琴魚，而法海自是寺名，乃傳曾以爲人名，鄙謬極矣。因論馮驩三士事，連類及之，以資嗚噓。

續夷堅志又載党承旨藏周亞夫印。東鹿柴楫，主歷城簿，得彭宣弘印。臨淄農夫鄭某，耕田得方十銅印，紐作九猿猴，細小如豆，諦視之，形狀纖悉畢備，鄭未有子，自此遂產九

男，

## 卷六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盜發古冢，視其誌銘，乃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一千一百石，修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壬申，嗣其父爲燕山前衛百戶，守禦開平，永樂間，五從車駕北征有功，累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洪熙中，陞後軍都督府僉事，賜蟒龍衣，充參將，鎮守大同，尋命爲總兵官，鎮居庸，宣德中征樂安州，破兀良哈，北狩洗馬嶺，皆扈從，陞都督同知，總督官軍匠作，修造京師城垣濠塹橋道，正統中，陞左都督勅諭提督營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甯二宮，正統辛酉告成，特陞今爵，賜誥券，子孫世襲，以八年夏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關北原，子榮，孫煜，留守中衛指揮王淳撰文，卜聚書，龔善同篆，予考兪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錄之。

李龍眠五馬圖一卷，後題云，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騏驎院收于闐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四寸。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騏驎院收董毡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

六寸。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溫溪心進照夜白。（右止有四馬，闕一，）

余嘗平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中朝士大夫，多嘆息伯時當在臺閣，僅爲善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慳熱之聲名，儻來之軒冕，殊不及汲也。此馬駉駿，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瞿曇所爲識鞭影者也。黃魯直書，○余元祐庚午歲，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于瀟池寺，魯直方爲張仲謨牋題李伯時天馬圖，魯直顧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魄皆爲伯時筆端取之而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甯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瀟湘江上，與徐靖國朱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此公卷所親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云：「只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將漕二浙，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張元覽汎舟訪劉延仲于真如寺，延仲遽出是圖，開卷錯愕，宛然疇昔，撫時念往，逾四十年，憂患餘生，巋然獨在，徬徨弔影，殆若異身也。因詳敘本末，且以玉軸遺延仲，使重加裝飾云，空青會紆公卷書。○右毘陵莊氏家藏。

毘陵大姓朱氏蓄一古大盤，盤中凹處，有鴨形，或漁于湖，得一銅鴨，朱以賤直購之，以合

盤中鴨影，不爽銖黍，注水于盤，鴨輒浮起，游泳而浴，始知寶之，右見庚巳編，

王介甫唐詩百家選全本，近牧仲開府寄來新刻，乃常熟毛辰所得江陰某氏藏本，計百有四人，有乾道己丑蘭臯倪仲傳序，略云：「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之門，嘗見是書，頃有親戚宦南昌，得之臨川以歸，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故鏤版以新其傳云。」余按其去取，多不可曉者，如李杜韓三大家不入選，尙自有說；然沈宋陳千昂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脊虛劉文房柳子厚劉夢得孟東野概不入選，下及元白溫李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數子，每人所錄幾餘百篇，介甫自序：謂「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然乎否耶？世謂介甫不近人情，于此可見，故物自可寶惜；然謂爲佳選，則未敢謂然；請以質諸後之善言詩者，當知余言不妄。

白醉璣言（王兆雲著），載孟中丞者，好藏墨，有一挺，爲朱紫陽款，是南宋故物。又云：羅文龍墨，如空青水碧珊瑚木難，

兩山墨談（陳霆著），云：長淮爲南北大限，自淮以北爲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自淮以南爲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未有以河名者；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麗者，曰混



同江，曰鵲綠江，南之在蠻方者，曰大渡河，皆在荒徼外，禹跡之所略也。

又云：朋黨二字，爲萬世之禍，始見于漢書，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此王伯厚之言也。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政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則朋黨之說，其來尙矣。

又云：「晏子語吟而黜啼，蒼莽踟躕，四顧而無人聲，流光馳景，却顧于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壟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春秋之世，豈有如此語言；必晉宋間文人僞作，余謂此段文字，不甚類晉宋間人，絕似唐柳子厚、劉夢得、孫樵輩造語，周夔到難一篇，亦庶幾爾。

唐人作集序，例叙其入之道德功業，如碑版之體；後則歷舉其文，某篇某篇，如何如何，不勝更僕；如獨孤及權德輿諸序，及英華文粹所載皆然，千篇一律，殊厭觀聽；至昌黎始一洗之，若皇甫湜作顧况集序，亦能不落窠臼，可以爲法。

文選而下，惟姚鉉、唐文粹，卓然可觀，非他選所及；其錄詩，皆樂府古調，不取近體，尤爲有見。余嘗取而刪之，與英靈間氣諸集刪本，都爲十種，並行于世。亡友姜編修、西溟（

宸英，又嘗刪其賦頌碑誌序記等雜文爲一編，西溟歿，此書不知流落何處。其從弟宸藹字友棠，余門人也，常訪之。

王逢原吉，梧溪集，有過廣浦聰上人觀湖廣郎中余闕撰書灤河化成寺，碑記淮西憲僉王士點篆額詩。士點吾鄉東平人，士熙懋學之弟，常輯禁扁若干卷，余家有鈔本，又有陳架閣錄示至正十一年死節臣屬禿公以下十三人，王侯以下九人徵詩，首云是年二月，山東副都元帥禿堅里師出鄒平縣，中流矢死，今鄒平誌不及載，當補入之。

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內子，南康府知府陳敏政重刻，陳作後序，述原吉家世甚詳，原吉有子掖，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兼文華殿經筵事，卒官。掖子徠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子輅，宣德中，以秀才舉授南康府照磨，未幾卒。二子曰顏，曰孟，不能歸，遂僑居星子之東澗，祖母黃，母徐，躬紡績以教，二子俱有成云。集首有至正間，周伯琦汪澤民二序，序言原吉初學詩于延陵陳虞卿，虞卿與柯敬仲，俱事虞邵菴得其傳，與有元盛時，楊范諸公齊驅，惜未著其名俟載考之，虞卿官東流尹，亦序云，

甲申夏不雨，暑酷甚，偶讀鍾退谷集雜文，有扇篋銘云：「藏汝逃女，女曰棄捐吾鳥見夫

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余感嘆其言，因注其旁云：「殺君馬者路旁兒」當下此一轉語。

廣陵陸弼，字無從，隆萬間，有詩名，江都友人貽其集，末有張君某爲作小傳云。無從少游京師，譏李西涯伴食中書，投詩云：「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云云。按陸上距弘治之世，遠不相及，安得以此詩屬之，誤矣。

鍾惺初名恬字叔靜，竟陵人，惺之弟也，以諸生終，其詩絕有風骨，不肯染竟陵習氣，古詩如「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近體如「桐新春後葉，竹正午時陰，」皆佳境，有半蔬園集，惜不傳。

余于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藪陸龜蒙笠澤叢書，抑其次焉。一日偶讀震澤集，其跋樵集後云：「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又書日休集後云：予觀襲美與陸魯望唱和，跌宕怪偉，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文藪，多慷慨激昂。文中子碑配饗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于知道者。益嘆前輩鑒識之允，議論之公，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余一知半解，亦自有與古人暗合者，錄其言以自信。

余嘗欲取唐人陸宣公李衛公劉賓客皇甫湜杜牧孫樵皮日休陸龜蒙之文，遴而次之，爲八家以傳。恨斂于吏事，不遑卒業，俟乞骸骨歸田後，當畢斯志，聊書此以當息壤。

湖廣土司彭九霄之母，有玉跳脫一隻，中有一蟻歷歷分明，自能蠕動。又武林金編修家，有貓眼寶石一枚，其睛正午則如一線，過午卽圓，陸延枝說聽云。

韻語陽秋，記宋大觀中，吳興人邵宗益，剖蚌中有珠，現阿羅漢相，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素畢具，遂奉歸慈感寺供養，寺臨溪流，建炎中，憲使楊誠者，與客傳玩，忽越檻躍入水中；禱佛求之，一索而獲，右與唐文宗食蛤事相類，誠不可以儒家拘墟之見求之。如余池北偶談所記，廣陵銀杏樹中，觀音大士像，則又所目擊也。

余嘗觀荆浩論山水，而悟詩家三昧，曰：「遠人無目，遠水無波，遠山無皴，」又王楙野客叢書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意在筆墨之外也。

嘉靖中，陸浚明粲爲給事中，疏糾張孚敬桂萼，上爲罷二相，旋以霍韜言召還，陸坐是謫都勻驛驛丞，林居十八年，韜有疏尉薦，陸笑曰：「天下事壞于此輩僉人之手，乃復欲以餘波汚我耶？」余嘗論韜平生，真小人之尤，黃宗義輯明儒學案不當闌入，觀浚明之言，

翰在當時，物論可知矣。洪洞范進士彪西（鄆鼎）撰理學備考，亦頗以余言爲然。

古今傳記，如拾遺記東方朔外傳之類，悉誕謾不經；然未有如諾臯記之妄者。一事尤可捧腹，云：「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常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乘天翁車騎白龍，振策登天，天翁追之不及，堅既到天宮，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劉翁失治，徘徊五嶽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鄙倍至此，不可以欺三歲小兒，而公然筆之于書，豈病狂耶？」段柯古，唐之文人，何至乃爾！諾臯又載「妬婦津，乃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聞伯玉誦離神賦，自沈死，武曌常過此津，不敢渡，」先兄西樵過之，有詩云：「解使金輪開道避，斯人何減駱賓王，」亦快心語也。

唐張祜詩，「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按教坊記「伎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凡出戲日，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卽舞，謂之進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餘悉讓內人，如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又有綠

腰，蘭合香，屈柘，涼州，甘州柘枝，黃鑿，穉林，胡渭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又有劍器，胡旋，胡騰等，」按記中所列曲名，如小秦王，武媚娘，皆李唐本朝事，與呂太后並列不避忌，竹枝本名竹枝子，與采蓮子，漁歌子，山花子，水仙子，南鄉子，赤棗子，生查子等並列，今獨去子字，但云竹枝。若楊柳枝，則其本名。（又有字舞，花舞，馬舞，）

倦游錄載「辛稼軒患疝疾，一道人教以薏苡米，用東壁黃土炒過，水煮爲膏，服數服卽消，程沙隨病此，稼軒以方授之亦效，」予苦疝十七年矣。一日陳悅巖相國，讀倦游錄，鈔以見示，明日往暢春苑相遇，予曰：「承公惠妙方，當愈宿疴，又以自負，」相國問何故？予曰：「此疝辛稼軒程沙隨都會害過，正自不惡，與二公同病相憐，豈復尋常人哉，」聞者皆爲絕倒。

廣州城南長壽菴，有大池，水通珠江，潮汐日至，池南有高閣甚麗，可以望海，其下曰離六堂，主僧某乞一聯，予爲題云，「紅樓映海三更月，石澗通江兩度潮，」

唐詩人楊憑，有中表竊其詩卷登第，憑知之怒甚，且詰之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

中表答曰：「知兄最愛惜此句，不敢奉偷，」憑意稍解，曰：猶可恕也，宋初朝士競尙西  
覬體，俗人有爲李義山者，衣衫襤褸，旁有人問「君何爲爾？」答曰：「近日爲諸館職擿  
擿故至此，」二事古今笑柄，予四十年來，所爲詩，人間多有其本，其爲人擿擿不少矣，  
恐一一鶴聲飛上天，亦非已有，偶書之，發一笑粲。

王勉夫紀聞·載東坡一日與歐陽公論五代史，公曰：「修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曰：  
「韓通無傳，烏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千秋公議，當時坡公固已發之，是謂諍友；然  
劉壯輿作五代史糾謬，以示東坡，坡答以王介甫嘗謂某當修三國志，某不敢當，正畏如公  
之徒，撫拾其後耳。

東坡詩筆妙天下，外國皆知仰之。子由使北詩云，「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  
其盛名如此，然當時尙有指摘其用事之誤者，予居易錄中已言之。王懋紀聞又云：吳人方  
惟深子通，絕不喜子瞻詩文，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方曰：  
「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著也，」其狂僭至此，譬蜚螭轉糞，語以蘇合之香，豈肯顧哉

?

嚴滄浪云：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于唐人英靈間氣隨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流，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儲光義而下，方是荆公自去取，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賈至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春盧綦母潛劉長卿李賀諸公，皆大名家人，而隼皆無之，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嘆也，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

戶部覆江西護巡撫印南贛道徐某，覆商民蕭宗章等，開採鉛錫疏，略云：「南源山，係附近各山之總名，庚崇二縣接壤，雖山間石土，產有鉛錫，然地處荒僻，民居寥落，兼之米價騰貴，有無生事，地方難必其無云云，」奉旨，「開礦事情，甚無益于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准行，」大哉王言，洞見萬里矣！

浙江巡撫副都御史張泰交疏言，黃巖縣民葉中吉，年一百三歲，請賜金建坊，禮部覆准允行，

朱昂梁周翰，與楊億同爲翰林學士，時梁朱二公年老，而楊甚少，每輕侮之，然考二公，



皆宋初最有文學者，而楊以後進，乃敢輕侮，杜詩「晚將未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則子美亦嘗受惡少年之侮矣。韓翃中唐詩人眉目，兩邀人主特達之知，晚在藩鎮幕，後生至目爲惡詩，詎文章耆宿，例宜取侮後進小生耶？顧楊大年正人亦爾則不可也。僧文瑩玉壺清話云，開寶塔成，太宗特詔朱昂撰記，文成敦崇嚴重，上深加嘆獎，與宗人朱遵度號大小朱萬卷與弟協，稱渚宮二疎，又詔舉賢良，昂舉陳彭年杜鎬刁衍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舉人，况彭年實有才譽，乞免召試，備清問，遂命以本官直史館，則朱在當時，物望可知。又後苑宴侍臣賦詩，梁得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賞，嘗請修時政記從之，二公本末如此。予往見周翰所撰石敬瑭家廟碑石刻，惜未購得耳，後大年竟天死，石介至詆爲文妖，或亦少時輕薄之報耶？龐文英文昌雜錄，言時政記始于唐文昌左丞姚璿，至宋則周翰踵之有此請也。

文昌雜錄云：鼎州通判柳應辰傳治魚鱖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口中，而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按應辰官都官員外郎，常書夫字符于涪溪磨厓碑旁，卽其人也。

唐宋京朝官，遇令節，卽放假休沐，又有旬休之例，文昌雜錄休假歲凡七十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降聖節，臘日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日，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社，授衣，重陽，立冬，各二日。上中下旬又各一日。色拯奏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後祇給假五日，當時京朝官優游如此，此風至明，不復有矣，然宋人猶謂每春花時，祇于擔上見桃李何也？

越中筍脯，俗名素火腿，食之有肉，味甚腴，京師極難致，偶閱安老懷幼方載製芭蕉脯，蓮子脯，牛蒡脯法，與製筍脯法略同，錄之。蕉根有兩種，一種粘者爲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熟，去汁，再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盡，取壓乾，乃以鹽醬蕪荑乾薑熟油胡椒等研混，一兩宿取出焙乾，略搥令軟，食之全類肥肉之味，○取嫩蓮房，去蒂去皮，用新汲井水入灰煮過，如蕉脯法，焙乾，以石壓令扁，作片收之。○十月以後，取牛蒡根，洗乾去皮，用慢火少煮勿太爛。硬者熟煮，并搥令軟，下雜料物，如蕉脯法，過焙取乾。○蒼苟鮮方，蒼苟，卽梔子也，采嫩花釀作鮮，最爲香美，昔劉賓客饋白太傅菊苗釐蘆蕪鮮，換取

樂天六班茶二囊，有詩載集中。

宋長安隱士高繹有古人絕行，慶歷中，召至京師，欲命以官，固辭還山，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凍餒，終不以困，故受人餽遺，閉門讀書而已，右見龐文英文昌雜錄末引處士譏种放詩，且云志意修則驕富貴，道德重則輕王公，惟安素無慚矣，予撰古權錄偶遺之，遂錄于此。

雜錄言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諡莊穆，此公主賜諡之始，予撰諡法考，未遑考證，及此，并錄之。

唐宮殿皆植花柳，宋植楸槐，明代皆無之，本朝沿明之舊。

宋初諸公，競尚西崑體，世但知楊劉錢思公耳，如文忠烈趙清獻詩最工此體，人多不知，予既著之池北偶談居易錄二書，觀李于田蓑蓑圃集載胡文恭武平宿詩二十八首，亦崑體之工麗者，惜未見其全，聊摘錄數聯于左。（函谷關）漫持白馬先生論，未抵鳴雞下客功，（次韻朱况雨）石牀潤極琴絲緩，水閣寒多酒力微，（淮南王）長生不待爐中藥，鴻寶誰收篋內書，（南城）蕩漿遠從芳草渡，墊巾還傍綠楊堤，（冲虛觀）桐井曉寒千乳斂，茗

園春嫩一旗開，（趙宗道歸輦下）江浦嘔啞風送櫓，河橋勃窣柳垂隄，（注司馬相如賦云，「嫋娜勃窣上金堤」）○感舊○粉壁已沉烟鳳字，酒壚獨記姓黃人，（塞上，顏利請盟金七酒，將軍歸臥玉門關，（殘花）長樂夢回春寂寂，武陵人去水迢迢，（侯家）彩雲按曲青岑醴，沉水薰衣白壁堂，前檻蘭苕依玉樹，後園桐葉護銀牀，（津亭）西北浮，雲連魏闕，東南初日照秦樓，（古別離）佳人挾瑟漳河曉，壯士悲歌易水秋，雪色欺曹國麻衣淺，寒入荆王翠被深，（次韻徐爽見寄）侏儒自是長三尺，澣紉都來直數金，（早夏）睡驚燕語頻移枕，病起蛛絲半在琴，風調與二公可相伯仲。起結尤多得義山神理，不具錄。

杜詩「戶外昭容紫袖垂」蓋唐制天子臨朝，則用宮人引至殿上，至天祐二年始詔罷之，是全盛之時，反不如衰亂之朝爲合禮也。故中宗時，皇后公主，及上官昭容往往與羣臣雜坐賦詩，優伶至有裴談李老之謔，可謂無禮之甚者。而郎官直宿，亦有「侍女新添五夜香」之句，竟不曉侍女當是何色人也。宋明已來，乃爲嚴重矣。

本朝朝儀，大朝日，駕出乾清門，至保和殿稍駐，大學士學士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堂上官，翰林起居注官，于保和殿門外行三跪九叩頭禮，先行，自甬道入太和殿後門，出立簷下

，內閣東立西向，都察院西立東向，然後駕至太和殿陞座，惟起居注班殿內，在諸王之後亦儒臣之極榮也。

宋宰相班諸王之上，樞密使班諸王下，至明諸王始不與羣臣齒列，爲得大體，若唐宋以來，皇子諸王尹京遙領節度使之類，一切罷去，尤爲得體。迨本朝亦然，凡大朝日，諸王貝勒子謝恩者，皆拜于殿陞上，與羣臣迴絕矣。

呂正獻公，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士大夫罕接見。惟談禪者稍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僧寺，隨僧齋粥，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此真可一笑也。宋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後，必降階謝。康熙庚辰科，館選庶吉士，大學士王文靖公之孫，桐城張公敦復，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事韓公墓廬之子，皆中式，及唱名，皆自陳奏，皆得邀恩入翰林，然不降階謝也。

本朝京官，三品已上，陞遷命下，宣旨後，卽赴後左門啓奏謝恩，仍于鴻臚寺報名，候大朝日，於太和殿謝恩，已卯十一月，上傳戶部尚書馬公齊，禮部尚書佛公倫，吏部尚書熊公賜履，禮部尚書張公英皆拜相，戶部尚書陳公廷敬，轉吏書，兵部尚書杜公臻，轉禮書

，刑部尚書李公振裕，轉戶書，予以左都御史遷刑書，同日命下。大學士伊桑阿、王公熙等于一統志館宣旨訖，隨同赴

乾清門，啓奏謝恩，此亦向時所未有也。後旬日，始以吏部左侍郎王公澤弘爲左都御史，則由吏部開列疏請云。

徐度卻掃編云：嘗見杜祁公少時，手書所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筆筆端楷，首尾如一，且極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焉，是時刻本書尙未盛行，前輩之苦心爲學如此，豈後人所及。

宋時，士大夫爲王氏之學者，務爲穿鑿，有稱杜子美廟詩「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驅龍蛇而放之菹也。予童時見此說，卽知笑之，語諸兄曰，信如此，則杜公之詩，何殊今佛寺壁，畫觀音救八難，善財五十三參，關侯廟壁畫五關斬將，水淹七軍耶？諸兄爲之軒渠。

徐敦立云唐人詩集行于世者，亡慮數百家，宋次道家藏最備，嘗以示王介甫俾擇其尤者，今百家詩選是也，然則予前所云陳伯玉張道濟張曲江王右丞韋左司諸公之集，次道家盡無

之耶？抑有之而見擯于介甫耶？如此等著聞之集，皆無之，何以稱備？有之而不取，尙得爲有目人耶？

徐敦立記陳去非語本朝之詩，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也，不可不讀者，陳無已也，此意殊不可解，去非之學杜，亦予所未解也！

古來相業之盛，莫如北宋劉莘老謝右僕射表曰：「君臣廢歌，今百三十載，勳名繼踵，纔五十二人，」可見得人命相之難，乃明末崇禎十七年間，拜罷遂至五十人，欲不亂得乎？宋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備。太師童貫，少師梁師成，少保楊戩，餘卽蔡京王黼蔡攸鄧洵武之流，凡十人，而宣寺居其三，予昔使廣州，游光孝寺，觀僞南漢所造鐵塔，四角有諸僧題名，列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尙書，又當時崇尙宣寺，士人多自宮以圖進用，亂朝之舉措，可笑如此。

唐時有走馬應「不求聞達科」者，傳以爲笑，宋亦置「高蹈丘園科」，一許于本貫投狀乞應，與唐正同，名實相悖，真可一噓也。

古彩選，始唐李邵，宋尹師魯踵而爲之，元豐官制行，宋保國者，又更定之，劉貢父則取

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爲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其兄原父見之喜，因序之以而爲已作，明倪文正公鴻寶，亦以明官制爲圖。予少時偶病臥旬日，無所用心，戲作三國志圖，以季漢爲主，而魏吳分兩路遞遷，中頗參用陳壽書，頗謂馴雅有義例也。

馮祭酒具區，（夢禎）跋孫觀尙書尺牘云：陽羨孫老，得東坡棄婢而生尙書，實坡公遺體，予跋鴻慶集旣辯之矣；頃又考得一事，坡往陽羨憩村舍，見一童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衡門稚子璠璣器」童子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坡喜之，童子卽觀也。然則遺體之說，益知其妄矣。予跋鴻慶集，惜未睹此，故再著之。

南唐二徐，鉉無子，錯有後人，居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家，王銍性之常訪之，鉉錯告勅具在，又言嘗見錯文集，有南唐宮人喬氏出家誥，今騎省集三十卷尙完，楚金集則不傳矣。泰和縣白鶴觀，云有楚金書碑，予以康熙甲子奉使東粵過之，維舟特訪此碑，亦不復存，錯，諡文公。

魏野詩：「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一篇，最佳，王彥輔記其一絕，亦有風致可喜，「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爲我親烹嶽麓茶，」



劍俠傳言嘉興一囚，善繩技，至戲場，捧繩百尺餘，置諸地，將一頭擲空中，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後乃拋至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其人隨繩身足離地，高二十餘丈，勢如鳥隼，旁飛遠颺，望空而失。又默記載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一日有人呈踏索之技，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緣索而上，疾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有牌軍白曰：頃出戍，曾見此等事，此妖術未能違出府門，但請闔譙門大索，必獲之。乃命衆軍，凡遇非衙中舊有之物，卽斧斫之；最後至馬院，一卒曰：「舊有繫馬柱五枚，今有六何也，」亟以斧斫之，乃妖人耳，遂獲之。

今浙西之杭州嘉興，稱吳地，錢塘江以東，乃爲越地，故唐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予讀吳越春秋闔閭五年，吳南伐越，破檣李，左傳史記亦然，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就李卽檣李，然則春秋之時，嘉興本越之北境，初不隸吳，唐詩云云非也。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率詳中晚而略初盛，攬之憤憤，楊仲弘唐音，始稍區別，有正音，有餘響，然猶未暢其說，間有舛謬，迨高廷禮品彙出；而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爲正宗，

杜子美爲大家，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爲名家，則非是三家者，皆當正宗，李杜均之爲大家，岑嘉州而下爲名家，則確然不可易矣！

吳越春秋勾踐休息食室于冰廚，今稱人庖廚曰冰廚，本此。

余辛丑客秦淮邀笛步，和虞山錢宗伯石厓秋柳小景絕句云：「宮柳烟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袁籀菴（于令）見而戲余曰：「忍俊不禁矣！」

近日金華刻元陳樵鹿皮子集，郡人盧聯所編，刻于明正德戊寅，今邵陽縣丞會稽董肇勳，重刻于婺郡，凡古賦十五首爲一卷，詩三卷，卷首載宋文憲公所撰墓銘，董有序頗佳，又云：原刻有慈谿周旋序，佚去不載，甲申董自秦中以卓異入京陛見，來謁，以是書爲贄，惜未暇晤其人。

# 香祖筆記

新城王士禛貼上

## 卷七

越處女與勾踐論劍術，曰：「妾非受于人，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答盛覽論賦，曰：「賦家之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詩家妙諦，無過此數語。

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瑟擊筑，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此遠在十九首蘇李之前；漢詩最古者惟此，及安世房中歌耳！晉樂志以爲李延年造，不知何據？今在樂府橫吹郭茂倩樂府詩所載，則始六朝劉孝標王褒諸人，而古詞不傳，可惜也。

西京雜記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后土，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于長安北郭，此焉宴息。」按此卽後人自祭文，自撰墓誌之始。

三國志蘇則傳云：「仕宦不止執虎子。」虎子，溺器也，西京雜記言漢朝以玉爲虎子，侍中執之，視玉杯象箸相萬矣，而後世不議其奢僭，何也？

太史公報任安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漢書注，師古曰：「媒，如媒妁之媒，孽，如麩孽之孽，」又曰：「齊人謂麩餅爲媒，今吾鄉之語猶然：」然以媒作孽，終不如作媒之古。

太史公傳司馬氏，本程伯休父之後，而劉歆以爲史佚後，又云：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削去之，後坐李陵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與傳皆不合，未知歆何所據也？

曹孟德作疑冢七十二，又遺令婕妤伎人，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予常笑之，謂「操體魄，果藏西陵，卽不必作疑冢。旣作疑冢，體魄且不知散落何許，雖望陵作伎，寧復聞之，可謂詐而愚矣。」故友劉考功公馥 董侍御玉虬，皆爲捧腹而趨之。」

樂府詩云：「綠蛇含珠丹」初讀之，謂偶然語耳。非有故實。後魏都中記云，「魏宮中有綠蛇，口有赤珠，若梧子大，甄后每梳妝，則盤結一髮形于后前，因效而爲髻號靈蛇髻，乃知樂府用此事也。」

韻語陽秋載錢起贈杜牧，詩今坊刻襄陽集有贈孟郊詩，皆可一噓。

仙人屏絕塵垢，游于太清，然如上元夫人欲嫁封陟，紫素元君欲從任生之類，殆不可曉；至如文殊三處，過夏一月，在姪舍及婆子燒庵公案復是何理？恐妄解禪縛，適爲俗人學鳩羅什一輩藉口也。

謝在杭文海披沙云：虱癩，黃龍浴水治之。應聲蟲，雷丸及藍治之。食肺系蟲，獾爪治之。膈食蟲，藍汁治之。人面瘡，貝母治之。

唐牛僧孺人稱太牢，楊虞卿稱少牢，京師語曰太牢手，少牢口，謂牛善爲文，楊善言說也。白樂天不失爲賢者；而黨于二牢，未免爲累，每讀長慶集輒惜之，不啻如癰疽瘡環耳。道書多荒誕不經，可爲笑柄，如謂牽牛娶織女，借天帝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之間，此與段柯古天帝白鵲事類。

東坡守揚州，始至，卽判革牡丹之會，自云雖煞風景，且免造孽，予少時，爲揚州推官，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而導輿，太守節推各四人，同知已下二人，旣竣事，歸而宴飲，仍令歌以侑酒，府吏因緣爲奸利，予深惡之，語太守一切罷去，揚人一時誦美之，與坡公事頗相似，附識于此。

東坡先生知登州，問徐神翁學道之要，答曰：「勿作官卽好，」及南遷過海，穎濱曰：「吾兄知信其言而不能也。」

左思賦古度君遷，北戶錄云：古度樹，一呼邢子。故閩清林先輩茂之名古度，字邢子也。南人又號曰栳，（日亞反）其實大如櫻桃，黃卽可食，過則化蛾及蚊飛去。

北方有無核棗，嶺南無核荔枝，有大如雞卵者，其肪瑩白如水晶，

鹽煮于海，惟河東甯夏有鹽池，紅鹽池，滇蜀有黑白鹽井。河間鹽山縣，以地產鹽故名，非有山也。獨元人西使記言過滯掃兒城，徧山皆鹽，如水精狀，此則真鹽山耳。

虛谷閑鈔云：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于淺灘得一琉璃瓶子，中有龜長可一寸，往來旋轉，略無暫已，有胡人識之，曰：「龜寶也，」

詩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皆爲之，李驥至作剪綃集；然非大雅所尙，近士大夫競以詩牌集字，牽湊無理，或至刻之集中，尤可笑。

荊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三錢，治中風立愈，

治走馬疳，用瓦壘子，（比蚶子差小，用未經曬醬者，）連肉火煨存性，置冷地，用盞蓋覆

，候冷取出，碾爲末，滲患處。又一方，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患處。

治痘疹黑陷，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放火盆內焚之，抱兒子烟上薰之，卽起。

┌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之，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熱，削去再合，熱減乃已。又一方，用蒜泥作餅，瘡上炙，不痛炙痛，痛者炙不痛，卽止。

小兒耳後生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爲末，粗者熱湯洗之，細者香油調搽。（已上諸方，

見蓼州閑錄，）

唐德宗使段善本，授康崑崙琵琶，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後乃盡段之藝，知此者可與言詩矣！

常見一貴人，買得柴窰盤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價餘百金，始憶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可謂妙于形容，唐時謂之祕色也。

南唐李主研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學士家，易北固甘露寺海嶽庵地，宣和入御府，事詳避暑漫鈔，後又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文穆（國）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

(國祚)，予戊辰春，從文恪曾孫檢討彝尊京邸見之，真奇物也，檢討請予賦詩，既爲作長句，又題一絕句云：「南唐寶石劫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峯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爲崑山徐司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尙藏徐氏否？青峭數峯，蓋用南唐元宗語，元章既失研山，賦詩云：「研山不可見，哦詩徒嘆息，惟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皆用本事也。

僧祐釋迦譜云，懿摩王四子被擯，到雪山住直樹林中，四子生子，王歡喜，言此真釋子，能自存立，故名釋，注釋迦爲能譜，又云，在直樹林中，故名爲釋，注，梵語呼直亦曰釋，別傳云，此國有釋迦樹，甚茂盛，相師云，必出國王，因移四子立國，因名釋種。

萊陽左公羅石，忠孝大節，出于天性，鄉人敬仰之，稱大忠先生。崑山徐章仲（炯），健庵尙書次子也，歲庚辰，官山東提學，允公議，建大忠祠于其里，首捐百金爲倡，一時皆樂飲助，不浹歲落成，粗有次第，而新令某適至，方修衙署，日遣胥役，入祠取所庀甃石木植之屬，鄉之紳士以爲言，令詬怒，欲申請毀祠，會章仲按萊考試，令恐拂其創建之意，乃詭詞以自白，章仲因而慰之曰：「子勿慮，第往具牲牢躬拜祭，則浮議自息，」令如



其指，祠竟得無恙。

順治初，吏部諸司郎官，最爲清要。吳郡顧松交（予戚）蒞來（贊）俱以吏部郎里居，賓客輻輳，一日廣坐中，一客忽曰：「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也。』」客皆爲之絕倒。

佛經幻妄，有最不可究詰者，如善慧菩薩，自兜率天宮下作佛，在摩耶夫人母胎中，晨朝爲色界諸天，說種種法；日中時爲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晡時又爲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雖稗官小說如西遊記者，亦不至誕妄如是！

余官左都御史，一日五鼓，啓事候于中左門，故吏部侍郎趙公玉峯（士麟）謂曰：「公真今日之泰山北斗也，」余曰：「何忽見推，」趙曰：「公爲戶部侍郎七年，屏絕貨賄，不名一錢，夫人而知之；至爲御史大夫，清風亮節，坐鎮雅俗，不立門戶，不急彈劾，務以忠厚惇大，培養元氣，真朝廷大臣也，抑亦今日藥石也。」余謝不敢當，然數語實有關治體之論，故追記之。趙官浙江巡撫，嘗開濬杭城市河，代貧民償旗債萬餘金，浙人至今尸祝之，近日名臣也。

聞見雜錄云：韶州人，于江邊得巨蚌，剖之有珠，大如彈丸，光若水精，中有北斗七星，隱然可見，納本州軍資庫。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株，晏元獻守揚，作無雙亭于其側。宋德祐乙亥，北兵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詩曰：「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花烈女中，」然山房隨筆所記仁宗慶歷中，常分植禁中輒枯，比載還，則鬱茂如故，又何說耶？

貴州苗峒出沙板，然彼中不甚貴重，其最重者曰桂板，有金桂水桂二種，一如黃金間碧玉竹，一如沉香之色，嗅之如沉香；其木在地中橫生，長或丈餘，短或三五尺，大者或至數圍，更無枝葉；其生多在山根，其上土色皆黃，庶草不殖，以鐵斲之，堅而難入，苗人解爲板，售之，直較沙板數倍，與宋人談藪所記，大同小異，談藪謂湖南亦然，湖南與苗蠻，風壤相接，理合有之。又謂平江（卽今蘇州）大旱，河水涸，居人就河底掘井，得沙板，愈取愈多，亦有得沉香者，此則不可曉也。

古董字，東坡作骨董，晦庵作汨董，見霏雪錄，

上東巡幸曲阜，謁至聖廟，廟門外降輦步行，行三拜禮，留御前曲柄繖于大成殿，命家祭

卽陳設之，古今未睹之異數也，事詳幸魯盛典。按宋故事，天子謁孔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曆四年五月，仁宗特行再拜禮，乃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盛典，衍聖公孔毓圻，疏請翰林院庶吉士孫致彌，乙丑進士金居敬（金，予之門人，）纂修，書成，金已前授靈丘縣知縣，卒于官，孫先以無妄註誤，至是復官授編修云。

木鱉子入藥，能殺人，見罪雪錄。

康熙己卯，南巡視河工，迴蹕，有御製詩云：「行徧江南水與山，柳舒花放鳥綿蠻，明朝又入邳徐路，鳳闕龍樓計日還，」會予以御史大夫被旨，與大司徒陳公（廷敬）大宗伯張公（英）大司空王公（鴻緒）入直南書房，因獲恭睹，共嘆爲太平和吉之音云。

呂宋國所產烟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絲薰，余既詳之前卷。近京師又有製爲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璃爲瓶貯之，瓶之形象，種種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綠諸色，白如水晶，紅如火齊，極可愛翫；以象齒爲匙，就鼻嗅之，還納于瓶，皆內府製造，民間亦或仿而爲之，終不及。

古來兼官，皆以大兼小，明初，大學士學士皆五品，其後加尙書侍郎，始爲二品三品，故

明初，三楊輩結銜，皆云某部尙書，兼某殿閣大學士，今內閣結銜，移大學士于上，而云兼某部尙書，學士兼侍郎亦然，與古制異。

甲申七月，門人李子來（先復）自奉天少京兆，遷少廷尉，歸京師，遺松花硯一，紺色白文，扁體作雲錦形，試之細潤宜墨，類端溪之下崑，後有續硯譜者，品當列洮河龍尾紅絲之上。

李林甫外傳，言「有術士，說安祿山常有五百銅頭鐵額人，侍其左右，一日請林甫宴，令術士窺之，見一童子捧香爐而入，五百人皆走避」云云，又言「道士許林甫三百年後，白日上昇，及爲相，二十年復見之，云相公所行，多不合道，更六百年乃如約矣。」信如所云，是天上神仙，必需此不忠不孝之人，義何所取？而小說往往記林甫後身，有爲牛爲娼之說，詎盡誣耶？

唐高宗將立武氏，謀之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明皇將廢太子瑛兄弟未決，李林甫亦曰：「家事何必問外人。」奸臣誤國，先後一轍如此。

予以順治八年辛卯中鄉試，闈牘爲座主蒲阪御史大夫杜公（篤祐，字振門），房師壽春侍

御夏公（人倅，字敬孚，）所賞異，已定解元三日矣，有丘縣令李應軫者，高郵人，與夏公爲淮南鄉里，年七十矣，私于夏公曰：「某老矣，日暮途遠，使元出本房，差慰遲暮，公能相讓，則奕世之感也。」請至再三，夏公乃許之，其首薦卽昌樂滕國相（字和梅）也，己擬第六，與予皆習毛詩，杜公甚難之，而李請益堅，杜憐其意，遂改予第六，而滕得元，時滕年近六十，予年始十八耳。榜後旅謁，杜公頗悔之，間語予以前事，且曰：「子文合作元，此亦命也，」予初不以屑意，其後十年，而予銓授揚州府推官，李以兵部主事，告老家居，年八十餘矣，其子爲州役窘辱，屬予讞其事，李憶往事，殊惴惴，予願力直其子，而痛懲州役，且戒州守吳君之俊（後爲東昌府知府，）以李公高年家居，有司宜加禮，吳詣李道予意，李感泣，遂通聞問，陳謝如平生交，凡予一生報德不蓄怨，皆此類。唐撫言載裴垍舉宏辭，崔樞考之被落，及垍爲宰相，擢樞爲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予不敢妄擬古人，其存心甯厚勿薄，庶不愧耳。偶書之以示子孫。

邯鄲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施乞者，二見而怒，痛捶而逐之，妻子泣諫不聽。未幾二遍體生毒瘡，潰爛而死，夢告其子曰：「我以忤逆不孝，罰往京師宣武門西車子營張二家

作豬，汝可速往贖歸，遲無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師宣武門訪張氏，果有牝豕，適生數子，其一豕身人面有髭，貌如其父，子痛哭述其故，願以十金贖歸，張不聽而殺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

唐庚三國雜事云：先主父子相繼，始終號漢，未嘗一日稱蜀。陳壽黜其正號，狗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改漢爲蜀，猶五代稱李璟爲吳，劉崇爲晉，今五代史南唐北漢世家，未嘗以吳晉名之也。蓋宋人之論，已以南唐爲吳王恪之後，比于昭烈矣，歐公五代史世家首南唐，而胡恢陸游馬令之書，層見疊出，豈非有深意存焉乎？近興化李映碧（清）廷尉，取馬陸二氏之撰爲經，別作南唐書，而雜采江南野史釣磯立談玉壺清話諸書爲緯，殊爲有見。予嘗謂五代中原之君，史家所謂正統者，皆盜賊僭竊，無足比數；惟唐莊宗雖以沙陀賜姓，而手除篡賊，復唐社稷，則君子引而進之，不忍斥也，其于南唐，亦若是焉已矣。

• 以南唐爲正統，不猶愈于朱溫石敬瑭之流哉？

四川達州民某，兄弟二人，甚友愛，弟未授室而他出，其兄賣身得十二金，爲弟聘婦，弟歸娶，知兄賣身事，乃相持而泣，遣其婦往母家，取原聘金，爲兄贖身，湖南流民二人某

某，知其事，尾之中途，擊婦死而攫其金，忽迅雷大震，擊二人立斃，其尸羅跪于婦家之門。手中持十二金，頃之婦復甦，歸至其家，則二人已先跪門外矣。婦語其故，兄弟鄰里，及州人來觀者如堵，莫不嘆異，以爲孝友強暴之報施不爽如此！

予丙子奉使，祭告西嶽，于玉泉院，見無憂樹四株，後閱內典，頻頭婆羅王，立瞻婆國婆羅門女，爲第一夫人，生子名無憂，又生子名離憂，其無憂卽阿育王也。後王出外園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已此華樹，與我同名，心大歡喜，蓋此樹與青柯坪婆羅樹，皆西域種，然西嶽乃道士所宅，絕無蘭若，不知以何因緣，而有此樹？又釋迦譜毘婆尸佛，有執事弟子，名無憂，

唐劉希夷汝陽潭詩，「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寫物最工；然非初唐人語，已似皮陸，予近詠寓邸西齋叢竹，有句云：「冉冉紫雲蓋，翻翻紅鵲尾，」自謂不減劉語。

本朝新進士臚傳後，自鼎甲授翰林修撰編修外，餘皆引見，欽選庶吉士，分清漢書，與鼎甲三人，一體教習。順治間定例，清書者陞內閣學士，漢書者陞京堂官，或徑陞侍郎。如程其相（芳朝）以丁亥榜眼及第，至侍讀學士，陞太常寺卿；左虔孫（敬祖）以己丑會元，至侍讀

學士，陞通政使；臨朐馮易齋相國（溥），以讀學陞吏部侍郎；錢塘黃次辰相國（機），以讀學陞禮部侍郎是也。如勝國甲科，卽不拘此例，故王宗伯敬哉（宗簡）白司寇東谷（印謙），高侍郎念東（珩），胡學士此菴（統虞）諸公，皆爲三院學士；三院者，國史祕書弘文院也。庶吉士則專隸弘文，旣設內閣，遂罷三院不設，而別立翰林院，以學士掌之。劉宋忠武公沈慶之詩，「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按客座贅語云：周子隱讀書臺下，舊爲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其地又名南岡，六朝士大夫多居之，武帝評書云：「南岡士夫，徒尙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此，乃知沈所居在南岡，非泛設耳。

古有通鳥語牛馬語者，梁廷尉卿沈僧昭，先爲山陰令，與會稽太守武陵王紀校獵，中道而返，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當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故知耳，」俄而使至，是知鳥獸莫不能語者。釋氏戒殺，厥有旨哉！

本朝翰林遷吏禮二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學士，至尙書則不復兼。按明萬歷中，王三渠用賓，官南京吏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此其同而異者也。若霸州郝恭定（惟訥）合肥龔端毅（



鼎孳）二公皆不由翰林，而爲禮書，董禮侍安國，則旗下人，不由科甲，錢唐高禮侍士奇，則以供奉內庭久，特加少宗伯，未嘗視部事也。

康熙初，予自揚州入爲禮部主事，時蘇松詞林甚少，現任數公，又皆以奏銷一案誣誤，京堂至三品者，亦止華亭宋副都直方（徵輿）一人，迄今三十載乃極盛，其他無論，卽狀元鼎甲，駢肩接踵，而身兼會狀兩元者，如癸丑韓宗伯慕廬（莢），丙辰彭侍講訪濂（定求）（乙丑陸侍講澹成（肯堂）皆是也。他如翰林臺省尤衆，地氣盛衰，信有時哉！

近日地氣，自江南至江北，而揚州爲極盛，如甲戌顧圖河江都人榜眼及第；庚辰季愈寶應人，榜眼及第；癸未王式丹亦寶應人，會狀兩元及第；一時稱科名盛事，前此未有也。

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蓋自明時已然；然如直隸之滄州，順治丙戌，呂讀學（顯祖），乙未戴少參（王綸）皆榜眼及第；河南柘城縣康熙甲辰李侍郎（元振），庚辰王編修（露）一榜眼及第，一探花及第，露卽會元也。滄州又有丁亥會元李人龍，官內閣中書舍人，然則堪輿家言，信有徵矣！

陳後主賚天台智者大師物，有中藤紙一墮，蓋六朝語，沈后書，有赤松澗米五石，隋煬帝

所曬衣物，又有南榴夾膝桃一枚，柿心筆格一枚，篆字穀皮屏風一具，鴉納袈裟一領，絲布祇支二領，銅搔勞一口，布三十禪。

鳥獸羽毛之奇異者，如紅紫鸚鵡，五色鸚鵡，紅鴿，紅鳩，鵝兒黃馬，桃紅瓣點子花馬，朱毛虎，山水文豹，硃砂鼠，綠蝴蝶。予或見或聞，雜記于池北偶談居易錄二書。近日京師金魚，顏色種種變化，尤爲艷異；而白魚硃砂點者，或在首，或在背，或在尾，置之盆池，游泳噉嚼，粲若錦綺，信生物之不可測也。聞又有藍其色者，惜未見；至于鴿之屬，兔之屬，亦多異種，不能悉記。又顧鄰初客座贅語云：全椒學博王忠徵曾以禱雨，見紅鵝，疑是神物，非世所恆有，萊陽姜如農（探）別墅，有紅鵝館，陳其年（維崧）檢討詩餘，有紫鵝橋，未詳出處，不敢輒書，

杜堇字古狂，按字書，堇，具吝切，卽烏頭也，其汁飲之能殺人，故唐明皇取其汁以毒張果齒盡黑，用以取名，真狂士矣！

弘治五年，南直隸鄉試，劉尙書南坦（麟）以武學生中式；十四年鄉試，陳翰林魯南（沂）以太醫院醫生中式；二公名碩，而皆以雜流入試，所未解也，此例至嘉靖中始革去。

予于明代郡縣志書，祇取關中諸公所纂，如武功平涼朝邑華州等十餘種，此外惟崔後渠安陽志，章楓山蘭谿志，馬應龍安丘志，邢子愿武定州志，史蓮勺（紀事）介休志不失史法。偶觀顧東橋與陳魯南論修志書云：嚴介谿袁州志，都元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二泉許州志，各有義例，須取參訂，已上諸志，則又予所未聞未見者。東橋先生，平生傲睨，相嵩及撫楚被旨修奉天大志，又忤世宗，真所謂豪傑之士矣！

登高能賦，自是佳話；若蘭亭之集，古今艷之，然詩不成，受罰者若干人，殊煞風景。乃亦有不識字，不成詩，傳之于後，反成佳話者；如唐人韋蟾嘲李錫詩：「渭水秦川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料應學得虞姬塔，書字才能記姓名，」宋人鈞臺詩，「諸老凋零極可哀，尙留名字壓崔巍，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胭脂澆綠苔，」政使希仁題詩，光世能書，亦復尋常，未必如此令人解頤也。

遜園居士言「金陵盛仲交，家多藏書，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往盈副，皆有鈐印。常熟趙定宇少宰，閱舊唐書每卷畢，必有硃字數行，或評史，或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書之。馮具區校刻監本諸史，卷後亦然，并以入梓。前輩讀

書，游泳賞味處，可以想見。「此語良然，予所見劉欽謨（昌），官河南督學時，所刻中州文表每卷亦然。予勸宋牧仲開府，重刻文表及梁園風雅二書，且云欽謨諸跋當悉刻之，以存其舊，亦遜園先生之意。又嘗觀袁中郎所刻宗鏡摘錄亦復如是弇州先生讀書後，同此意也。

金陵許尙寶石城先生（穀）年二十，中嘉靖乙酉鄉試，乙未南宮第一，壽八十餘，及見萬歷乙酉後輩；近上海姚方伯通所先生（永濟），萬歷戊戌進士，壽近百歲，及見順治戊戌後輩；姚公與先祖贈尙書公爲浙藩左右使同僚，壽亦相埒，鼎革後，尙有書問往來，今又五十餘年往矣，予年十八以順治八年辛卯中鄉試，至今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已五十四年，去辛卯止八載耳，不知假我數年，猶及見之否？然釋氏石火電光之喻，信有然矣，

戊戌同年吳侍讀默岩（國對），全椒人，榜眼及第，詩未入格，而頗有勝情。予官揚州時，常與共客儀真，一日過予客園置酒，酒間，作擘窠大字，及便面數事，皆卽事漫興之語，令人解頤。尙記其一則云，「少陵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云：『筆所未到氣已吞』才人須具此胸次，落筆自爾不凡，惟阮亭可以語此，「頃之予衣領上，偶見一蟻，卽又云，「宰

官衣傾，慕上一蟻子，此正須耐煩，以爲勝俗客耳，「雖偶然遊戲，皆有理趣。久之露坐，月色皎然，賦絕句云：「如此青天如此月，兩人須問大江秋，」予和之得四首：「翰林兄弟皆名士，廡屋三間分兩頭，及第紅綾分餅日，閉門黃葉著書秋，」「鳴壺（園中小山名，）斜日森碧篠，人影參差曲岸頭，頃刻疾書兩丸墨，山蟬墮地數聲秋，」又二詩不具錄，詳鑾江倡和集，

焦山瘞鶴銘，或云王右軍書，或云陶貞白，或云顧况，而周暉金陵瑣事言唐李石續博物志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瘞鶴銘，皆其遺跡，顧元慶作瘞鶴銘考，歷引黃長睿以至都元敬諸家之說，斷以爲陶書，而未及引此證之。予門人淮陰張力臣（昭）作瘞鶴銘辯援据甚博，予以遺安張山來（潮）刻叢書中，不記引此否也？

金陵瑣事云：「神樓，乃劉南坦尙書製爲修煉者，用篾編成，似陶靖節之籃輿，懸于屋梁，僅可弓臥，其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須他人，文徵仲寫其圖，諸詞人多詠歌之，皆不得其旨。」按虞山列朝詩小傳云：「清惠好樓居，而力不能搆，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又升庵先生後祠樓曲序亦然，「曲中仙人五城十二樓」等句，亦未詳其形製何如，皆

所云不得其旨者也。

予嘗謂古人詩，且未論時代，但開卷看其題目，即可望而知之；今人詩，且未論雅俗，但開卷看其題目，即可望而辯之；如魏晉人製詩題是一樣，宋齊梁陳人是一樣，初盛唐人是一樣，元和以後，又是一樣，北宋人是一樣，蘇黃又是一樣，明人製題，汎濫漸失古意，近則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談，盡竄入矣，詩之雅俗，又何論乎！

詩題有一二字不古。遂分雅俗，如古人祇有同韻和韻，而今人則改作步韻武韻矣；古祇有絕句，今人則改作截句矣；古人贈答，或云以詩贈之，以詩寄之，今則改詩以贈之詩以寄之矣，此類未易更僕，但取古人集觀之，雅俗自辨，當以三隅反也。

江甯有西域賈胡，見人家几上一石，欲買之，凡數至，主人故高其值，未售也。一日重磨洗，冀增其價，明日賈胡來，驚嘆曰：「此至寶惜無所用矣，」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時辰，每交一時，輒有紅罇子布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乃天然日晷也，今罇子磨損，何所用之，「不顧而去，

史癡翁，金陵人，佯狂玩世，工詩畫樂府，妻號樂清道人，姬人何，號白雲，善畫工篆書，

通音律琵琶，得南京國工張祿之傳，翁每製一曲，卽命白雲，被之絃索。嘗訪沈石田于吳中，不值，見堂中幃絹素，尙未渲染，輒濡墨縱筆作山水，不題姓名而去。石田歸見之，曰：「吾吳中無如此人，必金陵史癡也，」亟追邀之，相見一笑，留石田家三月而後返。明代冊使至，諸藩府藩王，以刺迓之于郊，刺稱「某王拜」三字而已，應天鄉試榜後，魏國公例設宴中山府第，邀集新舉人，亦惟書「魏國公拜」四字于刺，不書姓名，余少時官廣陵，與諸名勝修禊紅橋，卽席賦冶春詩二十四首，陳其年後至，贈余詩曰：「玉山山筵上顏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劉公猷曰：「采明珠，耀桂旗，麗矣，或率而兒拜，或揚袂從風，如欲仙去，冶春詩，獨步一代，不必如鐵厓遁作別調，乃見姿媚也，」

## 卷八

陳霆字水南，吳興人，著兩山墨談，甚有義理，閱金陵瑣事始詳其本末，霆字震伯，僦居白下，又著唐餘紀傳，渚山詞話，嘗作詞吊張麗華云，麗華死于青溪，後人哀之，爲立小祠，祠像二女郎，其一卽孔貴嬪也，今祠亦不復存。

成弘間，留都扇骨，以李昭製者爲最，見顧東江（清）集，往徐健庵司寇，爲宮坊時，贈

予金陵仰氏扇，予謝以詩，有「舊京扇貴李昭骨」之句，翼日相遇朝班，問李昭出處，予但據東江集答之，後閱金陵瑣事，乃詳李昭李贊蔣誠三人，製扇骨最精，徐守素蔣徹李信修補古銅器如神，恨昔者不能舉此應之，信強記之難也！

張遺，字瑤星，金陵遺民也。居棲霞一小菴，數十年不入城市，著書十餘種，有一書紀南渡時事，可裨史乘，惜未版行；凡所撰著，稱「白雲自怡」，年九十而終，四十年前游東萊時，先兄西樵亦客萊，相友善，及予在刊江，數客金陵未及見之，蓋已禁足攝山矣。予撰古懽錄亦遺此人，故著于此。

明時欽差行人吳惠，葬劉真人于留都鳳臺門外，壙中得一石匣，中有玉冠，蓋上刻「王真人玉冠」五字，此與王喬玉棺相似，玉冠尤爲新異。

舊例，科場進呈試錄，主考官自撰程文，其用士子文稍爲點定，自萬曆十三年乙酉科始。治血山崩。當歸一兩，荆芥一兩，酒一鍾，水一鍾，煎服立止，

蕪州商人，病痢危甚，太學生倪某，用當歸末、阿魏丸之，白滾湯送下，三服而愈，又治痢方。黃花地丁。搗取自然汁一酒盞，加蜂蜜少許，服之神效，



濕痰腫痛不能行，用蓀葦草，水紅花，蘿蔔英，白金鳳花，水龍骨，花椒，槐條，蒼朮，金銀花，甘草，以上十味；煎水蒸患處，水稍溫即洗之。

治小腸疝氣，烏藥六錢，天門冬五錢，白水煎服，神效。

治小便不通，芒硝一錢，研細，以龍眼肉包之，細嚼嚥下立愈。

治瘤方，用竹刺，將瘤頂稍稍撥開油皮，勿令見血，細研銅綠少許，放撥開處，以膏藥貼之。

接骨方，土鱉用新瓦焙乾半兩錢，醋淬七次，自然銅，乳香，沒藥，棗，瓜子仁各等分，爲細末，每服一分半，酒調下，上體傷，食後服，下體傷，空心服。

治疫腫頭面方。金銀花二兩，濃煎一盞，服之腫立消，

針入腹，用櫟炭末三錢，井水調服即下，又方，以磁石置肛門外引下，（已上俱出正續金

陵瑣事）

沈石田周千支八字，與明英宗同。

明寧國大長公主，所用遺墨半挺，上用紫金打成龍口吞之，一磁杯酌酒滿，則隱起一龍形，鱗鬣具備，酒盡不復見。

金陵王某家有大石子；中具兜塵觀世音像，趺坐如生，面目衣襪如畫，又南唐元宗時，溧水桑樹，生須菩提像，右袒左跪，衣襪宛然，其色如純漆，光可以鑑。

南唐書有馬令胡恢陸游三家，馬陸二書，盛行于世，近吳門又有合刻，惟胡書世罕傳之，聞江陰李忠毅（應昇）家有藏本，廿年前，屬江陰令陸雲士（次雲）訪之，久不見報。又屬門人楊侍講賓實（名時）求之，亦不得。按恢金陵人，博物強記，工篆隸。客京師久，不得調，上韓忠獻公詩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人寒，」公深憐之，使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推官卒。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詔云：期畢便申，周宰相王溥父祚以觀察使致仕，一卜者諛其壽可百四十，惟百二十歲時，春夏間，微苦臟腑，祚大喜，顧子孫曰：「孩兒輩切記，是年莫教我吃冷湯水，二事癡絕可笑，杜牧詩，「百年便作萬年計」富貴中人不悞此者多矣，釋氏六如之喻，正爲此輩棒喝，

顧鄰初云：沈約宋書，凡歌字皆作哥字，予昔官廣陵，于一士大夫家。見趙松雪家書，凡哥字皆作歌字，蓋古通用也。

捨筏登岸，禪家以爲悞境，詩家以爲化境，詩禪一致，等無差別。大復與空同書引此，正自言其所得耳，顧東橋以爲英雄欺人誤矣；豈東橋未能到此境地，故疑之耶？

京口張文選公選，（九徵）博物君子也。嘗題予過江入吳兩集云：「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懷抱，」此語可與解人道。

予少游京師，日與汪苕文（琬）劉公猷（體仁）倡和，晨夕過從無間。一日往汪邸舍，其小僕孫玉者走報曰，王貽上來，苕文出爲予述之，予笑曰：「此子不減蕭茂挺家僕，」孔平仲雜說云：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出北史，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汪苕文赴京師，過揚州，予送之舟中，欲附惠泉五壘，寄家西樵兄，汪以道遠稍難之，予笑謂曰，汪大乃成俗吏，汪亦一笑許之，後記其事于說鈴

宋時徑山僧行園，爲蛇傷足，一叅方僧爲治之，先汲淨水洗患處，易水數斛，令腐膿敗肉悉去，瘡上白筋見，乃搥以軟帛，以藥末勻糝瘡中，惡水泉湧，明日淨洗敷藥如初，一月毒盡肉生，平復如舊，其方乃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礬麝香各少許，見談藪。

宋制，軍營中有天王堂，小說亦屢載之，不知何天王也？談藪云：唐天寶西蕃寇安西，奏乞援兵，詔不空三藏誦仁王經，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門，不空曰：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西耳。後安西奏，見神人破賊，城上天王見形，圖形上進。因詔諸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像，佛寺亦然，宋時沿之入軍營也。又括異志言宋建炎中，敵將屠秀州，天王現于城上，若數間屋大，懼而引去，因建天王樓于城西北隅。汪鈍翁（琬）嘗問予，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正以襄陽未能脫俗耳，」汪深然之，曰：「他人從來見不到此。」

予又嘗謂鈍翁李長吉詩云：「骨重神寒天廟器，」骨重神寒四字，可喻詩品，司空表聖，與王駕評詩云，王右丞韋蘇州趣味澄奩，如清沈之貫達，元白力勅而氣屏，乃都市豪估耳，元白正坐少此四字，故其品不貴。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

弇州云：「朦朧萌拆，情之來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四語亦妙。

古人同調齊名，大抵不甚相遠，獨劉楨與思王並稱，予所不解。建安七子，自孔文舉不當與諸人同流，此外如陳琳之飲馬長城窟行，阮瑀之定情詩，徐幹之室思，皆有漢人風矩；惟楨詩無一語可采，而自古在昔，並稱曹劉，未有駁正其非者。鍾嶸又謂其仗氣愛奇，動多振絕，思王而下，楨爲獨步，殊似囁語，豈佳處今不傳耶？乃秦少游亦云五字一何工妙，絕冠儔匹，殆亦耳食之習。

萊陽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又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遽取而觀之，讀未一二行，輒抵于案曰：「亦不見佳，何用讀爲？」荔裳時方髻髻，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予十數歲時，屢夢坐園亭上，有五色異禽，小于鸚鵡，羽毛甚麗，羣飛亭中，或集于肩，或投于懷，馴擾不去。又兩夢有人贈一奩墨，開之有異香，既覺，爲諸兄言之，曰：「此文字之祥也。」順治八年辛卯，予年十有八，一日讀書，倦而假寐，夢神人告曰：「汝知今科闈中題乎？乃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詩經題，乃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叩其餘則不應。」

及八月入闈，首題果符所夢，頌題則聖敬日躋，及明年壬辰會試，頌題乃維清緝熙二句也，予中是科鄉試第一，旋改第六，壬辰下第，而先兄吏部登進士，神所告，乃予兄弟鄉會試首尾二題也。

康熙初，士人挾詩文游京師，必謁龔端毅（鼎莘）公，次即謁長洲汪荅文（琬）潁川劉公（體仁）及予三人。陽羨陳緯雲維嶽，其年（維崧）之弟也，初入都，手寫行卷三通，置案上，友人問所詣，曰：吏部劉公，戶部汪公，禮部王公也。「友人曰：「吾爲子預卜之，汪得卷必摘其瑕疵而駁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劉則一覽輒擲去，無所可否，」已而果然，予聞之，笑謂公猷曰：「吾二人或駁之，或揚之，皆尋常耳；惟兄此一擲，最不易到，」公猷亦爲之絕倒。

交趾老道士，結廬潮州之金山，年已百歲，養一雞，大如么鳳，置枕中，鳴卽睡覺。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一龜如錢大，置金合子中，予門人東莞令錢蔗山（以境）曰：雞，陽精也，胡孫，心猿也，龜，神靈而服氣也，皆小者，損之又損也。其言甚有理致。嶺海見聞云，蚌聞雷而孕，望月而胎珠，中秋蚌始胎，中秋無月，則蚌無胎，凡秋夕海色

空明，天半有朱霞光起，蚌曬珠也。珠之名類不一，有精珠，褪光珠，瑤珠，走珠，滑珠，礫硃，官雨珠，稅珠，蔥符珠。珠重七分爲珍珠，八分爲寶珠。合浦人以珠爲貴，生男曰珠兒，生女曰珠娘。

香樹生海南黎峒，葉如冬青，凡葉黃則香結，香或在根株，或在枝幹，最上者爲黃沉，亦曰鐵骨沉，從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堅而沉水，其價三倍，或在樹腹，如松脂液，有白木問之，曰：生沉，投之水亦沉，投之水半沉半浮，曰飛沉，皆爲上品。有曰速香者，不俟凝結而速取之也，不沉而香特異。曰花剗者，香與木雜，剗木而存香也。有曰土伽楠，與沉香並生，沉香性堅，伽楠性軟，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產占城者佳，樹爲大蟻所穴，蟻食石蜜，遺漬香中，歲久凝而堅潤，其色若鴨頭綠，上之上也。又有虎豹斑，金絲結，其色黃，貴與鴨頭綠等，

椰杯見毒則裂，嶺南人多製爲食器，以辟蠱，

永安產燭竹，文信公駐軍時，燃此竹以代炬，

海蜘蛛，生粵海島中，巨若車輪，文具五色，絲如絙組，虎豹觸之不得脫，斃乃食之，

瓊州黎峒，有黎長統之，必符王二姓乃得立，黎長家有古罐，傳爲祖先所遺，非陶非石，天欲雨則先鳴，軍官將入山則大鳴，

廣州之虎門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現海市，城闕樓臺，車騎人物，倏忽萬狀。康熙丙辰，見戈甲之形，粵有兵變。黃太冲（宗義）亦言寧波有海市，蓋東海南海皆有，不惟登州，但登見以四五月，廣見以正月初旬三日，是小異耳，鄞之見不言定期，

嶺海見聞言鐵樹生海底石上，幹類珊瑚，尾如彗，千年則成珊瑚，其旁有蚌守之，往往得鐵樹，則兼得珠，是鐵樹與珊瑚同類，俱生于海；然珊瑚大者五六尺，小者不過尺許，以鐵網取之，在水則軟，見風則堅，初白漸黃，得日色，乃殷紅如丹砂。按王濟雨舟所記，云官橫州，于一指揮家園中，親見此樹，歷言其六十年開花之詳。予在羊城學使署，亦見鐵樹，高大不殊諸樹，乃木本，非玉石之屬，但以鐵培養其根則茂，與他樹以水澆灌者差異，與前所云云不類，豈名同實兩種耶？

嶺海見聞云，香樹幹如樹蘭，葉如黃楊，子如連翹而黑，以夏月子熟種之，亦有寄生榕樹上者，閩小紀云，千年榕樹上，生奇南香。



陶岳五代史補載馮道鎮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付判官，判官素滑稽，書一絕句于判後云：「荆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有愧色，因出俸修之。又李穀爲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惟破屋三間，中存聖像，有伶人李花開進口號曰，「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于陳，」穀驚嘆，遽出俸以修之，五代學校廢壞如此，賴滑稽之言，始得復故，可爲浩歎，觀唐元宗過魯謁孔子廟詩，居然盛世帝王氣象，近聖駕東巡，謁闕里聖廟載謁孔林，特命戶部發金錢十餘萬，重修廟貌，輪奐一新，賜孔氏子孫十餘人，爲五經博士等官，特賜御用曲柄傘于大成殿，此又漢唐宋明已來，所未有者，故觀于文教之興廢盛衰，而世之治亂可知矣。周郭威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夢文宣王，明日攻其城，入之，過夫子廟，叩首再拜，且諭近臣曰：「夫子聖人，百王取則焉，安可不拜？」且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爲本縣令，五代之世，乃亦有此，自明代至本朝，曲阜縣知縣，皆以孔氏子孫爲之，而不知始于後周也。

越處女對勾踐曰：「見之如好婦，奪之似懼虎，杏之如日，偏如滕兔，」此卽處女脫兔之

喻，而語益奇。

凡溺水及服金屑，用鴨血灌之卽瘥，

耳暴聾，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卽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傷，用獨殼大栗研乾末，敷之立愈

治喉痺乳鵝，用蝦蟆衣，鳳尾草，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調和，再研，細布絞汁，以鵝毛刷患處，吐痰卽消，

惡瘡腫毒初起，當歸，黃蘗皮，羌活，爲細末，生鷺鷥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卽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灌之卽愈，

宋孝宗食蟹過多，患痢，有嚴防禦者用新采藕節，研細，熱酒調服，果愈，

治病眼生赤障者，用白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露中一夜，曉取肉化爲水，滴目則障自消，

治嗽驗方，香櫞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清酒同研，入砂礮內，煮令熟爛，自黃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方，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納鍋中，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渴卽飲之，

治水腫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卽愈，（已上俱出養痾漫筆）

予平生爲詩，不喜次韻，不喜集句，不喜數疊前韻，惟少時有集黃山谷詩一絕云：（謝人送梅）「榨頭夜雨排簷滴，誰與愁眉唱一杯，瘦盡腰圍怯風景，城南名士遣春來，」如此集句，恐非李西涯所知，西涯有集句詩一卷。

李西涯集第六卷，主一齋，爲徐公肅都憲作，又徐亞卿原一六十二得雙生子戲贈，原一與崑山徐建庵司寇初字同，公肅與其弟立齋相國初字同，立齋亦爲都憲，健庵亦爲亞卿，何其脗合至此，但前之二徐，未悉其名耳。

宋陳輔輔之，丹陽人，有詩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爲王介甫所知，而與蘇公尤厚善，黃是師是，章淳之甥也，以二女妻

穎濱子适遜，哲宗時，欲召用林希，以是沮之，後知定州卒，東坡皆有尺牘與之，元人吳師道跋云，二人出處不同，而尙德守義，不爲勢利回邪，變易其賢則一，予撰古懽錄，取師是而遺輔之，此詩尤爲可愛，特書之。

吳師道禮部集有云：江陰趙彥衛作西漢定安公補紀，首書元年四年書策，命孺子爲定安公，五年至十八年，每年書「公在定安」，「法春秋」公在乾侯」之義，意亦美矣。按孺子嬰，宣帝元孫，楚孝王孫，廣戚侯顯子，漢之近親，非若呂后取他姓子比矣。太后臨朝稱制，莽居攝踐阼，改元居攝，又改元初始，則孺子雖未正帝位，固已儼然爲天下之君矣。莽篡而猶存，莽滅而復爲漢，若之何絕之哉？又考序例云：正統雖絕，而故君尙存，則追系正統之年，而注其下，如唐武氏例，是趙氏補紀殆類此，但其書法，猶有可議者，不稱居攝初始，直云元年三年，則失其實矣！莽以平原安德深陰鬲重丘萬戶爲定安國，而以大鴻臚府爲公第居之，則書公在定安，亦爲失實，定安公乃莽所加，豈得仍其僞號。竊謂宜自初始二年下，注新莽始建國元年，初始三年以後，下注莽年如前遞數，而書孺子在京師，存其故稱，紀其實地，庶幾得之，或曰，其後方望立嬰爲帝，而元滅之當若何，按方望事

，在光武建元元年，書法當云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于臨涇，元（更始）遣兵擊斬望，嬰并遇害。

釋典羅云出家，（即羅喉羅）佛命舍利弗爲其和尚，大目犍連作阿闍黎，故沙門以和尚爲尊貴之稱。

佛姨母瞿曇彌，欲出家，如來不許，謂阿難言，若聽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莠生稻田，善穀復敗，又言我之正法千歲興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歲而漸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一不得作如來，二不得作轉輪聖王，三不得作第二切利天王，四不得作第六天魔王，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瞿一作憍）按此乃比丘尼之始。夫如來既受姨母乳哺深恩，及五百餘僅女，皆長老久修梵行，而如來難之且如此，後之人談何容易耶？又如唐武后乃真天魔王，以釋氏因果論之，不知往劫是何福德也？

南渡時，東平伯劉澤清者，字鶴洲，曹州人，天啓中，戶書郭允厚家奴也，後充本州捕盜弓手，少無賴，爲鄉里所惡，徙居曹縣，遭離亂從軍，積功至總兵官，金陵立福王，遂爲藩伯，開府淮陰，其兄忘其名，字鳳洲，崇禎時，亦至總兵官，禦敵歿于王事，稱名將，

非澤清比也。澤清爲人，陰狠慘毒，睚眦必報，曹縣士大夫，罹其禍者甚衆，澤清在江淮縣有故居，空無人，一日諸生十數輩，僦飲其宅，或拾一錦鞋于內閣中，傳玩之，座中有謔者，澤清知之，使健兒名捕至淮，盡殺之，中表兄某，夙有違言，遣人召之，中表懼，祈哀于澤清之母，爲婉轉申救，澤清佯許諾，禮待頗厚，既辭歸，立遣健兒，途中拉殺之，已而大兵渡淮，澤清迎降，歸于京師，以叛案有連，至盧溝橋伏法，行路快之，不數年，子姓無子遺，故居爲墟。

唐書言孟浩然與給事中王維善，維私邀入內直，會明皇至，浩然倉卒避匿牀下，帝問知之，喜曰：「朕聞其名久，恨未見耳。」立召見，問所爲詩云云，而北夢瑣言以爲李白誤。盧沈爲舉子，于澆水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緣此受知擢第。賈島溫飛卿亦以微行傲忽，致長江方城之謫，此可爲輕薄之戒。又孟弘微郎中者，性誕妄，因次對奏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宣宗怒曰：「卿何人，朕耳中全不知有卿，」亦坐貶，

丹青樹，出終南山，丹青竹，出熊耳山，

唐宋啓事用門狀，卽今十大夫彼此拜謁之名刺也，上書某官，謹祇候某官，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云，見東都時蘇王諸名公門狀一卷，率皆手書，古人鄭重不苟如此，今則小胥之事耳。又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得用紅柬，爲刺史官庶常止用白，雖元旦賀壽等吉禮，亦不用紅，不喻其義。

故事有最可笑者，唐御史臺，惟南牀最尊重，每會集，南牀不笑，則諸御史不敢笑，南牀笑，則皆大笑，謂之鬪堂，

唐相國段文昌，史云西河人，褒國公志元之後，志元本臨淄人，文昌徙居荆南，又云荆蜀皆有先祖故第，又云，先人墳墓在荊州，其稱臨淄人，以先世本籍故，而與鄒平無涉，不知何以封鄒平公，今鄒平縣西北，地名段家橋，謂是文昌故居，傳會不足信也。子成式柯古，罷江州刺史，居襄陽，與李商隱溫飛卿倡和，故號漢上題襟集，然柯古著酉陽雜俎，多言齊州事，如長白山沙彌二桃之類，皆在鄒平。

唐華原柳氏家法，爲士族之冠，公綽公權已下，至玘皆然。玘家鬻婢，猶不屑奉侍賣絹牙郎，其家法可知，而負國賊柳璨乃生其族。卒與張廷範輩同誅死，未足酬衣冠之禍，故知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論，未必盡然；若桓彝爲晉忠臣，而溫與元繼世爲逆，郗鑒郗愔之生起，盧懷慎盧奕之生杞，皆其類歟，每讀史輒爲三嘆。

金陵胡宗仁，字彭舉，以畫名，亦工詩，與竟陵鍾伯敬爲友，嘗有與鍾書云，「兄弟子姪，皆耽作畫，蓬門畫掩，茗椀鑪香，閣筆盈案，妄擬堆笏滿牀，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蟬連，甯復過之，」其子玉昆，字元潤，亦工畫，嘗寫杭州宋宮古梅，予題絕句云：「風雨厓山事渺然，故宮疎影自年年，何人寄恨丹青裏，留伴冬青哭杜鵑，」故友合肥李文定容齋（天馥）極愛此詩，常諷詠之，昔人謂沈石田相城喬木代禪吟寫，此後惟金陵胡氏，足以繼之。

張遺瑤星題程青谿侍郎（正揆）畫云，唐六如畫學周東村，不啻過之，只爲胸中多數百卷書耳。予評陳戶部子文（奕禧）書品，亦如此。

姚翼字伯右，工畫梅，又取鍾山梅瓣，粘于便面，以筆添枝幹其上，極有生韻，時號「姚梅」人多效爲之，渠丘張杞園（貞）孔目仿作甚工。

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極是佳句，虞山錢牧翁宗伯詩，「東



風誰唱吳娘曲，暮雨瀟瀟閣禁城。予亦有二絕句云：「波遶雷塘一帶流，至今水調怨揚州，年來慣聽吳娘曲，暮雨瀟瀟水閣頭。」七載雖筵喚奈何，玉壺紅淚斂青蛾。瀟瀟暮雨南陽驛，重聽吳娘一曲歌。」

周侍郎櫟園（亮工），閩小紀云，鷓皆白，獨莆田九鯉湖鷓作粉紅色，陪宦者劉繼詮獻芙蓉鷓二十四隻，色如芙蓉，疑卽此種，

唐宋外任官到任，皆有謝表，高常侍集，有謝封丘縣尉表，則縣尉亦得上表矣。

閩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惟紅者最難得，白者能愈痰疾，紅者有益小兒痘疹，櫟園又云：參能益人，沙元苦參亦兼補，海參得名，亦以能溫補故也。生于土爲人參。生于水爲海參，故海參以遼海者爲良。

先兄西樵先生，撰古今閩閣詩文爲然脂集，多至二百卷，詩部不必言，文部至五十餘卷，自廿一史已下，瀏觀采摭，可稱宏博精覈，而說部尤翫獲，爲古人所未有，今略其書目載于此。班昭漢書異姓諸侯王已下，至古今人表凡十卷，班昭漢書天文志一卷，班昭補列女傳一卷，班昭女誡一卷，班昭幽通賦注一卷，衛鑠筆陣圖一卷，蘇蕙璇璣圖一卷，宋若莘

女論語一卷，侯莫陳邈妻女孝經一卷，預浩（或作喻浩）女木經一卷，李清照打馬圖一卷，沈俶諧史一卷，龍輔女紅餘志一卷，管道昇墨竹譜一卷，鄭氏女教篇一卷，明仁孝徐后內訓一卷，仁孝徐后勸善嘉言一二三卷，仁孝徐后勸善感應一卷，章聖蔣太后女訓一卷，楊慎妻黃氏錦字書一卷，王鳳嫻東歸紀事一卷，廬江王夫人燈花占一卷，張淑嫻刺繡圖一卷，邢慈靜（邢太僕侗之妹）黔途略一卷，徐淑英女誠雜論一卷，徐德英革除紀一卷，筆洞細君花殿最一卷，薛素素花瑣事一卷，方維儀尼說七惑一卷，方維儀宮閨詩評一卷，顧若璞往生紀實一卷，倪仁吉宮意圖題語一卷，陳結璘牡丹亭牌譜一卷，胡貞波古牌譜上下卷，季嫻學古餘論一卷，季嫻前因紀一卷，王端淑詩緯序論一卷，陶姮儀放生約一卷，董白奩艷上中下卷，尼超衍密印語錄一卷，尼濟印仁風語錄一卷，尼自如語錄一卷，計五十六卷，其全書今藏篋笥，無力刻行也。

上巳之巳，本己字之訛，又泊宅編云，十干之戊，與茂同音，今呼爲務亦非，又稱爲武，五代史僞梁朱溫時，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蓋溫父名誠，戊字類成，故司天監以此諂之，今吳中術士尙有沿之者。

柳子厚作非國語，宋江端禮作非非國語，嗣早劉章虞槃，皆有非非國語，見張合宙載，今不盡傳。

童貫自謂韓魏公出子，與梁師成自謂蘇文忠出子正同，曹操父子，本寺人之後，忠獻文忠，乃爲寺人祖禰乎，

宙載云，書冊爲水潦所浸，可于大甌中蒸而曝之，至一二番，乃以物鎮平處逮乾，色雖微潰，而無損壞，

宙載張鐸僉事，言鴿能辟小兒疳氣，當多置房養之，清晨令兒開房放鴿，其氣著面，則無疳疾，

南園漫錄云，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詞桂酒籩桂之類，今醫藥所用，取其氣味甘辛，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園囿所植，取其香氣郁烈，乃尙其花也。類書所載，皆未別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溫飛卿以蒼耳子，對白頭翁，寧陽許襄敏公（彬）取作一聯云：「道上鈎衣蒼耳子，風前聒客白頭翁，」蓋其夫國之作，上句卽「迷陽迷陽，勿傷吾行，」下句卽「遠山十里，螻蛄之

聲，尙猶在耳，」之義。

碧里雜存云，鍾山孝陵，卽梁寶誌公瘞所也。傍有八功德水，誠意伯奏改葬誌公，水亦隨往，太祖異之，爲建靈谷寺，歲命太常祭焉。

見只編言陳水南（霆）以南唐李昇宜繼唐後，改馬令書以爲唐餘紀傳，猶蕭常改三國蜀志爲續後漢書也。讀吳越備史昇本安吉將潘某之子，姓實潘也。水南特以五代篡祚短促，不足繼統；不若南唐，聲名文物，雄擅江左，不愧唐後耳云云，予按吳越與南唐，世爲仇，備史之言，未可遽信，詎可據爲實錄，以駁水南耶？

漢鄆閣銘在甯羌州，州陋甚，在五丁峽西南，予嘗過之，不知有此古物，未及訪碑刻所在，殊以爲憾，

甲申八月，禮部尙書韓莛卒于位，公長洲人，中康熙癸丑會狀兩元，授翰林修撰，至今官，先是以內閣學士予假歸，乙亥，奉召入京，有屠西爽者，以下窳名吳中，韓問之，曰：「公此行官至尙書，然癸未卽當南歸，過此不能歸矣，」韓入都，累遷禮部吏部侍郎，超拜大宗伯，至癸未，始嬰疾，乞假未允，甲申，病增劇，再疏告老，命在任調理，至是卒。

。公平素爲予述屠言，且云「過癸未不歸，豈遂死耶？」王大司空（鴻緒）時同被召命，聞屠語人曰：「韓公此行不歸矣，」果驗，屠亦以癸未年卒。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于保和殿，頒賜御書，大理少卿李斯義得臨黃庭堅書一幅，其詩云：「談經草檄髮華生，初擁閩山傳節行，江入桐廬青欲斷，溪從劍浦碧來迎，茶雖戶種租宜薄，鹽不家煎價賴平，要使祈招歌德意，君恩豈爲遠人輕，」四十三年十一月，李以副都御史遷福建巡撫，前詩竟爲之識云。

## 卷九

蜀人射白鵬錦雞以食，余嘗賦詩記其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嶺南近海郡，或以鸚鵡作鮓，孔雀翡翠爲腊，余邑子又有嗜食金魚者，天地間何所不有。

瑋瑁背有甲十三片，海人養以鹽水，飼以纖鱗，遇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瑋瑁齋，見虞衡志。

真臘風土記牛馬死，不敢食，亦不剝其皮革，云以其與人出力故，此俗勝中國人多矣！

朱相國平涵湧幢小品載其嘗館一貴人家，其人奉齋，一日怒廚人，凡易十餘品，俱不稱意

。朱笑謂之曰：「何不開齋」近吳湖州園次（綺）遊廣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諸監司之內，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雜選，不堪其苦，吳笑應之曰：「汝既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皆大噱，二事頗相類，而吳語尤可味。楊誠齋詩云：「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其此僧之謂乎。

天台山志，僑寓條首載沈約字休文，陳征鹵將軍，永平中，棄官乞爲道士，來憩桐柏，見剡縣金庭觀石刻，妄語可笑，梁陳間安得兩沈約，皆字休文，休文爲梁武帝佐命，與陳遠不相及，何以有此謬妄，蓋道釋好爲傳會，往往不稽時代，不諳事理，如真靈位業圖之類，不可勝數也，鶴林玉露以范雲與陳武帝九錫之命，亦可笑。

余于宋南渡後詩，自陸放翁之外，最喜姜夔堯章，堯章又號白石道人，學詩于蕭千巖，而與范石湖楊誠齋善，時黃岩老亦號白石，亦學詩于千巖，時稱「雙白石」云，右見鶴林玉露，（南渡四大家，爲蕭楊范陸，而誠齋答堯章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則謂遂初也，）

玉露言子瞻謫儋州，子由謫雷州，魯直謫宜州，皆章惇取其字之偏傍而謫之，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子由其未艾乎？宜字，

有蓋棺之象，魯直其不返乎？後皆驗，予考之殊不然，山谷以紹聖初，謫涪州徙戎州，徽宗卽位，赦復官，建中靖國元年，除知舒州，崇寧元年，知太平州，二年以承天寺記，爲陳舉所訐，羈管宜州，竟卒于宜，先是東坡已以建中靖國元年，卒常州矣，安得如羅云云乎？按此說，本之老學庵筆記，乃謂二蘇公，與劉莘老丞相，莘老時貶新州故也。

余邑先輩文獻無徵，每以爲恨，故于羣書中，遇邑人逸事遺文，輒掌錄之。乙酉再至安德，觀永平府志，得邑方伯徐公華詩一首，盧龍塞云，「燕呼黑水作盧龍，塞北風沙泣斷蓬，漢將已隨羌笛老，秦人莫恨久從戎，」公卽詩人夜字東癡之曾祖也，萬歷中，嘗爲永平太守。

朱性甫鐵網珊瑚載鮮于伯機所藏有唐沈傳師墨蹟一絕云，「積雪陰山欲度難，傳更深夜鐵衣寒，將軍破了單于陣，更把兵書子細看，」傳師，元和間名臣，有嶽麓寺長句最佳，此詩殊不類唐人風調，合肥龍大宗伯（鼎孳）往往酒酣賦詩，輒用杜韻，歌行亦然，予常舉以爲問，公笑曰：「無他，只是纏了好打耳。」

新安門人汪洪度字于鼎，夙有詩名，嘗有詠一品妃詩云：「敢以三春草，蒙稱一品妃，植

根緣甘露，發艷借恩輝，幸自生同蒂，羞將影獨違，未須勞遠寄，念此亦當歸，「自注，  
「當歸花，曾入禁苑，賜此名，」余按藥花入詩最新，如人參枳殼，皆見唐人詩，連翹見  
楊太宰夢山詩，余丙子使蜀，山路中，見白芨花，因得「西風盡日濛濛雨，開遍空山白芨  
花」之句，若當歸，詩人止習用太史慈姜伯約事，未詠其花，始見于鼎此詩耳。按崔豹古  
今注，當歸，一名文無，本草云，七八月開花，似蒔蘿淺紫色。

余偶論唐宋大家七言歌行，譬之宗門，李杜如來禪，蘇黃祖師禪也。

謝方山（重輝）別業，杏花村之東，有古槐十餘株，傳是正德年間物，乃總督宣大，楊順  
侍郎故居也，楊卽殺沈鍊以媚嚴嵩者，徘徊其下，顧謂方山曰：「此樹閱世古矣，惜非安  
石之甘棠。」

詞家綺麗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袒，予謂第當分正變，不當分優劣，四十年前，在廣陵與  
鄒訐士（祇謨）同定倚聲集，予評陳臥子詞云，如香車金犢，流連陌阡，反令人思草頭一  
點之樂。

宋人書問，自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友交馳曰不宣，見東軒筆錄，今人



多不辨此，然三字之分別，殊亦不解。

孫仲謀欲築儒須塢，諸將曰：「上岸擊賊，跌足入船，何用塢爲。」快語讀之，輒爲浮一大白。

古樂府詩云：「百金買寶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于十五女。」等是快語，語有令人骨騰肉飛者，此類是也。

余家自高曾祖父已來，各房正廳，皆置兩素屏，一書心相三十六善，一書陽宅三十六祥，所以垂家訓示子孫也。按三十六善，見宋吳處厚青箱雜記，三十六祥，未詳所出。

又各房正廳一聯云，紹祖宗一脈真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

青箱雜記云，前代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爲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爲之，此讀講學士之始。亦見石林燕語。

鷓尾之說，傳記紛紜不一，對類總龜謂龍生九子，一名嘲風，好險，在殿角。一名蚩吻，好吞，在殿脊。博物志逸篇云，螭吻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螭蛭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于屋脊，二說已不同。唐會要云，漢武柏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虬，其

尾似鷗，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殿脊，以厭火災。又或謂漢柏梁臺災，越巫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鷗尾之象于殿脊，二說亦有不同。又龍九子，一名霸下，好負重，故爲碑座，肩屬好文，在碑文兩旁，亦出總龜，博物志逸篇又云：屬鼉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虎形似龍，性好文采，故立于碑文上，二說名字亦不同。顧鄰初宗伯說略云，龍下未詳。屬鼉，韻會云，鼉也，一曰雌鼉，吳都賦云巨鼉屬鼉是也，廣雅云有角曰龍，無角曰純（音螭）龍，今世石碑上下四旁，率刻螭虎，而載石作龜形，蓋似鼉而稍訛，霸下則竟不知何狀，卽龍生九子，其名亦無一定之說也，

漢光武帝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詳，逸篇又以爲九子之一，云金吾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以巡警，則又似鰈魚之屬，（鰈魚，見孔叢子，）又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古今注曰：執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

余向疑宋攻作之局曰：「文思院，」不詳命名之意。青箱雜記云：考工記真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江鄰幾云，或說「文思，殿名

，聚工巧于其側，因名之曰文思院使，」

玉茗花，海紅花，皆山茶也，古詩云，「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都勝，卽寶珠山茶。

田綸霞（雯）少司徒，爲詩文好新異，康熙壬午謝病歸，浹歲臥疴，醫立方以進，輒嫌其俗，易他名始服之，如以枸杞爲天精，人參爲地精，木香爲東華童子之類，其癖好新奇如此，余聞諸其弟需子益云。

秦俗尙白，民間遇元旦賀壽吉慶事，輒麻巾素衣以往，余所經歷西安鳳翔漢中諸府皆然。聞西巡時，民庶迎駕，亦不改服。按六朝人主宴處，戴白紗帽，晉人好著白接離，謝萬著白綸巾，南齊垣崇祖著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又唐制，新進士皆白袍，故有「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之句，而肅宗與李泌同出，觀者謂衣黃聖人，衣白山人，則人臣在君前，亦可衣白矣。清波雜志載宋乾道中，內相王日嚴謂一堂環坐，皆淺素極可憎，乞仍存紫衫，又云。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則六朝唐宋皆有之，不止西方尙白也。酉陽雜俎云，北朝時，徐州角城縣僧尼著

白布法衣。

余家藏宋王晉卿烟江疊嶂圖長卷，後有米元章書東坡長句，康熙癸未三月萬壽節，九卿皆進古書畫爲壽，此卷蒙納入內府，傳旨云，「向來進御，凡畫概無收者，此卷畫後米字甚佳，故特納之，仍諭知」

濟南有帝舜祠，在南門之外，癸未春，方作醮事。火忽自殿上出，頃刻焚蕪殆盡，踰數日，諸當事有事于祠，方就殿址禮拜，塔下舜井水，忽溢高數尺，須臾汎濫，急覓輿馬而出，竟不終禮而罷，亦異災也，井水出祠北流入明湖，至今尙然，不知是何祥也，泰山東嶽廟同時亦災，

上駐蹕杭州，山陰耆民王錫元同胞兄弟五人見于行宮，長次係雙生，皆年八十，三年七十八，四年七十六，五年七十五，率子姪凡十七人，孫十八人，賜宴賜緞錦各一疋，又賜御書扁額。一門人瑞，皇太子賜聯「五枝錦樹榮今代，百秩仙籌萃一門」見邸報，東坡志林載合浦老人蘇佛兒，年八十二，有兄二人，長九十二，次者九十，亦庶幾矣。

四十四年春夏，雨澤愆期，至五月望乃雨，二十一日，雨自酉迄辰，遠近霑足，穀秣皆甦

，豈乃播種，六月初八十一日，皆大雨，縣東境有蝗，自東北來南去，不爲災，廿四廿五日復大雨。

清波雜志，言鄭陽叔，集荆襄川蜀金石刻，爲五路墨寶，既錄碑之全文，附以己說，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間有辯正，類爲數巨冊，考證良備，悉上秘府。按宋人多留意金石文字，惟歐陽永叔劉原父呂進伯趙明誠董道黃長睿薛紹彭于今獨著，鄭之名，迄無知者，不獨其書之湮沒無傳也，惜哉！南宋人陳起有寶刻叢編，尤爲該洽，嘗從朱竹垞（彝尊）見寫本，未暇鈔錄，

濟甯州學武生歐陽溇，叩關自稱大禹之後，下其詞巡撫議，大禹奴姓，歐陽溇狂率冒稱後裔，革去武生，依律充軍云，

明太宗攻濟南，鐵鉉出戰，倏見有羣僧助戰甚力，跡之入大佛山琵琶洞中，洞石壁上，刻阿羅漢，皆汗流浹體，命以鐵搗碎其首，像乃唐貞觀時製，

歷城穆吏部深字桂陽，爲闍寺所中，罷歸，鬱鬱成疾，額中有一小人，騎驢時時往來，醫不知其何疾，竟以是卒，

明德藩端王于白雲湖（在章丘，亦名劉郎中泊，）得一馬，鹿形，每宴會，則列于筵前，負八寶盤，崇禎戊寅，馬無故自斃，未幾濟南陷。

濟南藩司署，後臨明湖，西偏卽曾子固集中所謂西湖也，曾守郡日，嘗作名士軒，軒今入署中，明時尙有古竹數竿，芍藥一叢，傳是宋故物。

環明湖有七橋，曰芙蓉水西湖西北池百花灤源石橋，曾子固詩，「從此七橋風與月，夢魂長到木蘭舟，」

元張文忠養浩故居，在今布政司街，有七聘堂，今改爲祠，明尹恭簡旻宅，在歷城縣治東尹家巷邊，尙書貢宅，在王府前，（今巡撫衙署）有萬卷樓，王祭酒雲芝（名同先尙書公諱）李按察攀龍宅，皆在西門外柴市，許長史邦才宅，在布政司街，

漢終軍故里，在府城南九十里，尹太宰旻，尹家亭子在湖上，邊尙書貢別業，在張馬泊，劉吏部天民別業，在城南六十里弔枝菴，許長史邦才別業，在北水門外，殷文莊士儻通樂園，在趵突泉西，趙尙書世卿別業，在府城東祝店，李按察攀龍白雪樓，初在韓倉店，所謂西揖華不注，東揖鮑山者，後改作于百花洲，在王府後碧霞宮西，許長史詩，所謂湖上樓

也，今趵突泉東，有白雪樓，乃後人所建，以寓仰止之意，非舊蹟也。

娥皇女英祠，在趵突泉，今廢，曾子固詩，「層城齊魯衣冠會，況有娥英詫世人」水經注灤源，亦謂娥英水，以泉上有舜妃娥英廟故也。俗人但知呂仙祠矣。

宋李易安名清照，濟南李格非文叔之女，詞中大家，其母王狀元拱辰女，亦工文章。

辛幼安棄疾亦歷城人，亦詞中大家，少與黨懷英同學，南渡爲名臣，黨入金，官翰林學士承旨，尤工篆書，

德州謝生，方山郎中之兄也，嘗于城北水次，掘得一甕，色黝而光可以鑑，昇置于家，忽于黝光中見人影，細審之，具仙佛美人衣冠甲士種種諸相，須臾變滅，旬日後乃無所睹。德州四牌坊西，居人掘地得古冢，中一石枕，上錢謙益詩云，「百寶裝腰帶，金絲絡臂鞵，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閑中古今錄論李易安晚節改適云，翁則清獻，爲時名臣，又引瞿佑詩話，「清獻名家厄運乖，羞將晚景對非才，」云云，以挺之爲杜謬矣。蓋以閔道諡清獻，而挺之諡清憲，故致此舛訛耳。

謝肇淛西吳支乘云，元時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舜舉畫，馮應科筆，

尹旻墓，在八里山，王雲芝墓，在龍窩山南，邊貢墓，在萊莊，劉天民墓，在五里溝，李攀龍墓，在柳溝，許邦才墓在火闌，

天心水面亭南，有薛文清王文成二公祠，東有許忠節公（達）祠，正統間，文清以吏部尙書郭璫薦，督學山東，文成以弘治甲子，典山東試，得堂邑穆文簡（孔暉）爲解元，忠節初令樂陵，當劉六之亂，破賊全城，後與孫忠烈公（燧）同死宸濠之變，祠中有庶子何洛文碑，又一碑，刻大復先生何景明樂陵令行一篇，洛文卽大復之孫也。濟南郡城東七十里，龍山鎮卽水經注巨合城也，漢耿弇討費敢，進兵先脅巨里卽此，東坡陽關詞，「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舊注，引孟嘉落帽事，固大謬，施注竟略之，以此知注書之難，而陸務觀任淵皆不敢注蘇，有以也。

王文正不知藥欄之壞，而時服其德量，陳彭年不知儼宅有石榴樹，而人譏其躁進，其人品異也。

宋太宗問杜鎬宮家之義，鎬以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爲對，太宗善之，蔡邕獨斷曰，親



近侍從，稱曰大家，百官小吏，稱曰天家，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也。漢書東平王宇曰：今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然不明著其義，當亦稱陛下乘輿之義也。邕又曰：「陛下者，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由卑達尊之意也。乘輿出于律，律云，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之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或謂之車駕，又曰：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行所至也。」

澶淵之盟既成，王欽若進孤注之說，而萊公見疎，太祖朝，盧多遜請移都鎮州，經略攻取，俟復幽薊，則還蹕于汴，此真孤注耳。

本朝遇內朝行慶賀禮，則上率東宮，拜于兩宮之門內，諸王公貝勒貝子等，從拜于門外，閣臣亦與焉，六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已下，則拜于午門，最爲得體。宋天聖中，明肅太后垂簾，詔皇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范文正仲淹方爲秘閣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壽，詔宰臣率百僚于前殿上兩宮壽，卽今制也。事詳儒林公議。

無錫馬翀，字雲翎，文肅公世奇之孫，起自孤露，中康熙壬子江南鄉試。詩有奇氣，時時

仿李長吉而未竟其才。游京師，所皈依者，獨余與崑山葉文敏訥菴（方藹），他無所詣也。歸未幾而病，依靈岩毅禪師于柏城菴，得領悟，一夕索筆書偈曰：「刀斫空虛，於吾何有，十里桃花，千溪楊柳，」泊然而化，年才三十。

惡詩相傳，流爲里諺，此真風雅之厄也。如「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唐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羅隱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五代馮道詩也。「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爲真西山劉漫塘所賞擊者也。

宋太祖自陳橋擁兵回，長入祗候班，喬陸二卒長，率衆拒于南門，乃入自北，解衣折箭，誓不殺，咸義不臣宋，自縊，太祖親至直舍，歎曰，忠義孩兒，賜廟曰忠義，易班曰孩兒，終宋之世，孩兒班，帽後垂粉，青頭髻，爲周世宗持服，直舍正門，以黃羅護之，傍穿小門出入，用以旌忠，南渡景定間，又命譚二侯加封碑文，惜二侯之名無考，碑文見隨隱漫錄，据此，則宋歷朝之褒忠，可謂至矣。五代史乃不爲韓通立傳，何所忌諱耶？王子融作唐餘錄載韓通于忠義傳，且冠以宋初褒贈之典，有見哉。

薛尚功鐘鼎款識第二卷，有濟南鼎二，其文如五嶽真形圖，薛云，是向滄傳本，又云，二銘字畫奇怪，未容詮釋，以鼎出濟南，姑以名之，此吾郡典故也，然二鼎今不知所在，或已入宣和內府矣。

楓窗小語，言宋婦人封號，自夫人以下凡八等，如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今皆無之。碩人孺人，率爲婦人之通稱矣。

楓窗小牘記東坡一帖，錄足疾方，用葳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神效，

宋有杜善甫者，濟南名士，善爲詩，時有掌兵官遠戍，其妻宴客，竟夕笙歌，善甫賦詩云：「高燒銀燭照雲鬢，沸耳笙歌徹夜闌，不念征西人萬里，玉關霜重鐵衣寒，」聞者避之，詩見山書隨筆。

癸辛雜識言劉義仲摘歐陽五代史之譌誤，爲糾謬一書，以示坡公云云，又言揮塵錄云，蜀人吳纘初第，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不許，因作糾謬，疑其別是一書，不知吳纘所著糾謬，乃新唐書也。予家有舊刻本，當是公謹未睹此，故疑爲一書耳。

東坡志林云，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己，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略相似，此

論固然；然齊已白蓮集，至今尙傳，余嘗見海虞馮氏寫本，有荆南孫光憲序，篇帙完好，略無闕佚，文章流傳，信有命乎？

吾家西第石帆亭，玉版書屋，多大竹，常有小鳥翠色，飛鳴其間，大僅踰婦人釵梁物，或結巢堅緻如罟罟，似卽嶺南之翡翠也。柳文暢有詠白蘋洲翡翠詩，則不惟粵中有之矣；李衛公有洞花鳳賦，亦類此，歸田錄，載宜春庫有翡翠一隻，形似碧玉，乃所謂翡翠層金者，非此鳥之羽也。

越絕言「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尸子言「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是舜又有兄也，尸子又云：「其游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伯，牙陽，東不識，秦不空，皆賢者也；」或益以靈甫爲七人，然則舜旣徵庸，而七人者，何以皆不見舉，諸子之言，誕妄不經如此，呂覽淮南新序說苑之類，類此者多有。君子存而不論，可矣。

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此論與竹書紀年黜崇伯鯀合，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杌

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爲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惟方命圮族而已；四嶽何爲而舉，而堯何爲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于羽山，誅共工于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欲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舜于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黃熊玄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楚詞注「堯長放鯀于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可信。

南城陳伯璣允衡善論詩，昔在廣陵評予詩，譬之昔人云，偶然欲書此語，最得詩文三昧，今人連篇累牘，牽率應酬，皆非偶然欲書者也，坡翁稱錢唐程奕筆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筆，」此語亦有妙理。

郭文容溫忠武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予佩此語終身，故在世塗，官中外者四十五年，而與世澹忘，如海鷗鳥，晚歲乃爲風馬牛不相及之事，爲宵人媒蝸中傷，似郭文之言，有時而不驗；然適遂其魚鳥之性，雖不敢矯情德之，亦未嘗以爲怨也。觀音經云

：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于本人，坡翁改之，實獲我心耳。

趙德麟侯鯖錄以醉鄉日月爲皇甫松持正撰，誤也。持正乃皇甫湜字，松，湜之子也。

余初撰五言詩七言詩成，京師同人鈔寫，祇有七部，卽蔣京少景祁所刻陽羨本也。曲阜顏吏部修來（光敏），手鈔杜蘇黃陸四家歌行，而以余詩次其後，日雜誦之。

古藥方一兩，乃今之三兩也。隋合三兩爲一兩，右見江鄰幾雜志及侯鯖錄，今醫家或未知此。

蜀道有郎當驛，卽明皇雨中聞鈴聲處。予丙子歲過之，題詩驛壁云：「金雞賜帳事披猖，河朔從茲不屬唐，却使青驄行萬里，三郎當日太郎當，」三郎郎當，黃旛綽對明皇語也。

蜀道有花名龍爪花，色殷紅，秋日開林薄間，甚艷，又有蟲，其聲清越，如擊磬然。予壬子初入蜀曾有絕句云：「稻熟山家雨又風，林枝龍爪出林紅，數聲清磬不知處，山子晚啼黃

葉中，」游宦紀聞載永福古讖云：「龍爪花紅，狀元西東，」後石壁松上，生龍爪瑞花，

其年蕭國梁魁天下，次舉黃定臚傳復第一，距花生處東西各三十五里，想卽此花，然山中樵蘇習見，不知其爲可貴也。

游宦紀聞記程沙隨治腎虛腰痛方，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爲末，無灰酒調下，又記治食生冷心脾痛方，用陳菜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又沙隨嘗患淋，日食白東瓜三大甌而愈，

干文即幹枝省文，張世南云，

余昔閱高麗史，愛其臣金富軾之文，又兄弟一名軾，一名轍，疑其當宣和時，去元祐未遠，何以已竊取眉山二公之名？讀游宦紀聞云，「徐兢以宣和六年使高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慕，「文章動蠻貊」語不虛云。」觀此則知余前疑不誤，而是時中國方禁錮蘇黃文章字畫，豈不爲鳥夷所笑哉？

雪峯百里間，多竅竹筍，味甚美，寺衆自三月至六月，猶饜飮，是義存禪師手植，余考戴凱之竹紀六七十種，而無竅竹。先方伯贈尙書府君，譜竹尤多，亦不之及。近杭僧齋堂有詩名，其自號殆取諸雪峯云，竅，音豁，字書云空大也。

五代楊少師凝式，且將出游，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寺，」僕又請游石壁，凝式曰：「姑游石壁」此與明陳太

常言「也罷」相似，雖似可笑，實有雲行水流之意，可以心空及第。

歐陽文忠詩，「雒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考澠水燕談雒陽進花，始于李文定迪，非始思公。

宋王闢之聖俞云：皇祐中，范文正公守青州，興龍僧舍西南祥溪中，有甘泉涌出，公構亭泉上，刻石記之，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歐陽永叔劉貢父皆有詩刻石，青人目之曰「范公泉，」按范公泉非一，今益都西南百十八里顏神鎮城東秋谷，有范公祠，泉清冷出祠中，東北流合城西之籠水，亦名顏娘泉，北流歷淄州長山新城爲孝水，鄒平長白山東峯上之書堂，西峯下之醴泉寺，皆有范公泉，蓋文正幼隨其母，流寓長山，讀書長白山中，又往來秋谷，故范泉有三，皆其孤貧流寓時讀書之蹟，而青州之范泉，則既貴後，宦游之蹟也，世或不知，故詳著之。

海甯陸處士冰修（嘉淑）昔在京師與施恩山（閩章）梅耦長（庚）每夕必過予邸，不冠不襪，縱談至夜分，始別去。陸有絕句紀事云，「科跣到門衣不船」船，襟紐，蓋方言也。若杜子美「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紀實事，冷齋夜話以爲用方言，則鑿矣。



武林陸圻，字麗京，晚號講山，隱居賣藥，後游嶺南禮天然禪師，法名今龍，又常游溫台諸山中無定所，或云有見之武當者，終不詳其踪跡也。或以問洪昇昉思，答以口號曰：「君問西泠陸講山，飄然瓶鉢竟忘還，乘雲或作孤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昇予門人，以詩有名京師，遭家難，流寓困窮，備極坎廛，歸杭年餘五十矣，甲申，自茗霽歸，落水死，其詩大半經予點定，不知其子能收拾否？蒲州吳雯天章詩尤超逸，予嘗目爲天才，亦以甲申病歿于家，皆士之才而不遇者，而天終厄之如此，惜哉！

予童子時，常夢人屬對，出句云：「君子有酒旨且多」予應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覺而不知所謂，後亦卒無驗云。

## 卷十

昭王南征，其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蟲，疑是誕罔語耳；然世頗有此事，如望帝化杜宇，牛哀李委化虎，郗后化鱗，李林甫化牛之類，清波雜誌載章惇化猫，泊宅編載馮拯化驢，甚異，不知盧杞柳璨蔡京秦檜史彌遠嚴嵩之徒，又當化何物耳？檜墓在金陵城南牧羊亭，至今呼爲狗葬，則其化韓盧必矣。

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後世乃有故實暗合者，可爲一笑。常秩治春秋學，著書數十卷，後以王安石薦起，安石不喜春秋，秩遂諱之。時兩河告饑，詔青苗錢權行倚閣，或戲秩曰：「君之春秋，亦權倚閣乎？」故予謂秩與种放皆穿窬小人，而無識者。猶載之隱逸傳，不大謬耶？

廣東巡撫石文晟疏言番禺縣己故儒士李無械妻何氏，年百有一歲，例請旌表，下禮部議允行，

李義山對雪詩：「欲舞定隨曹植馬，有情應點謝莊衣」雖非上乘語，然尙不失雅馴。墨客揮犀載羅可二句云「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則晚唐五代惡道，所謂「下劣詩魔」者也，雅俗之間，不可不辨。

老學菴筆記陳師錫家享儀，以冬至前一日爲冬住，又云，唐盧頂傳云，是日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吾鄉三十年前，冬至節祀先賀歲，與除夕元旦同，近乃不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乙酉夏二東多疫，忽有鄉人持齋素者，言以五月晦爲除夕，禳之則疫可除，一時村民，皆買香燭，祀神祇祖先，亦妖言也。

康熙乙酉五月十八日，大風從西北來，先以黃氣，繼以赤氣，氣過而風晝晦，大樹皆拔，蒲臺縣之陳化鎮，有三人同行，風至，伏田間，及風息，則三人伏處，皆成墳如新築者，三人者皆死其下。又人家造屋三間初就，忽移置五里外，梁柱瓦甍如故，此與丁巳五月朔京師之風同。

後漢書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龍有從兄陽，夜，姓也。

放翁筆記謂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于江左諸王，然則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當是舉手耳，然何以云長揖耶？

梁園風雅明雍丘趙彥復徵生，臨清汪元范明生所撰。自李獻吉何仲默王子衡高子業以下凡八人，義例嚴潔。予常勸宋中丞牧仲，合劉歆謨中州文表，刻之吳中，以備河南文獻，乙酉六月，適寄到風雅新刻本，乃嘉定門人陸廷燦較刊者，予笑謂座客曰：吾爲朋友謀則善矣，吾鄉文獻，乃聽其放失可乎？故嘗欲輯海右六郡前輩作者遺集五十家，斷自洪永已來。如許襄敏彬，黃忠宣福，秦襄毅紘，馬文簡愉，劉文和珩，毛文簡紀，王叔武宗文，靳兩城學顏，藍田玉夫，殷近夫雲霄，穆文簡孔暉，邊尚書貢，劉希尹天民，許尚書成名，王

文定道，殷文莊士儻，馮閩山裕，子汝強惟健，汝行惟敏，汝言惟訥，李滄溟攀龍，李伯承先芳，蘇侍郎祐，楊太宰巍，劉範東隅，吳太宰嶽，戚少保繼光，子子冲澹，龔方洲秉德，于文定慎行，兄雁眉生慎言，郭魯川本，傅金沙光宅，于念東若瀛，李愚谷舜臣，李中麓開先，邢子愿侗，公文介鼎，弟舉人浮來轟，馮文敏琦，鍾尚書羽正，謝茂秦榛，許殿卿邦才，從叔祖伯石象良，季木象春，高孩之出，鄒養浩頤賢，先伯父侍御府君與胤，盧德水世淮，王湘客若之，劉節之孔和，張元明光啓，徐東癡夜，董樵谷樵輦，插其菁華，都爲一集，守官京師，四十餘載，匆匆未暇；今歸田矣，而髦及之耳目神理，非復故吾，不知斯志能終遂焉否也？聊志此以俟他日。乙酉六月廿二日西堂書。

小說演義，亦各有所據，如水滸傳平妖傳之類，予嘗詳之居易錄中。又如警世通言有拘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耳。故野史傳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前輩謂村中兒童，聽說三國事，聞昭烈敗則顰蹙，曹操敗則歡喜踊躍，正此謂也。禮失而求之野，惟史亦然。○平妖傳多目神，借用呂文靖事，指使馬遂。乃北寺留守賈魏公所遣，借作潞公耳，鄭毅夫有馬遂傳。嚴三點已

詳子居易錄。

靈寶許氏瑩，在縣東數里，背岡阜，面黃河，以河北中條山爲案，襄毅公冢，在西，莊敏文簡而下諸子孫，以次而東，形勢極河山之雄壯，蔡京葬其父子杭之臨平，以錢唐江爲水，憾之秦望山爲案，尤據江山之勝；然京與其子攸條輩，皆不得其死，堪輿之說，其足恃乎？亦存乎其人也。

筆記言「宋時前輩，遇通家子弟請設拜，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坐，」又一書記「米元章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又蘇黃晁張「門狀，皆手書。」又「前輩與人書言，除批答門狀外，未嘗自書，」昔人于酬接書問間，古道如此。今後輩不知先進遺風者多矣！

青浦縣有地名孔宅。相傳隋蘇州刺史，孔子三十四代孫禎，葬先聖衣冠處。乙酉南巡，駐蹕松江府，御書聖蹟流徽扁額，及二陸祠，董其昌家祠，芝英雲氣扁額頒賜。諭其昌孫候詮州同，建中送吏部先用，得荆門州，皆曠典也。

余前記梵書，薛荔爲餓鬼，又按西陽雜俎云：人犯五千惡爲五獄鬼，萬惡乃墮薛荔也。

華山玉泉院山菴亭大石旁，有無憂樹四，酉陽貝編云：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亦蘭稱待女花之類。

荊州街十葛清自項以下，遍體刺白居易詩，凡三十餘處，人呼爲「白舍人行詩圖」，此視書團扇，繡弓衣者，奇矣，而出于市井之流，尤奇之奇，

宋靖康間，東京織帛，及婦人首飾，皆備四時，如桃杏荷菊梅花之屬，謂之一年景。

予昔使東粵，過贛報謁丁雁水憲僉，留飯園亭，時甫過上元數日，瓶中插雜花，如桃梅桂花佛桑之屬皆盛開，予戲語雁水「君可謂四時之氣具備」，「比過嶺，則芭蕉隆冬亦不凋，始知摩詰雪中芭蕉，未可輕議，特粵中雪不易得耳。」

宋士大夫，以四六牋啓，與手簡駢絨之，謂之「雙書」，「後益以單紙，直敍所請謂之「品字封」，「後又變而爲「筍子」，「多至十幅，淳熙末，朝士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予家所藏萬曆中先達名人，與諸祖父書簡，皆用朱絲闌大副啓，雖作家書亦然，五十年來，乃易爲寸楮，日趨簡便，而古意無復存矣！」

放翁云：「漢嘉荔子熟時，凌雲山安樂園皆盛處，」余昔過嘉州，考圖經明時止有會江門

一株，熟時專供蜀府，他卽無有，獻賊亂蜀後，并此一株亦不復存矣。

宋寫書，多用蒲圻縣紙，今殊不聞，

宋人詩，至歐梅蘇黃王介甫而波瀾始大，前此楊劉錢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趙香獻輩，皆沿西崑體，王元之獨宗樂天，然予觀宋景文近體，無一字無來歷；而對仗精確，非讀萬卷者不能；迺非南渡以後所及。今人耳食，譽者毀者，皆矮人觀場，未之或知也。

吳江門人徐翰林電發（銑），寄西村集，集凡二十八卷，其鄉先輩史鑑明古著也。明古成化間高士，與沈啓南齊名；而與吳原博王濟之李貞伯友善，爲三原端毅公所知。按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祇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而吳文定爲明古表墓，止云曾祖彬，亦無一語及遜國，則致身錄之作，果不足信。然當時胡爲而有此說，遂傳千古之疑；雖博洽諳典故，如虞山錢公，亦不能知也。集是陳仲醇繼儒選，初字醇儒，後漢嚴光傳，「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今臨淄縣南十里淄水上，有釣臺，傳是子陵故蹟；而與七里瀨釣臺，隱顯迥別。此水一號龍女水，又名裙帶水，

澗水燕談記王黃州題孫僅文編云：「明年再就堯堦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僅果繼兄何復第

一，世以元之爲知人。予昔在京師，丙辰榜後，常熟歸少詹孝儀（允肅），以舉子下第，留京師，每徒步造予寓舍，以詩卷相質，予語之曰：「君書法既工，而新詩無一怨尤憔悴之語，將來必狀元及第，」已未傳臚果第一。又丁丑，常熟嚴寶成虞惇，癸未，閩縣趙書山晉，予皆決其必登鼎甲，已而二君，先後榜眼及第。二君皆予門生也。

慶曆中，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起，無敢救解者。韓魏公從容言于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之，歐陽竟公作蘇氏集序云：「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流落以死，」正用韓公語，而誌中不載其事。

田告字象宜，篤學有文，少學詩于陳希夷，東游過濮，客于王元之，會河決，著禹元經三卷，已而得水樹于濟南明水，將隱居焉，貽書徐常侍鉉，鉉答曰：「負鼎叩角，顧廬築岩，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箴易遇睽，因自號睽叟，從學者常數百人。淳化中，韓丕言于天子，召赴闕，詔書及門而卒。皇祐中，濟南翟書哀其文四十八篇，析爲三卷，又次其出處，作睽叟別傳。今明水在章丘城南，土鼓縣故城西，亭山縣東北，曰淨明泉，在百脈泉西北，卽繡江之源也。齊乘云：朗公谷諸水，東西伏流，



西發鈞突，東發百脈，所謂金霏碧滄，韻琴筑而味肪醴者也。此吾鄉高逸第一流，昔撰古權錄遺之，夏日雨過，讀澗水燕談，得告事，因略澗水經注元和郡縣志齊乘而著于篇。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免解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曰：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遂不降甲，後又以元之孫超陞朝籍。元之以直道不容于太宗，而仁宗特擢其孫；與蘇黃黨禁于徽宗，而其孫與嬰，皆見擢于高宗事同，直道固不終泯，而仁宗高宗之憐才，亦古今所罕覩也。汾本名元宗字彥祖，以夢改名。

唐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諡孔子文宣王，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宋初，孔氏子孫襲封，仍唐之舊，仁宗納祖擇之言，改封衍聖公，至今因之。

左必蕃，廣州順德人，由監察御史，出知揚州府，乙酉，上南巡，嘉其清節，特擢太常寺少卿，以難其代，仍命知府事。

宋初文士，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柳開，范杲也。在楊劉之前，而人多不知。

祥符中，劉侗爲陝州司法參軍，廉慎至貧，官罷無以辦裝，賣所乘馬，跨驢以歸。魏野以詩送之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真宗祀汾陰，見野詩，嘆賞久之，時

稱爲江南幕官，召至，以爲京官，知青州博興縣，後有差除，上曰：「得如劉侗者可矣。」不數年，亟遷主客郎中，今博興名宦，不知祀侗否？錄之以備遺闕云，右見澠水燕談錄，乙酉，自濟南至青州諸郡縣，皆有狼災，

李石續博物志，言劉亮合仙丹，得白蟾蜍白蝙蝠，服之立死。又陳子真得蝙蝠，大如鴉，食之，一夕大泄而死。又云，丹水有石穴，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其自相矛盾如此。

薏苡，一名薏珠，

續博物志言：「文帝撰五經尙書大傳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尙書于伏生」按漢書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非歐陽生。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今樂安縣）事伏生，授兒寬，寬又授孔安國，其源流如此，非以掌故往受經者也。志又云：潔水有伏生墓。亦非，潔乃賴之訛。

磻溪在郟，而李石云，磻溪在汲郡，有太公泉太公廟，附會可笑。

人死爲鬼，鬼死爲鬻，李石以鬻爲滄耳虎，音積，又有你音，指物貌，禪家有此語。

飛廉紂時諸侯，或以爲惡獸，頭似羊，又以爲神禽，頭似鹿，此亦以檮杌爲鯀之類，又方書之漏蘆，一名飛廉。

高麗人參贊，三椹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椹樹相尋，椹木，葉似桐，甚大而陰多，人參生其陰，（人參譜，）

上金謂之紫磨金，劉迎詩，「紫磨金餅噉扶桑」迎字無黨，萊州人。

湘州記蔡子池南，有蔡倫舂紙臼，今成都萬里橋西江岸，有薛濤造牋石臼，或云是蜀府造牋處。

楊汝士於楊於陵座上賦詩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元白嘆服，汝士歸謂子弟曰：「今日壓到元白」又在洛中裴晉公夜宴，汝士詩云，「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元白失色，此本一事，而重複誤書之耳。按裴白在洛，與劉夢得多倡和聯句，裴詩所謂「成周文酒會，吾友勝鄒枚，唯憶劉夫子，而今又到來」是其事也。是時文宗太和七年癸丑，白罷河南尹，再授賓客分司，八年甲寅，裴爲東都留守，開成元年丙辰，劉分司東都，楊汝士東川節度使，二年丁巳，留守裴侍中修禊于洛，合宴舟中，先是太和

五年，元已薨于武昌，安得與樂天汝士同在洛中裴宴賦詩耶？小說之不考，而妄語如此，可笑也。

癸辛雜識記宋十五帝御押，太祖胤立（元押）太宗苻仁（元押）真宗闕仁宗白今益都孫相國洙亭（廷銓）顏山雜記所錄鳳凰嶺玉皇宮石刻宋四聖御押，殊不同，太祖廷太宗受真宗扈仁宗（泐闕）並載之，以備參考。

白氏文集記云，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真東京聖善寺鉢塔院，一真廬山東林寺經藏，一真蘇州南禪寺千佛院。澠水燕談云，廬山寺白集七十卷，廣明初，爲高駢強取去。後四十年，有王長史者，徧求善本較正而藏之，尋又易去，頗多舛謬，真宗詔取至都下，命侍臣以諸本參訂繕寫，付寺僧謹藏之，真宗可謂右文之主也。

鄰幾雜志雄霸間塘泊，冬月載蒲葦，皆用淩牀，雖官員亦乘之，今京師之俗猶然，謂之冰車。

太倉崔華字不雕，予門人也，工詩畫，常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予極愛之，呼爲「崔黃葉」歷城族子萃字秋史，壬午舉人，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

，黃葉林間自著書，「予亦呼爲「王黃葉」初予少年，和李清照漱玉詞云：「郎似桐花，  
妾似桐花鳳，」劉公敞（體仁）戲呼「王桐花，」鄒程村（祇謨）云：「崔黃葉自合作王桐  
花門生耳，」

同年祁工部珊瑚洲（文友）官廬江令，有絕句云：「昨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春水長魚蝦，」  
予戲之曰：「古人警句，例標美名，欲呼兄作『祁魚蝦』必不樂受奈何？因憶宋人有呼梅聖  
俞爲「梅河豚」者，敢援此例，」一座皆笑，

鄰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今不知撮白爲何語，石林燕語  
又謂之引黃，

鰕魚，產青萊海上，珍異爲海族之冠，南史有餉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錢，今京師以此物餽遺  
，率作鮑魚，則訛作秦始皇輶轅中物，可笑。又一郎官餽歲單，有「燒鴉」見之愕然，徐問  
之，乃鴨之訛耳。

李贄極稱武墨馮道，亦猶丁謂以曹操司馬懿爲聖人，夏竦美李林甫相業，君子小人，各從  
其類如此。

周密記德壽宮中秋賞月之所，橋用白石鑿之，瑩徹如玉，以金釘鉸，橋下皆千葉白蓮花，御兒御榻瓶爐酒器，皆以水精爲之，水南皆宮女奏清樂，水北皆樂工吹笛，此視明皇月宮之遊，豈有人間天上之異。又程史云：德壽在北內，孝宗將以元旦舉慶典，有北賈攜通天犀帶一，進于內，帶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云云，亦奇物也。

東坡十歲，讀范滂傳，慨然太息，願效之。山谷晚謫宜州爲宜倅，余某之子滋潛默書范滂傳，才忘二三字，孟博一傳，隱括蘇黃始終，乃爾志士仁人，千載而下，猶爲感憤，山谷書范滂傳，後藏趙忠定家，事見程史。

癸辛雜志云，治喉閉，用帳帶散，惟白礬一味，或不盡驗，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胆礬研細，以醃醋調灌，有鈴下一老兵妻，患此垂殆，如法用之，藥甫下咽，卽大吐，去膠痰數升，立差。又治眼障，用熊胆少許，以淨水略調，盡去筋膜塵土，用冰腦一二片，痒則加生姜粉些少，時以銀筋點之，奇驗，赤眼亦可用。

陸務觀作姚平仲傳，言隱蜀青城山，時出至丈人觀，紫髯郁然，走及奔馬。癸辛雜識又云：李次仲遇姚平仲于廬山，豈晚又出蜀遠遊，乃至吳楚耶？

周公謹述括蒼陳坡言治痘瘡：色黑倒靨，唇口冰冷，方用狗蠅七枚，搗碎，和醅酒少許，調服，移時卽紅潤如舊。（冬月蠅藏狗耳中，）又治痘毒上攻內障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燥，再用天花粉等分細末之，取羊肝破開，入藥末于內，麻皮縛定，泔水煮熟，切食之，旬日卽愈。

古人作墓誌行狀，多云皇祖皇考，余嘗疑之，未達其義，周密云，詩「思皇多士，」史記引顏注，漢書云美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秦誓孔傳訓皇爲前。

宋人書感激曰感礪，取孟子是不可礪也，注云礪，激也，義與激同，然亦鑿矣。

荆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卽河鼓也，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渺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黃姑爲織女，不知何據。

大唐新語謂梁簡文好作艷詩，江左化之，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今觀玉臺新詠所錄，皆靡靡之音，正足推波助瀾，何區雅鄭，此集予在京師，曾見宋刻，今吳中寒山趙氏翻刻本，可謂逼真。

唐初御史裏行之名，自馬周始。又云，武后革命，恐人心不附，供奉官正員之外，又置裏行御史遺補，有車載斗量之謠，

大唐新語李襲譽性儉約，好讀書，寫書萬卷，謂子弟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寫得書萬卷，可以求官，汝曹第勤此三事，何求于人，」右數語，可作家訓，故錄之以示子孫。

隋時，天子及貴臣，多著黃紋綾袍，烏紗帽，百官皆著黃袍及衫，出入殿省，見大唐新語，臣下得著黃，亦太凌僭矣。至唐始有紫緋青綠之別。

莊子與釋氏，不甚相遠，唐傅奕精于莊老，而力詆佛教，殊不可解。

握拳透爪，世但知顏魯公，獨異志云，晉中書令卞忠貞殉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爪甲穿于手背，與魯公同，

唐文皇病痢，諸醫不效，金吾長史張寶藏進方，以乳煎葦茛，服之立差，

唐玄奘法師摩頂松，在齊州靈岩寺，師取經西域歸，始住長安洪福大慈恩二寺，及宜君玉華宮譯經耳，靈岩屬今長清縣，圖經但以爲佛圖澄卓錫之地，而不知玄奘，故著之。



後漢馬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三日一食，鄉里謂之「酒龍」，「此在臥龍之前。」

宋宇文伯修藏一古鼎，款識曰「輦酌宮」，「按班書宣帝紀，常困蓮勺鹵中，如淳注，蓮音輦，勺音灼，縣名，雍錄曰，漢蓮勺縣，唐之下邳縣也。元和志曰，下邳東二十三里，有蓮勺故城，然三輔黃圖雍錄所載漢宮殿名甚詳，無所謂輦酌宮者，蓮勺諸書皆言縣名，亦不言有宮，著之以俟博雅如劉原父者，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則不驗，（人參譜）

沈存中筆談補云，「前世風俗，卑幼致書尊者，但批紙尾答之，謂之「批反」，「如詔書批答之義，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謂空紙尾以候批反耳，」按昔人謂謹空之空，乃九擗之空首擗也，二說互異，（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

新唐書如近日許道甯畫山水，是真畫也，史記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右王恂野客叢書中語，得詩文三昧，司空表聖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也。

郭忠恕著佩觿汗簡二書，並載宋史藝文志，而汗簡不傳于世，今秀水朱氏有鈔本六卷，吳門新刻逼古，可寶也。首有李建中題云，汗簡元闕著撰名氏，因請見東海徐騎省（鉉）云，是郭忠恕製，復舊白字部末口字注脚趙字下，俱有臣忠恕字，驗之明矣。後有天禧二年七月十七日，開封府判官虞部員外郎李直方序，又庚寅六月，所南鄭思肖爲山礪葉君題汗簡後，是書所援據，自古文尙書以下，凡七十一家，多今世未見者。

嘗見人家竈側多促織，竊疑之，偶讀酉陽雜俎云，竈馬，狀如促織而稍大。好穴竈側，竈有馬，足食之兆，

濟南明湖蛙不鳴，濰縣無蟬，或閱數年，間聞其聲，則置酒競往賞之，以爲異事。

段柯古云竹譜竹類三十九，按戴凱之竹譜乃七十餘種，

宋英宗守文令主，然其知人之哲，尤不可及。舊制，御史闕，令中丞及翰林學士，知雜迭舉，英宗內批自除二人，范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爲殿中侍御史，呂微仲以三司鹽鐵判官，爲監察御史，裏行如此用人，雖唐虞三代盛際，何以加之。使神宗能守家法，何至王呂輩紛紛亂天下耶？御史裏行，始于唐初，迄宋尙仍之不改。

政和間，以詩爲元祐學術，御史李彥章遂上疏，論淵明李杜以下皆貶之，因詆魯直少游無咎文潛請爲科禁，至著于律令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其紕陋一至于此。是時大臣朝士，皆安石之餘孽，然安石惟欲廢春秋耳，其詩實於歐蘇間，自成一家，亦可概謂元祐學術乎？此古今風雅一大厄也。

葉石林云，晉宋間佛教初行，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宣和崇道教，改沙門曰德士，道人德士，正是絕對，

避暑錄言呂文穆蒙正爲父龜圖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岩爲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大忠爲之記，今人以傳奇有破窰之說，志書亦俗論，但言窰而不知有龕，并龍門僧，亦湮沒不傳，可惜也。

勞山多耐冬花，花色殷紅，冬月始盛開，雪中照曜山谷，彌望皆是，說者謂卽南中之山茶然花不甚大，所云海紅花是也。

趙俊字德進，歸德人，（宋爲南京，）僞齊劉豫起爲虞部員外郎者三，以告強昇其家，卒力却之，凡冢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此亦一陶淵明也。又南唐自顯德五年，用

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爲恥，碑文但書甲子，見瀨真子。

古來如謝康樂宗少文輩，癖好山水者多矣，明臨海王恒叔（士性）宦游所至，輒登臨山水間，窮極幽奧，作遊記數十篇，江陰徐霞客終身于游，至歷絕域徼外，牧翁爲作傳，可謂好事者矣！予同年吳君，順治末進士，嘗游武林，宿留數月始歸，予詢以西湖西溪諸名勝，曰：「皆不知也。」詢其未往游之故，則大笑曰：「吾跋涉水陸二千餘里，豈爲山水往耶？」予爲先兄西樵言之，以爲人嗜好逕庭乃如此。

石林避暑錄述景修言，「往以九月望夜，道錢唐，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時已夜分，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嶷嶷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以爲平生得此無幾，」此一段文字，非東坡不能道，景修姓張字敏叔，常州人也。

唐望江令麴信陵詩，予向從萬首絕句得三首，錄之，頃又從王楙叢書見一聯云，「臺笠看山雨，渚田耕荇花，」語最工而不得全篇，

晉簡文帝鄭后，諱阿春，故晉人謂「皮裏陽秋」孫盛晉春秋爲「陽秋」，梁武帝小名阿練，

改練爲絹，今絹布之絹，俗罕知其爲練矣。

鷗夷，河豚也，搏蒲，海蜇也，西施舌，海燕所化，久則復化爲燕，鯢三腮，鱸四腮，

富文忠公不以文章見長，康節外紀載其過堯夫一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身窮巷寂無依，貫串百代嘗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頗可誦，

馮元成兩航雜錄云，皇甫百泉與王弇州名相埒，時人謂「百泉如齊魯變可知道，弇州如秦楚強遂稱王，」此二語，最是確論。

## 卷十一

石林言，在建康，見唐汾州刺史李暹告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蕭嵩，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光庭，（裴不書姓）學士結銜，皆在官下。据此則集賢翰林諸學士結銜在官上，始於五代，可信不疑。

宋宰執享有高壽者五人：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鄭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文潞公九十二，此葉少蘊所記。尚有李文定龐穎公二人，皆未及八十，

泊宅編，歐陽子守滁，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爲大書重刻，改泉冽而酒甘，爲泉甘而酒冽，今讀之實勝原句。此碑予乙丑過滁，游琅琊山見之，揚得數紙，

方勺引劉中壘謂泥中露，衛二邑名，式微之詩，蓋二人所作，是爲聯句所起。此說甚新，然不知有據依否？

異聞錄，唐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宋文貞公環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異聞錄，三月爲一時，兩時爲一行，兩行爲一季，二年半爲一雙，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五年再閏爲閏雙，今止謂三月爲一季耳，

七夕之說，自三代以來，相沿舊矣。宋太平興國中，詔以七日爲七夕，著之甲令；而其後多以六日爲七夕，名七夕而用六，不知起於何時，右見異聞錄。按東京夢華錄，「初六初七晚，貴家多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則當時初六初七兩日，皆可乞巧，遂相沿而不察耳；然今並無初六爲七夕之說。

文潞公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本朝惟高陽李文勤公（爵）居內閣二十七年，宛平王文靖公

(熙)在內閣二十年，二公皆爲首揆最久，而王公始終恩禮之厚，尤爲本朝宰臣第一，予撰文靖神道碑，具書之，

葉少蘊言唐及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繖，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繖，又有帽，故謂之重戴。祥符後，惟親王宗室得用繖，其後通及宰相參政，今裁帽席帽，分爲兩等，中丞至御史六曹郎中，於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爲裁帽；員外郎以下則無之，爲席帽。按此製似古婦人羃羅，今眼紗之類，而名爲裁帽，不可解。又按張洎題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云，襄陽之狀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欵段馬，一童總角，負琴而從，觀其圖，乃帽上加皂色幅巾，垂于肩後，但不似羃羅掩面耳，殊近裁帽之製，而謂繖與帽爲重戴，豈唐宋所謂重戴，又有殊異耶？

前備載宋太祖至仁宗四聖，御押互異，石林燕語又記王安石作押，先橫一畫，左引脚，中爲一圈，圈多不圓，時謂押歹字。予謂以歹爲石，與安石爲人，名實亦自相副，前輩有集古名臣花押爲一書者，唐謂之花書，

唐人科場，率多請託，主司多隔歲預定，乃至榜帖，亦有令舉子自爲者，撫言所載，幾同

兒戲，至宋初始革其弊，如范質爲相，其姪杲夙受知陶穀資儀而不敢就試，李昉爲相，其子宗諤唱名辭不入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先進遺風，與明王忠肅王端毅二公，輝映前後，良可敬也。若秦檜張居正之徒則反是。

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終身不歸其鄉，一也；閥閱名家，不以其再嫁爲恥，如范文正幼隨其母，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其長子純佑，與王陶爲僚壻，純佑卒，陶妻亦亡，陶遂再婚范氏長姨，忠宣但疎之而已，文正輒聽其改適，不爲之禁，尤不可解也。

交梨火棗，相沿稱之，未達其義，蠡海集云，梨春花秋熟，實蒼花白，有金木交互之義，故曰交梨，非謂交州也。

宗室紅蘭主人，工詩畫，有玉池生集，又刻郊島二家詩，曰寒瘦集，生于富貴，而其胸懷瀟灑乃爾，亦奇。又鎮國將軍博問亭，自號東臯主人，亦以詩名，刻白燕樓詩若干卷，天潢多好學如此，足見本朝文教之盛。

佛果禪師云，閻浮提雨淨水具諸天相，時方大旱，雨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尼



也，方欲收禾，霖雨不止，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甘雨及時，人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饒也。乙酉春無雨雪，四月閏四月麥秋將屆，猶不雨，至五月乃沛然霑足，其後連雨，幸旋晴霽，而田家時有恆雨之懼，兜率修羅，在反掌間，信天道之難測也。

馬永卿云，常見李西臺所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紂，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其一人嚴羅紂，紂音敷，敷作紂，必有依据，當詢之攻六書者，

臧武仲名紇，紇，恨發反，字書云，下沒切，痕入聲，瀨真子云，唐蕭穎士性輕薄，有同人誤讀臧武仲名，譏之曰「汝紇字也不識」，今俗語云，「瞎字也不識」，蓋紇字之訛。

黃山谷名庭堅，皐陶字也，或曰卽高陽氏八才子之一，字曰魯直，瀨真子云，慕季文子之逐莒僕，故曰魯直，

歸田錄，稱「楊文公大年作文，則與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而不妨構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門人傳錄，疲于應命，真一代之文豪。」歐公一代文宗，而其推服前輩如此，益知石徂徠怪說之妄，且柳開穆修之徒，視歐陽豈止如陳涉之啓漢高耶？

田元均爲三司使，性寬厚，有干請者，雖不從，必溫顏強笑以遣之，語人曰：「爲三司使

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月泉吟社，有謝詩實答啓云，「恭惟某官笑面如靴，」蓋用此語，不惟欠雅馴，亦本非佳語，而援以爲贊頌之詞，謬矣！

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滓，灌之，治卒然中暑氣閉卽蘇，見避暑錄，

明時稱大學士曰閣學，今但稱中堂，而稱學士爲閣學。按閣學之名，起于宋宣和末，陳亨伯爲龍圖閣直學士，稱龍學，顯謨徽猷二閣直學士，欲效之而難于稱謨學猷學，乃易閣學，然古稱大學士止曰大學，明殿閣詞林記，又有殿學閣學詹學諸名，

劉原父貢父博雅爲北宋第一流，惜公是公非二集不傳，故後世之名，出歐蘇下耳，如石林拈原父詩句云，「涼風起高樹，清露墜明河，」此亦何減元暉仲言襄陽蘇州耶？

菌毒往往至殺人，而世人不察，或以性命殉之，予門人吳江葉進士元禮（舒崇）之父叔，少同讀書山中，一日得佳菌，烹而食之，皆死。予常與人言以爲戒，又楓樹菌，食之則笑不可止，陶隱居本草注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謂之地漿，可療諸菌毒。

周體觀伯衡，遵化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以庶吉士，出爲給事中，外補饒九南道副使，與

施愚山（閩章）同爲江西監司，又同年也，其風流好事略相似。有過黃州絕句云，「不見當年劉克猷，（子壯已丑狀元，）西風吹淚古黃州，舊時江路能來否？落日招魂故驛樓，」殊不愧古人也。予兄叔子（士祐）重經采石，感懷曹梁父二絕句云，「憶向江干惜別離，黃昏石壁共題詩，今來寂寞空江上，獨酌青蓮夜雨祠，」禪榻何人對寂寥，短檠和淚雨瀟瀟，若爲灑向寒江裏，月黑雲深欲上潮，」亦不減周作。梁父，姑孰文士，好交游，其兄森字滄波，與予善，

「時聞西窗琴，凍折三兩絃，」孟東野詩也。「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楊慈湖詩也。「松枝落雪滿琴絃，」倪雲林詩也。「鱗魚出水浪花圓，北固樓前四月天，忽憶戴顓窗戶裏，櫻桃風急打琴絃，」予在廣陵時詩也，此詩今不存集中，

羅森字約齋，大興人，順治丁亥進士，舌短，語音不正，自縣令累官開府，所至以賄聞，爲四川巡撫，黷貨不已，諸子從容諫曰：「大人位中丞，齒高矣，家已粗給，何必莘莘于此，」羅諦聽久之，答曰：「汝曹何知，多多益善，」

八米盧郎，或云八采，說者紛紛不一。按太平廣紀止是八詠耳，魏高祖山陵詔，魏收劉逖

祖孝徵盧思道各作挽詞，尙書令楊愔詮之，收四首，劉祖各二首被用，盧獨取八首，時號爲「八詠盧郎」，此謂哀挽，且非佳事，

董卓曹操吳元濟黃巢輩，後人有爲立廟者，是非羞惡之心安在？宋景祐中，南郊赦錄朱全忠子孫，梁莊肅方監在京倉，上言全忠唐叛臣，錄之何以示勸？仁宗善之，遂見擢用，梁固賢矣，仁宗真聖主哉！

宋制，紫宸垂拱常朝，遇雨則傳旨拜殿門下，謂之籠門，

刻書始五代固然，然石林謂唐柳玘家訓已有之矣，

今九卿自大理太常已下官署，皆名曰寺，沿東漢之舊也。鴻臚寺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馱經至洛，故舍于鴻臚寺，今之白馬寺，卽漢鴻臚寺舊址，後遂以名浮屠之宮，非偶同也。

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其家潤筆，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中有唐杜荀鶴及第試卷，予生平爲人家作碑版文字多矣；惟安德李氏以楊孟載手書眉菴集一部相餉耳，宋時至有督潤筆者，不以爲非，唐白樂天與元微之至交，白作元誌銘，潤筆亦至五六萬，今則諛墓之金，

殆絕響矣。

黃生某，廬州人，遊于吾郡，偶以偏方療疾皆效，記其三云：治痞積方，用大華麻去殼，一百五十箇，槐枝七寸，香油半觔，二味同入油內，浸三晝夜，熬至焦去渣，入飛丹四兩成膏，再入井中浸三日夜，取出，先以皮硝水洗患處，貼之。治痔方，便後，以甘草湯盪洗過，用五倍子荔枝草二味，以砂鍋煎水盪洗，荔枝草一名癩蝦蟆草。四季皆有之，面青背白，麻紋墨墨，奇臭者是。治血崩方，用豬鬃草四兩，童便清酒各一鍾，煎一鍾，溫服，豬鬃草如莎草，而葉圓，淨洗用之。

今人稱先生，古人亦有止稱先者。漢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鄧先好奇計，及張談先之類，後世中官，稱士大夫曰老先，亦有所本，

後人妄改古詩，如謝茂秦改元暉澄江淨如練之類，爲世口實，惟王楙野客叢書改陸士衡齊謳行，「孟諸吞雲夢，百二倅秦京，」曰：「八九吞雲夢」語既渾成，對又精切，確不可易也。

唐詩人張祜字承吉，與白樂天杜牧之同時，其詩事班班可考，野客叢書引祜「不信甯王迴

馬來」及「金輿遠幸無人見，偷取邠王小管吹」之句，以爲祐目擊時事而作，又祐有詠武宗時孟才人之作云：「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一述明皇事，一述武宗事，遂疑其身涉十一朝，年且百二十歲云云，此說愚甚可笑，唐人詠明皇太真事者，不可枚舉，如元白連昌宮詞長恨歌二篇，其最著者，又如李義山「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之類，亦多矣，豈皆同時目擊者耶？卽祐樂府春鶯囀雨霖鈴等作，皆追詠天寶間事，何獨疑于前二詩耶？

先大父方伯贈尙書公手書遺訓有云：「吾旣無厚遺，而使汝輩過營喪葬之費，心殊不忍，虛地上以實地下，又所深惡」云云，蓋本漢貢禹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之語，

妻之父爲外舅，母爲外姑，見爾雅釋名諸書，然今俗謂妻之父爲丈人，其來亦遠。裴松之三國志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是南北朝已稱丈人也。爾雅妻黨云，妻之舅爲甥，姊妹之夫爲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鮮不以爲怪矣。安祿山生于南陽，時李峯爲鄧州刺史，夜識東南有異氣，于村落物色得之，慘然曰：「此

假王也」座客勸殺之，筌不聽，後有罪當刑，節度使張守珪奏于朝，亦不殺，遂釀天寶之禍。然則真王不死；假王亦不死也，豈亦運氣使然耶？筌卽注陰符者，

唐蔡京假節邕州，道經湘口，泊浯溪中興頌所，僮僮不前，題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烟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此詩未收浯溪志，予昔撰浯溪考亦遺之，偶讀雲溪友議，追錄于此，用補向來之闕，

「夜夜月爲青冢鏡，年年雪作黑山花，」唐人尉遲匡詩也。匡以詩干李林甫反遭斥辱，雲溪友議具載其事，而未見全篇，升庵補作塞上曲極工，令載集中，

予以順治十二年乙未科登第，甫弱冠，時預同年讌會，東歸後，有寄友人詩云：「當年曾記鳳城頭，比舍相過盡雅游，道政里中人似壁，善和坊北月如鉤，閑邀師子尋新曲，醉遣鴉兒亂酒籌，今日想思一彈指，坐驚花事到黔陬，」後數年，理揚州寄嚴州詩云：「秋水初波枕畔流，欲將愁思寄嚴州，新安江水千餘里，何處天邊風露樓，」皆有本事，今思之已四五十年，如前塵昨夢，二詩皆不載集中，故追錄之。

乾州武則天陵墓，過客題詩誦笑者，必有風雷之異。利州乃武生處，今四川廣元縣是也，

嘉陵江岸皇澤寺，有其遺像，乃是一比丘尼，予過之題詩云：「鏡殿春深往事空，嘉陵禍水恨難窮，曾聞奪塔瑤光寺，持較金輪恐未工，」蓋用洛陽伽藍記「瑤光寺尼工奪塔」之語以諷之，且曰：「爾果有靈，不妨以風雷相報，」已而晴江如練，微風不作，頃刻百里，豈老狐獨靈于乾陵，不靈於利州乎？記之以發一笑，李義山亦有二絕句，自注云：感孕金輪處。唐人最重進士科，然主司舉子，關節交通，不以爲怪；乃至宗族子姓，亦不迴避，如沈絢尙書主春闈，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汝於諸葉中擬放誰耶？絢曰莫如沈先沈攢，母曰：二子早有聲價，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鮮有知者，絢不敢違母命，遂放儋及第。是以朝廷名器，爲宗族之私恩也。今迴避之例雖嚴，然亦有可議者，如翁塔舅甥，不相迴避；而外簾供給所等官，本無關涉，凡子姓亦一體迴避，如平原同年張良哉（完臣）爲國子監助教，三科皆供事會試外簾，其子與宗姓三人，引例迴避，遂淹滯十年之久，詎非慎乎？唐人著族，惟聞喜裴氏，榮陽鄭氏稱眷不稱房，吳興沈氏則稱葉，不詳所始，子既選刻邊尙書華泉集，及其仲子習逸詩，又訪其七世裔孫紹祖，請於當事爲公奉祀，歷



城諸生張澹字澄源，邊氏子佃主也，又訪其集於臨邑故家，得魏允孚刻本，爲重鐫之，書來請序，并謀新公祠宇，置祭田，可謂好事喻義者，因書之。（乙酉七月廿一日記，）

宋初收江南西蜀，徐熙黃筌父子，皆入京師，筌畫花卉，但以輕色染成，不見墨跡，謂之「寫生」，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生動，筌惡其軋已，言其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畫花鳥者，今有此兩種，如近日姑蘇王武，熙派也。毘陵惲壽平，金陵王概，筌派也，二派並行不可相非，惟觀其神氣何如耳。概字安節，詩人方文禽山之壻，與兄著字宓草，皆以工花鳥擅名，詩亦不凡，著初名尸，概初名丐，後改今名，亡友汪鈍翁贈吳人文點與也詩云：「君家道韞擅才華，愛寫徐熙沒骨花，」謂趙凡夫子婦文淑，衡山之孫女也，然沈存中謂沒骨花，乃熙之子，非熙也。

王仲至愛摩詰黃梅出山圖，筆談以爲黃梅曹溪二像，氣韻神檢，各如其爲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乃知其妙。余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名韞珠，刺繡工絕，爲西樵作須菩提像，既又爲先尙書府君作彌勒像，皆入神妙。又爲余作神女洛神浣紗杜蘭香四圖，妙入毫釐

，蓋與畫家同一關捩。今有以土塑木雕，爲人作小照者，往往逼真，亦絕技也。

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輿，輿前藤棍，雙引喝道，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輿，單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云某官來，以便行人迴避，明代閣臣入直，呵殿至聞禁中，今則至棋盤街左右卽止，凡八座皆然，行人亦無迴避者矣。

今京官四品，如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僉都御史，騎馬則許開棍喝道，肩輿則否。予同年徐敬菴（旭齡）由檢都御史，巡撫山東，出都日，騎馬開藤棍，此舊例也。凡巡撫入京陛見，多乘二人肩輿，亦不開棍喝引，

沈存中謂楚詞之些，蓋楚人舊俗，卽梵語薩縛訶三字之合也。蓀卽菖蒲，蕙卽零陵香，蒹卽白芷，又云：杜蘅卽馬蹄香，今僞作細辛用，

沈存中云：「蘄州大蘄芰如車蓋，因言揚州宜楊，荊州宜荊，」按揚州字從手，子雲姓正此揚字，又古侯國名，今山西洪洞縣是也。如沈說，則州名當從木非是，然存中號博物，不應有誤，當更考之，若丹陽亦稱丹楊，則自孫吳江左已來舊矣。

存中又云：淡竹對苦竹爲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二種，淡筍

，即淡竹也。或謂淡竹別自一種，蓋因本草別疏爲一物耳，非是。

急急如律令五字，本漢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道流至今祖述，見雲麓漫鈔。晏元獻爲相，求擇壻于范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則仲淹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高者，高即文忠公弼舊名也，孫公談圃乃謂元獻門下常賈人，王青善相人，一日夫人召相其女，遽曰，「國夫人也，」又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夫人以告元獻，遂使人通好云云，不知何據。

談圃記曾魯公七十餘，病痢，鄉人陳應之用水梅花臘茶服之，遂愈，但不知水梅花是何物，龍城錄載王宏濟南人，與唐文皇少爲同學，從受八體書，既登極，訪宏隱去不見，此吾鄉之嚴子陵，而志乘佚不載，故著之。

俞次尚字退翁，湖州人，官屯田員外郎，與妻皆達禪理，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言訖，奄然而化，已而諸子至，次尚曰：「吾亦行矣，」即趺坐化去，孫莘老爲表其墓，此與龐公靈照事同，見談圃，

舊唐書賈餗傳，但言祖渭父寧，龍城錄則云餗父名爽字師道，才更也，五十歲棄家隱伊陽鳴臯山，著書二十卷，號鳴臯子，山中人言其仙去，子餗亦有才，然不逮于父風，

予爲盤山釋智朴題詩，用苗茨字，朴疑之，書詢出處，按洛陽伽藍記奈林南，有魏明帝苗茨之碑，楊銜之釋曰：以蒿覆之，故云苗茨。

天下梵刹，皆以內典字義爲名。予昔奉使四方，見亦有不盡然者。如太湖道中有釣魚寺，成都青羊宮，本桃花尼寺，重慶塗山上有相思寺，因山有相思竹故名，亦可異也。

姑蘇士人家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烟盡入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

濠州含桃閣下，劓地得石匣，匣中有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爲郡守，瘞此書于閣下，有銘云云，見墨莊漫錄，按乾興乃眞宗末年年號，此書在薛居正後，歐陽修前，而世罕知者，不知尙有傳本否也？

古來武人能詩，如宋沈慶之「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梁曹景宗「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北齊解律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高敖曹「壠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唐王智興「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霜獨我知，」宋曹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尙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堂前昨夜秋風起，羞覩盤花舊戰袍，」岳鄂王飛「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明郭定襄登「甘州城西黑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湯胤勳「苜蓿含花草露斑，奚奴擾擾出沙灣，塵飛大夏三千里，泥滿東風十二關，直內銅符初上繳，征西鐵甲未東還，可憐絕代賢王手，少畫漁陽阿瑩山，」戚武毅繼光「畫角聲傳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元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峯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右偶舉數篇，皆見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又如宋之劉涇，賀鑄，韓蘄王世忠，明之沐昂，俞大猷，李言恭，萬表，陳第輩，不可枚舉，孰謂兜鍪之流，祇解道「明月赤團團」也。唐高崇文，「誰把髀兒射雁落，白毛空裏亂紛紛，」雖俚語亦不凡，可並謝胡撒鹽之句。

元祐間，明州士人陳生，附賈舶泛海，遇風引至一島，見有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堂上一老人，據床而坐，神觀清臞，左右環侍白袍烏巾者，約三百餘人，自言皆中原人。唐末，避亂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山巔一亭，榜曰「笑秦，」問老人爲誰，曰唐相裴休也。山中生人獲甚大，多如人形，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鬼神所護惜，不可經涉海洋，山中金玉，任爾取之。又云：「楞嚴乃諸佛心地之本，常循習之，」復令人導之登舟，轉盼之頃，已至明州矣，右見墨莊漫錄（人參譜）

天平山僧，得葷一叢，煮食之大吐，內三人，取鴛鴦草啖之，遂愈，二人不噉，竟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傅皆可，蓋沈存中良方所載，卽金銀花也。又曰：老翁鬚，本草名忍冬，先方伯贈尙書府君羣芳譜云，一名鸞鸞藤，又名金釵骨，

蜀洛之黨，亦曰許洛，蓋以瀨濱晚居許山，然東坡卜居陽羨，而葬邨。未嘗一日居許也。

墨莊漫錄云，崔巖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畫承君，李薦方叔，皆己亥生，並居穎昌陽翟，爲許黨之魁，時號「戊己四先生，」蓋是時東坡及黃秦之歿久矣；而黨猶未息，此蜀

洛諸君子賢知之過，毋乃爲紹述諸壬人所笑耶？

墨莊云，「濟南爲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處。」予按濟南七十二泉，其名具載齊乘，實不止三十餘也。又云：李格非文叔作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惜不與洛陽名園記並傳，

王安石常患偏頭痛，神宗賜以禁方，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滴入鼻竅，左痛則灌右鼻，右卽反之，

米元章論書云：「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尹仁與之等，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按尹仁，卽友仁也。今人止知其畫，尹知書，則知之者益鮮矣。

元章論唐人書，最不喜柳，云柳出歐陽，而爲怪醜惡筭之祖，自此世人始有俗書，其弟公綽乃不俗。予昔兩至成都謁武侯廟，廟有裴度撰碑，公綽書也。

宋時製墨名家，有潘谷陳瞻張谷，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宣政間，有關珪關瓊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桐柏張浩，河東解子誠韓偉昇可與李氏父子相甲

乙，藏書之富，有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及荆南田氏，歷陽沈氏，譙郡祁氏，曾  
改彥和賀鑄方回

乙酉，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  
野客叢書云：或有書是非字，爲氏飛者，固好奇之過；然不可謂無所本，以氏爲是，如漢志「至玄孫氏爲莊王」是也。以飛爲非，如漢碑「飛陶唐其若是乎」是也。

昔人謂江左禁書疏往來，故右軍帖，多稱死罪，以當時有禁也。然孔廟漢碑，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末又云，某惶恐叩頭死罪，又孔文學繁欽陳琳諸人皆用之，則非自右軍始矣。

世疑桑欽著水經，成一家言，何以後漢文苑不爲立傳。陸儼山引漢孔安國傳，徐敖以毛詩傳塗暉子真，子真傳桑欽君長，當是西漢末人，

康節外紀云，邵某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又云，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紛，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引對，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而介



甫主之不忘，秩之本末如此，不知永叔何爲取之？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宋人杜常詩也。按常爲昭憲皇后族孫，第進士，歷官工部尙書，而罪雪錄以爲杜牧詩，誤矣。畫墁錄云，神宗聞昭憲之家，有登第者甚喜，有旨令上殿，翼日謂執政曰：杜常第四人登第，卻一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卽此杜常也。

## 卷十二

東坡詩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伯倫非他無文章，鍾退谷謂劉春虛生平詩才十四首，予觀獨孤及三賢論，及殷寅所嘆春虛之長，不止于詩，詩亦豈止十四首，但此一頌十四詩，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傳，政如白頭花鈿滿面，不如美人半妝耳，山谷豫章集最多，而晚年自刪其詩，止存三百篇，徐昌穀自定迪功集亦最少，二公正得此意，予生平爲詩，不下三千首，門人盛侍御誠齋（符升）曹祭酒職眉（禾）爲撰精華錄，意存簡貴，然所取尙近千首，愧山谷昌穀多矣！

朱少章詩話云：黃魯直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此語入

微，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

物類相感志云：「芽茶得鹽，不苦而甜，」乃知古人煎茶，必加薑鹽以此，然茶取其清苦，若取其甘，何如啜蔗漿棗湯之爲愈也。

陳仲醇云：溧陽人家有鍾離權書花押如一劍狀，則是神仙亦有押字。

唐牛李之黨，贊皇君子，功業爛然，與裴晉公相頡頏，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其黨又皆君子也。僧孺小人，功業無聞，但悉謀維州一事，怨恫神人，其黨李宗閔楊虞卿之流。又皆小人也。二人之賢不肖，如薰蕕然，不難辨也。自蘇穎濱二人皆偉人之說出，謂僧孺以德量高，德崇以才氣勝，而賢不肖始混淆矣！初僧孺尉嵩縣而水中灘出，有鸕鶿一雙飛下，僧孺果入西臺，陳仲醇云：「奇章入臺，當以鴟梟應之，」此雖戲論，實公言耳。吾宗鶴尹兄抃工于詞曲，晚作籌邊樓傳奇，一褒一貶，字挾風霜，至于維州一案，描摹情狀，可泣鬼神，嘗屬予序之而未果也；今鶴尹歿數年矣，憶前事爲之慨然，聊復論之如此，將以代序，且以見傳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緱山先生作鬱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爲本色當行。

何大復平涼詩云，「惟餘青草王孫路，不屬朱門帝子家，」莫中江以爲李滄溟在河南時作，人與地皆誤也。

濟南府城東三十里 王舍人店，萬曆間，耕者得片石于田中，刻「讀書臺」三字，乃蘇長公書也。按元遺山濟南行記，以爲宋張公揆讀書處，揆舉進士，仁宗朝，知掖縣，奏免登萊租稅，後以戶部侍郎致仕。或云是其兄揆，揆字貫之，通易太玄，陳執中薦爲龍圖閣直學士，進翰林侍講學士云，

徐渭墨芍藥一軸，甚奇恣，上有自題云：「花是揚州種，瓶是汝州窰，注以東吳水，春風鎖二喬，」字亦怪醜，予少喜渭詩，後再讀乃不然，只是欠雅馴耳。

後山談叢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陵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闢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按東平陵城，唐之全節縣也，卽古譚子國，詩所謂譚公維私者也。故城址尙存，走馬臺，則不可辨識矣，城東門有漢夏侯勝墓，

後山云，趙內翰彥若家，有南唐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

永叔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錄不取張從申。秦玠兵部學西臺書，文忠在毫，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今金陵棲霞寺碑，乃從申書，豈文忠偶未睹耶？

印章舊尚青田石，以燈光爲貴，三十年來，閩壽山石出，質溫栗宜鐫刻，而五色相映，光采四射，紅如鞞鞞，黃如蒸栗，白如珂雪，時競尚之，價與燈光石相埒。近斧鑿日久，山脈枯竭，或以芙蓉山石充之，無復寶色，其直亦不及壽山五之一矣。二山皆在福州。

語云，「棗不救儉，」言歉歲不宜棗也，康熙甲申，歲仍儉而棗倍收，乙酉歲豐，棗亦收，語不皆驗，

寒食麵，臘月雪爲糊，則不蠹，宋王文憲家，以皂莢末置書中，以辟蠹，

王弇州觚不觚錄云：親王體至尊，于文武大臣，投刺作書，有稱王者，別號者不稱名，惟今魯王一切通名，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而無不稱晚生矣；當其時，襲封者至稱門生。按宋朝儀，親王班宰相之下，已乖大體，况以天潢之尊，隆而稱晚生門生乎？其褻越已甚，而權相之氣焰，亦可想見，又何怪士風之不競乎？

江陵媚大璫馮保刺稱晚生，以江陵之薰灼，至使羣臣上疏，不敢斥名，親王次輔，皆稱晚生

，在外布按二司，至行跪禮，而屈體媚璫乃如此，可謂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矣！

御史于左都御史副都御史，例用上銜名帖，卽陞遷至大官，仍稱晚生不改。予以康熙庚午爲副院，今梅少司馬桐厓（銷）爲御史，掌京畿道，後九年，予爲掌院，梅已爲副院，猶稱晚生，及出爲閩撫不改也。金少司寇（璽）亦嘗爲屬，同時爲副院，亦稱晚生，及出爲楚撫，則改稱侍生，不知用何例也？

各道御史掌道，論俸之先後，一定不易，惟協理則總憲批委，遂多趨避，如河南江南浙江三道，缺協理之員，則人競趨之，臺規不肅，爲日已久。予爲掌院，凡協理一按俸次先後，不許越次；至內陞京卿，初薦常百子翼聖，後薦李質君斯義，陳大年齊永，皆以久次掌河南道者，無所容其營競，後常至大理寺卿，陳至太常寺少卿卒。李今爲福建巡撫，此亦所以崇恬退抑奔競之道，而前後皆不盡然。

翰林有對房師生之例，自明代相沿至今，兪州謂三品已上，則不復叙。然予見王大宗伯涓來（澤弘）爲吏侍，杜大司馬肇余（臻）爲尙書，每相遇，杜執弟子禮益恭，此皆德足以風世也。兪州又言常熟嚴文靖公（訥），以嘉靖甲辰會試，分領詩經房，瞿文懿（景淳）以本

經中式。乙未再分房，李文定（春芳）亦以本經中式，皆不稱門生，不可解也。

明舊例，五部尙書避大學士，惟吏部尙書不避，相遇則下輿而揖。今吏部亦與五部尙書同矣。兪州謂蒲州楊襄毅公爲太宰，位望俱重，侍郎以下皆遠避，後起掌兵部亦然。

明舊例，太常光祿太僕寺正卿，皆避侍郎，兪州議其非，今無是矣；卽遇尙書亦不避也。若翰林庶常，以至內閣中書舍人，遇尙書都御史，亦分途抗行不避，不知何說？

兪州載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勳治扇，周之治商嵌，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其人或與士大夫抗禮。

文房寶飾云，養筆以硫黃水，舒其毫，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

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尤佳。又東坡作墨，以高麗煤契丹膠爲之。

倪雲林每作一畫，必題一詩，多率意漫興，惟妮古錄載一詩最佳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

又顧阿瑛題文與可竹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後

上廳時，「風致不減雲林。

昔在京師，從宋荔裳（琬）所，見元朱碧山所製銀槎，乃太乙仙人，一時多爲賦詩，以爲張騫事非是，妮古錄云，曾見所作昭君像，琵琶乘騎，眉髮衣領花繡鬢鬣種種精細，馬腹上豆許一穴，其中嵌空，琵琶上刻碧山二字，

羣碎錄云，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用帙藏之，如今裹袱之類。宋真宗取廬山東林寺白居易集，命崇文院寫較，包以斑竹帙。送寺，嘗于秀水項氏見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襲以薄繒，故帙字從巾，

內典云，「福不唐捐」今謂亭館無壁曰唐肆，唐訓空，

續文獻通考載劉辰翁須溪集一百卷，今所傳止記略二卷，及批點老莊列班馬世說，摩詰子美長吉子瞻詩九種耳。

太平清話云，朱竹古無所本，宋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然閩中實有此種，紅如丹砂。

明仁宗賜禮侍金間歐陽居士集凡二十冊，遭回祿，失其八，後在文華殿，從容言及賜書事

，宣宗促命內侍補之復完，余聞曹舍人貞吉云，官典籍，日料檢內府藏書，宋刻歐陽集凡有八部，竟無一全者。蓋鼎革之際，散佚不可勝道矣。

王介甫狼戾之性，見于其詩文，可望而知。如明妃曲等，不一其作，平甫墓誌，通首無兄弟字，亦無一天性之語，敘述漏略，僅四百餘字，雖曰文體謹嚴，而人品心術可知，唐宋八家文選取之，可笑，

屠隆長卿令清浦，梁辰魚伯龍過之，爲演浣紗記，遇佳詞，輒浮以大白。昔袁荊州籀菴（于令）自金陵過予廣陵，與諸名士汎舟紅橋，予首賦三闋，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者，諸君皆和，袁獨製套曲，時年八十矣，曲載紅橋倡和，昔張子野與東坡會飲垂虹亭，年亦八十，

司馬子長采左氏內外傳國策世本以爲史記，楊用修取華陽國志王象之紀勝載碑目費著器物譜蜀錦譜蜀箋譜以爲蜀志，昔人謂可以爲修志乘法。予見康對山武功志前幅，載織錦璫璣詩圖，劉九經鄜志前幅，載武侯木牛流馬圖，殊有別趣，但如此佳料，不易得耳。

秦少游有姬邊朝華，極慧麗，恐妨其學道，賦詩遣之至再，後南遷過長沙，乃眷一妓，有



「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之句，何前後矛盾如此。

畫家界畫最難，如衛賢馬遠夏珪王振鵬，皆以此專門名家，不足貴也。郭忠恕畫山水入逸品，乃工界畫，斯足異耳。論詩文當以是推之，或云忠恕以篆籀畫屋。

李義山記「滎陽鄭璠官象州，得怪石六，輦運以歸，費俸錢六十萬，後還長安，無居宅、妻兒寄人舍下，」余讀而笑之，既榘廉吏，安所得六十萬錢，鬱林石殆不如此。

予最愛湯義仍先生絕句，「清遠樓中一覺眠，雨鳩風燕乍晴天，年來愛作團欒語，不得中男在眼前，」昔丁卯戊辰間，予家居，而第三男啓泐，官文登廣文，嘗寫此詩寄之，以代家書，真不減子由彭城逍遙堂絕句也。興觀羣怨，學詩者當于此等求之。

張景山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桂樹，其文黑，枝葉老勁，雖工畫者不能爲。又呂東萊蓄一犀帶，中有月影，過望則見。范文正家一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棋子，每至某時，則棋中明如月。又季雁山一爐，幕上有十二孔，應時則香出。

趙松雪鵲華秋色圖，爲周密公謹作，山頭蒼蒼青綠，全學右丞，公謹家世濟南，流寓吳興，故松雪爲作此，以寄其故鄉之思，密常著癸辛雜識雲烟過眼錄諸書，癸辛所居巷名，猶

許渾之丁卯橋，

康熙中，嘗命畫苑，寫耕織圖，御製詩冠其上方，刻印頒行。按此圖始于宋於潛令四明樓璘作耕織圖，以獻思陵，各繫五言八句詩，逐段有憲聖皇后題字，

古人文章，身後所託不一，如白居易以轉輪藏，唐球以瓢，劉蛻以冢，陸龜蒙以白蓮寺佛腹，後百千年，必有知者，何必藏之名山，副在通都耶？

梅梁有二：會稽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張僧繇畫龍其上，夜大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鬥，乃以鐵索鎖之，晉謝安石作新宮，造太極殿，少一梁，忽有梅樹流至石頭城下，取爲梁，殿乃成，畫梅花于其上。

予昔奉使廣州，親見華麻樹，扁豆樹，茄樹，昨閱一書，言西土甘草，亦有成大樹者，皆異聞也。

袁淑山公九錫文，沈約修竹彈甘蕉文，韓愈毛穎傳之類，偶然遊戲，後來作者遂多，吾鄉賈公三近嘗輯滑耀編若干卷，先生父方伯贈尚書府君，曾屬毛子晉刻之汲古閣，又嘗見文府滑稽一書，皆此等文也。

會稽女子商婉人能詩，王楷法，常仿吳彩鸞寫唐韻。作廿三先廿四仙，武林沈礪芳（名蓀）爲題絕句云：「簪花舊格自嫣然，顥顥明珠貫作編，始識彩鸞真韻本，廿三廿四是先仙。」商本老學究女，兼能制舉文字，嘗手評沈文一卷，又有詩贈之云：「細筆猩紅絕妙辭，掃眉篋下拜名師，從來玉秤稱才子，樓上昭容字婉兒。」  
門生沈礪芳又云，康熙壬子，爲河道總督，請主任城書院，有諸生饋墨數丸云：是土人所製，形如掘丸。磨之甚黝黑則充墨，至今猶有傳其遺法者。惜予未及見之。

杭州臬署，本宋岳忠武王宅，東偏有王祠，祠後又有一祠，並祀文信國及元伯顏，養濟院則祀嚴嵩爲土地，皆不知起于何時。

礪芳嘗與友人汎西湖，未幾雨作，座有謔乩仙者，至則書一絕句云：「才散笙歌罷綠么，冷風疎雨上輕舫，問予名姓真消息，曾向王維雪裏描。」叩之自云綠天仙子，賈秋壑半閒堂後，植蕉百本，予乃其中之得靈氣者，現美人身，侍書于巾峯洞天。翼日跡之，果有巨蕉一本，樵牧不侵，遂釀金構精舍其側，自後數降乩，與諸生倡和云，

康熙甲申十二月，蘇州洪生者與客談次，忽空中有聲，舉頭視之，見一人左手抱冊，右手

持杖，黃巾黃衫，御風而過，頃刻漸遠，猶見衣角，出問市人，亦多見之，

礪芳云，曾見諸生中，有油姓姻姓，

粵東撫署，即尙藩故王宮，東園有樹一株，結實如枇杷，中空，似有核而脫去，竟無能名之者，亦異植也。

先兄考功集詩，屢經芟削，最後止刻四卷，佳句佚者頗多，略記一二，如濰縣道中云：「人烟通下密，橋路遶東丹，」夏夜詞云：「夢覺聞花漏，星河一帶橫，」感興云：「大人有賦言仙意，內景何方駐聖胎，」此類尙夥，予少時詩，如送人知鄆縣云：「天晴真臘樹，日射灌門潮，」分賦菊名孔雀尾云：「未登嵇氏狀，却號孔家禽，」贈徐東癡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過郡城云：「郭邊萬戶皆臨水，雪後千峯半入城，」舟中小飲云：「行藏略已同仙尉，得失何妨任老兵，」餘亦頗有可存者，今略識其概耳，

雪蕉館紀談云：明玉珍在蜀，有成都人陸子良能造薛濤箋，工巧過之，玉珍建搗錦亭于浣花置箋局，俾子良領其事，今萬里橋東，有蜀府造箋白石盆，鏤刻甚精，然距浣花尙數里

又云，陳友諒在南昌，喜食玉葉羹，乃以西山羅漢菜，曲江金花魚爲之。按曲江隸豐城，宋元祐太后爲金人所追，投金花于此祈風，改名金花潭，

倪雲林小畫一軸，上題字云：三月四日解后德方郎官九成掾使于荆溪之上，相從及旬而別，因久成徵予畫，并賦詩，「剡掾學阮掾，宛然西晉風，百年聊復爾，三語將無同，載酒來谿上，看山入剡中，孤帆逐雪樹，烟雨滿春空，」淨因菴主瓚沈石田，摹大癡山水，自題云：「山疊氣未濃，衍迤勢叵窮，溪壑互中涵，草樹發青紅，縹緲神仙居，隱現金銀宮，飛霞隔鸞鶴，叢筍思圓風，誰從此招手，度我逍遙翁，」時弘治辛亥九月下浣，沈周右二幅，皆于濟南朱氏楓香閣觀，

予于前卷，太息郟縣全軌之遇，以爲郟陽康乃心與軌前後皆以詩見知，而有遇有不遇，皆命也。乙酉九月，予歸田且近一載，一日得河南題名小錄，閱之則軌居然領解額第一，自喜老眼無花，因檢篋中軌所寄詩尙存，輒錄于此，與識者共質之云：「華星炯炯羅秋穹，帝車正色臨天中，今古文章各司命，龍門吾代趨王公，賤子曾公公從祖，大羅天詠霓裳同，（萬曆乙未）孔李通家踰百載，日月泥塗牛馬風，何況虞廷儀鸞鷲，和聲應答唯笙鏞，鶴

嘔鶯啼瘖不發，草間誰敢矜寒蛩，東平牙齒濫餘論，江天颯颯羞吳楓，新文底用把小陸，飛夢已過尸鄉東，驚聞赤面汗浹背，進退交感心忡忡，灑掃何年懷四本，聯將耳學思盤蒙，騷經詩史立忠義，豈徒排比鋪陳工，霧夕芙蓉詫沈范，區區兒女塗青紅，劉生示我漁洋集，南海蜀道爭英雄，工部吏部水赴海，白公蘇公金在鎔，深林二月亂桃李，大江百怪騰蛟龍，餘子我亦輕狹陋，如公誰不懷朝宗，恨不遭公問緒業，微言日日開心胸，莫訝投詩未相識，平生一瓣曾南豐」

太倉孝廉吳樞，字大年，言其叔廩膳生某，授徒學宮之側，諸童子苦之，時有乞兒曰張鬼子者，形貌怪醜，每夜宿城隍廟下，乃羣往商于鬼子，欲其暮夜假鬼物以駭之，鬼子曰「諾！然必得硃書符票，如官司勾攝狀，乃可，」衆如其言，一日日未晡，吳方危坐，鬼子忽從窻入，持符示吳曰：「奉命勾汝，」吳素識之，曰：「汝乞兒張某，何事相黽，」鬼子曰：「冥司符在，豈誑耶？」挾吳自窻徑出，衆驚視，吳已卒，鬼子亦不復見，毘陵一士大夫妻，頗能詩，旣而納一姬，處之別館，夫人偵知，將自往掩取之，倉皇無計，攜姬渡江，假寓廣陵，夫人追之至京口江岸，不敢渡而歸，一日座客述之，余曰：「所

謂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一座大笑。

吾郡遺文，惟晁無咎北渚亭賦，最爲瑰麗，有淮南小山之遺風，其序曰：「北渚亭，熙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秘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乏，侯於補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廬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羣峯屹然，列于祠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乃徹池南葦間壞亭，徙而復之，」賦見雞肋集第二卷，今水面亭，歷下亭，皆在明湖之南，而湖北水關之西，有小圃，傳爲北渚亭故址，尙有古屋數椽，修竹數十竿，其地瀕湖背城，絕無高明爽塏之觀，不知子固所竊，無咎所賦，果此地否？因讀雞肋集而識之，俟訪諸故老，

俗人傳譌襲謬，有絕可笑者，兖州陽穀縣西北，有家，俗呼西門家，有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臺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衆大鬩，互控于縣令，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硃批曰：「無恥犯人某某示衆

「然二氏終不悟也，從姪鶴過陽穀親見之，

徐神翁謂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曰：「安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按水滸傳傳奇，首述誤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識蔡京爲是天罡，也是地煞耳。神翁語，見錢氏私誌

晁無咎陌上花八首，工妙不減蘇公，其二篇云：「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風火急歸，」「荆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却喚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

無咎將別歷下詩云，「來見紅蕖溢渚香，歸途未變柳梢黃，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汝陽，」鴛鴦瀾瀾繞漁梁，搖漾山光與水光，不管使君征棹遠，依然飛下舊池塘，」將行陪貳車觀燈云，「行歌紅粉滿城歡，猶作常時五馬看，忽憶使君身是客，一時揮淚逐金鞍，」譙郡對酒憶玉函山（白注，齊州西樓對此山，）云，「不遣西樓對此山，宋譙頻綴副車銜，今年重污花前酒，猶是揚州別駕衫，」

蘇頲濱從事吾郡，作閔子祠堂記，灤源石橋記，又和孔武仲濟南四詠，環波亭云，「過



畫綠荷橋斷處，忽逢朱檻水中央，「北渚亭云，「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攜上古城，」據此則北渚亭，當在北城之上，不疑鵲山亭，檻泉亭，檻泉，卽趵突也，又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西湖卽明湖之西偏，曾子固詩：亦稱西湖，又西湖二詠，又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云，「溪上路窮惟畫舫，城中客至有罾魚，」徐，石介之壻也，又次韻李昭敘燕別湖亭，又遊泰山四首，初入南山云，「茲人謂川路」今黃山鋪已南，至泰山，皆名川路，故其下又云：「嘉陵萬壑底，棧道百迴屈，厓巘互崢嶸，征夫時出沒，」因川路以寄故鄉之思也，四禪寺靈岩寺嶽下，又舜泉復發，又答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又舜泉詩四言，序曰，「始余在京師，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問之其人云，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相與驚曰，「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麥禾薦登，泉乃復發，民驩曰：「舜其尙顧我哉，」泉之始發，潞爲二池，醜爲石渠，自東南流于西北，無不被焉，灌溉播灑，蒲蓮魚鱉，其利滋大，因爲詩，使祠者歌之，」詩不具錄，按李公擇亦爲齊守，而歷下詩不多見，惟續集有和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耳，公擇子在齊，正同時也。

穎濱棲賢寺記，造語奇特，雖唐作者，如劉夢得柳子厚妙于語言，亦不能過之，「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巖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石壁之址，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于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蘢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予遊廬山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畫圖，後人不能及也。

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黨人，文士也，其著作自洛陽名園記外，不多見，頃從墨莊漫錄得其所著墨癖說，及雜書二篇，錄之以備文獻云：「客出墨一函，其製爲壁，爲丸，爲手握，凡十餘種，以錦囊之，詔曰：昔李廷珪爲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無繼者，自吾大父始得兩丸于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爲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于是捧硯惟謹，不敢議（闕三字）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辨，余曰：吁，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

墨堅可以割，然吾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罄，不以墨也；客復曰：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用百年，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輒易墨，未嘗苦少墨也；客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墨，猶足尙，乃便取硯屏人，雜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砥砭之所以不可爲玉，魚目之所以不可爲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于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烏在所可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于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

「又雜書論左馬班韓云，「馬遷之視丘明，如麗倡黠婦，清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不如絕代之女，却鉛黛，曳縞紵，施帷幄，裴回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窺之，終不敢意其啓齒而一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騁裏之馬，方且脫驥逸駕，嘶嘶

顧影，俄而縱轡一馳千里，韓愈之視班固，如十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華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于齒頰間，忽遇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于辭令，亦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篋籥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作文，政恐人不疑耳，」

又墨客揮犀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公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淵明歸來引，沛然如肺肝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蓋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輟耕錄言或題畫曰：「特健藥，」不喻其義，予因思昔人如秦少游觀鵝川圖而愈疾，而黃大癡曹雲西沈石田文衡山輩，皆工畫，皆享大年，人謂是烟雲供養，則特健藥之名，不亦宜乎？

宋王安中履道作元旦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與余少時所夢同而小異，

聯對雖小道，亦足見人才思，門人殷彥來（譽慶）曩在京師，集成語作一聯相贈云，「一時賢士，皆從其游，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時稱其自然工妙，又汪閣學文漪（灝）一聯云，「尙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人亦稱之。

從叔祖洞庭先生（象咸）明末官光祿寺署正，擅草聖，崇禎時，嘗奉詔書御屏，先王父尙書，一日置酒召之，酒闌，諸孫競進乞書，余時總角，王父把酒命對句云，「醉愛羲之蹟，」余應聲對云：「狂吟白也詩」公大喜以卮賜之，

趙甥執端以元人畫二軸索題，其一崇山大谿，山水間多林木，丹綠相錯，中有草堂，堂上二丈夫，左右相向立，左者抱琴，中有繡墩，墩上有盤，盤中橫紅梅一枝，塔下二人控馬立，不知何謂也。其一士女惜花圖，叢花片石，予昔藏江上女子罔禧畫「惜花春起早」一幀，似是臨摹此畫，上方有潘純張雨倪瓚錢惟善四詩，錢詩云，「庭院無人春已深，東風吹老惜花心，自知命薄難承寵，不費長門買賦金，」頗有寄託，予少時有詠梅妃減字木蘭花

一闕云，「天然姿媚，比似梅花應不異，一斛珍珠，得似鮫人淚點，無文園老去，恨煞無人能解賦，我見應憐，不索長門買賦錢，」意各別而語相似，

康熙乙酉命詞臣廣續羣芳譜，羣芳譜者，先王父贈尙書方伯府君，萬曆末被元韓之黨齟齬，歸田林下，十年所著書也，異代乃爲九重所賞，亦家世盛事，不可不紀，

世謂宋文貞公鐵石心腸，而賦梅花，殊不類其爲人。愚按南卓羯鼓錄云，宋開府雖耿介，亦深好色樂，尤善羯鼓，常與明皇論鼓事，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云云，大類教坊樂人語，文貞豈宜有此。（文貞南和人葬沙河，今二縣皆有祠，）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新城 王漁 洋

標點者 永康 陳益

出版者 上海掃葉山房

發行者 上海掃葉山房

代售處 各省各埠大書局

新式  
標點 香祖筆記全一冊

定價大洋七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0287B



~~934467~~